文学研究会作品专辑

主编/许 杰

英兰的一生

孙梦雷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文学研究会作品专辑

芝兰与茉莉　顾一樵著
英兰的一生　孙梦雷著
春　日　罗黑芷著
皮克的情书　彭家煌著
文坛逸话　宏　徒编



生之忏悔　巴　金作
汉　园　集　卞之琳编
流　沙　王任叔著
记忆之都　杨　骚著
西行书简　郑振铎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文學週報社叢書

英蘭的一生

孫夢雷著



開明書店

上海望平街第一六五號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自序

英蘭的故事，在我小時就深深地印在腦中；我時常想將這個故事寫出來，不過總未曾得着機會。

去年我從北邊回到故鄉，在鄉間住了不到三個月，就感到像英蘭這般的女子，層出不窮地只和我的耳目接觸。因此，我就下了一個決心，要將這個故事寫出來。

現在我很自喜，這個故事竟寫成功了；同時我又很愧恨，我不能將這件故事寫成一篇從容體貼而富有濃厚感情的文意，不過我覺得我所寫的，尚沒大失真實，這也稍足以自慰的。

總之：這篇東西，是我很誠實地說我自己所要說的話。

十五年，一月，十七日作者序於無錫。



第一章

只要曾經來遊歷過一二次的，誰多承認這裏——梅村是一個風景很好而且幽靜的地方。

你們看啊！前面離着太湖不遠了，像天般幽靜廣大的湖，好似在微笑着，朝夕對着他們，做他們的鏡子；還有終年做他們靠背似的山，很青翠的好似一把美麗的羽扇，冬日替他們擋着風；夏天呢，又替他們遮日光。山邊一堆一堆的松林，含着霧，好似一塊塊雲；被風吹着在奏着沉勇的音樂。鷹鷲們，成羣的在碧藍的天空飄轉；鶯燕們，在深林裏唱和着，贊

美美麗的春，而美麗的春，領袖着萬物，在對我們微笑。

沿着山是一條澄清到可以見底的小溪。溪水似細密的音樂之波般，在汩汩地合拍的流。溪前一排古舊的農屋，像一條板凳。帶着蜘網塵灰木立着；這時天已將晚了，太陽在山腰裏漸漸地躲過去。村人們多在忙着蠶的養育，因此在這小小的一塊中，異常的靜寂；只讓燕兒們呢喃地穿梭似的一來一往，箭一般速，忙碌的建築他們的新巢。

這是農家最忙繁的時候，每家差不多是沒有一個人是空閒着的。婦人們多忙着哺蠶。孩子們多來回的在採桑。男子們呢，只忙着田裏的耕種和收拾。

英蘭就是產生在這美麗之鄉，這時的英蘭正在六七歲活潑可愛的時期。

耕林是英蘭的父親。一個壯偉勤勞的農夫，但他的性情却很急。好似一個皮球，只要一句話不合時，他就能跳得很高，和人家鬪鬧起來。

英蘭的母親耕林夫人，是怎樣一個慈善幽靜的婦人，誰多知道的，只要和她談論過一二次，她能彀把一個陋髒的小家，治得非常整潔，雖他們的家是非常貧困，像一只空了

的紙匣一樣。英蘭的衣服補了無數塊，像一件袈裟一樣；可是，她母親仍舊能替她洗到很清潔。

英蘭有三個姊姊。英梅是最大的一個，她只能記憶到，大姊是做童養媳去了。二姊三姊，英菊和英芙是和她一樣地活潑可愛的，時常伴着她遊玩的。

英蘭只覺得她所過的是很快樂的日子。但旁人却撫着她玫瑰色的小臉兒說：『可憐的小英蘭，她第一步就走着了壞運！……』

的確，小英蘭是時常處在苦痛中的。因爲在這個村裏，男孩子比女孩子被看重。耕林夫人連養了三個女孩子，耕林已經異常的不快活了；誰知第四個——英蘭，又是一個女的直使耕林氣恨到要將新生的英蘭，抱進育嬰堂去；幸而慈善的耕林夫人阻止了他。但從此，耕林對於英蘭就異常的不喜，冷淡，有時還要無故的咀咒她。

以下這些事，多發生在英蘭有記憶之後了，所以小英蘭的心上，時常留着些痕蹟。

這時小英蘭剛交七歲。——一個春天極美麗的淸晨。小英蘭在夢中被一只山羊追

醒了，將她深紅黑色像橘子似的小臉從棉絮堆裏伸出來看時，他父親耕林正坐在竹椅上將一個個小酒杯這樣大的糰子，夾進嘴裏去；她母親耕林夫人，在揀菜；她兩個姊姊，英菊和英芙，是站在父親一旁，等着父親夾糰子給她們吃。這時，淡血色的太陽，從破紙窗裏射進來，成功各種顏色。英蘭從她的記憶裏知道，倘使她在人們多起來之後再起來，她父親一定能夠尋了許多可駡的地方來駡她咀咒她；因此，她不敢就爬起來；只呆視着在地上閃閃的圓的陽光。有時，她尖小的目光，注射着她父親，在她父親斜過眼來，視線將要及她時，她就做着還在睡的樣兒，緊閉着眼睛。

她非常的恐懼，因爲她忽然看見她父親將頭斜向她來了。她立刻將眼兒閉上，她聽見她父親凶狠狠地在對她母親說了：『蘭兒這個小懶東西，——到這時候還沒起來？哼！誰都起來了！——』

『小孩子，累了多睡忽兒，隨她去罷。』她母親柔聲和氣地說，『菊兒，芙兒，快採桑葉去啊。——』

『唉！……』英蘭聽見她父親這般長歎了一聲。她更覺驚恐，她知道每在歎息下，接着就是罵或咀咒了。她就慢慢地慢慢地，將被蒙上頭去。她的小耳朵，貼在被口處，聽她父親咀咒了。

『我早說將她送育嬰堂去，你不肯。』英蘭聽見她父親大聲在質問母親。——這句話，她時常聽見父親這樣說。但她終不能懂得「育嬰堂」這三字是什麼。這句話就是她父親發怒的起首。『——總之，——來，』父親怒聲了。將碗用力的放在桌上說：『我問你，養這些女孩子幹什麽？——』

英蘭非常的驚駭，身子慢慢在顫抖起來了。她聽見她兩個知趣的姊姊，英菊和英芙，相呼着躲開採桑去了。

她慈愛的母親在柔氣的答了：『耕林得了！——你吃飽了沒有？——飽了，田裏去罷。——孩子已經生了，養着吧，還有什麽法子！自己生的，自己疼得了，耕林。——你飽了麽？田裏去罷！——』

『我看見她們就有氣』她父親很大的聲音在英蘭聽來，響到霹靂似的可怕。『都走開！——這年頭！這樣壞的年成！要這些個只吃不做事的？男孩子，他能傳宗接代，我願意養。這些個女的，要她們幹嗎？——賠錢貨！最可氣的是蘭兒，我看見她就有氣。明天給人罷！我不要。……』

『給誰呢？』她母親苦做着笑聲說：『小孩子也吃不了多少，隨她去罷。——哈哈！誰說女孩子一定是賠錢的！你看，現在紗廠絲廠，各處開着，那一處不是女孩子家吃飯賺錢的地方？——』

『好，好，……』父親冷笑說：『我不管了，你叫她們一個個都做工去。——』

『年紀再大點兒，自然能叫她們做去，』她母親微聲的辯。『已經養出來了，又怎樣呢？……』這是母親的老話：『隨她們去罷！』

『哼！……』她父親站了起來，『什麼時候了！英蘭這個小東西，還不起來！——』小英蘭很恐懼，她聽見父親重大的脚步聲，走向她來，她像一只小鼠，被貓捉住了，伏着不敢

動。她恐怕她忽急的呼吸聲被父親聽見了，逼着不敢隨便呼吸，

『把這個小懶骨頭抓起來！』她父親要來抓她了。

英蘭是怎樣的恐懼啊！她好比啣在貓嘴裏的老鼠，靜候着以後的解決了。

這是她唯一的救兵她母親棄去了手裏的菜，跑了過來，陪笑着攔住了她的父親道：

『得了，得了，——小孩子家，又沒有錯失，打她幹什麼呢！她又不懂得人事。——你飽了麼？還吃麼？糰子有呢，我取去，今天的糰子做得不錯罷？——飽了？時候不早了，下田去罷。』

『我非得打她兩下出氣不可！』父親狠狠地說着。英蘭從破敗的棉絮洞中，看見她父親取了把鋤頭，嚕嗦着去了。

英蘭漸漸地又將頭從敗絮裏伸了出來，在她父親走了之後。她偷覷着她兩個姊姊，在搬桑葉進來，母親在替蠶並且鋪葉。

英蘭仍舊閉着眼睛，做着睡的樣兒。其實她小小的心是在思量。她想：『爲什麼父親這般恨我？——我生得不體面？……我可厭？或者，——我又沒有對他頑皮，對他無規矩。爲

什麼他不愛我？愛姊姊們？——』她這般想，小小的心像風箏般飄蕩升降着。『嗄！……我知道了！舅婆不是說的麼，我爸爸屬虎，我屬羊；虎不得吃羊麼！一定的！一定的！所以父親老要吃我似的，這般凶狠！……』

英蘭想着，一眼看見英菊和英芙每人捧着一小碗糰子在吃了。她想倘再不出來，要吃不着糰子了，就裝着剛醒來的樣兒，呼呢了幾聲，方才喊道：『媽啊，——冷麼？我要起啦。』

『醒了麼？蘭兒，今天怎麼這時候才醒？天暖和着呢，快起罷，不早了。』她母親隨便地說。『起罷！——大家都起來了，還有兩個糰子在鍋裏呢。——快起！快起！別給姊姊們吃了去。——』

英蘭很迅速的爬了起來，將她的破衣服穿上，穿了鞋子，就跑到母親身旁。她迴想到剛才她母親的幫助她，她就對她母親起了非常的愛慕之念。

『這小丫頭！』英芙罵英蘭。她的姊姊們時常順着父親來罵或者咀咒她的。『爛透了！這時候方才起來，爸爸說的，什麼不給你吃。』

英蘭惟一的護符，是她母親了。『媽，她們倆罵我。』英蘭拉着她母親的衣服告訴。

『芙兒，——爲什麼又去罵她？』她母親說着英芙，又摸了摸小英蘭的小臉兒道『蘭兒，別聽她們，自己到廚房拿一點水，洗了臉，將鍋裏剩着的兩個糰子吃去罷。』

英蘭聽着母親的話，到廚房洗臉去了。她自己在缸裏取了些冷水，將臉布蘸了蘸水，抹了兩下，就將鍋裏的糰子，取了出來吃。她不取到外邊去吃了，她知道母親護了她，她兩個姊姊一定得報復的。

她味着味兒，將兩個糰子吃了，抹了抹嘴，回到她母親那裏去。這時英芙和英菊，玩耍去了，耕林夫人已將蠶葉鋪好，坐在陽光下補綴破褲子。

『媽，——』小英蘭這時非常快活。她所怕懼的父親是田間去了，而凶狠——有時對她凶狠的姊姊們，也玩耍去了，只有她親愛的母親在這裏，她可以很安樂的伴着可愛的母親了。她將她嫩小的一半紅一半黑的手臂，抱着她母親的頸問道：『姊姊們呢？——』

『她們玩去了。』她母親答。『得了，你不要去同她們一起玩，等會又罵你。這裏坐忽

兒罷。』她母親說着，拉了一張小竹椅，給她坐。『糰子吃了麽？』

『吃了。』英蘭還在味着味兒說：『今天的糰子，好吃極了！媽媽你做的糰子好吃呢。』

『好吃罷？』她母親微笑地摸了摸她的小臉兒說：『乖點，坐着。明兒我還做，做了多給你兩個吃。——你看，那裏』她指着山邊，『有人爬山呢。』

『對！對！』英蘭看見了指手說：『不是三個麽？在爬呢。』她注目着山邊在爬山的人。直到轉過山腰去。『媽，過去了！過去了！……』

英蘭靜坐着，很覺無聊。她小小的心，不覺就又想到早上的問題上去了。『父親爲什麽這般恨我？——我長得不好？…父親這般不愛我是爲什麽？唉！爲什麽他愛兩個姊姊？』她小小的心在思索着。在以前，她只知道父親是要打她駡她的；近來她能聯想到：父親是因爲不愛她，所以要這樣。但她還不能了解父親是爲什麽不愛她。——『問媽，媽是什麽多知道的！』她非常快活，她在無意中想到了這條路了。她知道媽是隨便什麽事多知道；以前她不懂得的隨便什麽，只要問媽，媽就能很明白地告訴她。於是她問了：『媽，——』

她站了起來，伏在她母親膝上一字一句的側着頭問：『爲什麼爸爸不愛我？』

耕林夫人忽然聽見英蘭問她這句話，不禁驚異地笑了。問：『你怎麼知道爸爸不愛你？』她說着放下了針線，將英蘭抱着坐在膝上。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英蘭親着她母親的臉說：『你想，爸爸老罵我；可是姊姊們，就是有了不好的地方，爸爸亦不管。——爲什麼我沒有錯處的時候，爸爸也要罵我？他看見了我就罵！』

『你只要乖點兒，爸爸就能愛你。』耕林夫人捧着英蘭的小臉兒，笑着說。

『不對，』英蘭鼓着嘴對她母親說：『我什麼不乖？我不說麼，爸爸看見我就不樂意。爲什麼？媽。』

『我告訴你，你亦是不懂得。』耕林夫人說。

『哎！是了！……』英蘭又記憶起早上所想的了。『上回舅婆告訴我說，爸爸屬虎，我屬羊。你不說過，老虎是要吃羊的麼？一定！爸爸是老虎，看見我這只小羊，要吃能，又不能眞

的把我吃了，所以一見我就有氣。——明兒，我躲向舅婆家去罷！』

『不是的，……』耕林夫人大笑着說。

『那爲什麼呢？』英蘭捧着她母親的臉兒問。

『我告訴你。』耕林夫人收了笑聲，摟着英蘭說：『你爲什麼不投個男孩子？因爲你是個女的，所以爸爸不愛你。』

『姊姊們不也是女的麼？爸爸怎麼愛她們？』英蘭聽見她母親所說的，是出於意外的，而且她絲毫也不懂得。

『唉！——』耕林夫人微笑着說：『因爲你兩個姊姊多是女的，所以爸爸才不愛你呢。倘使你兩個姊姊是男的，那時爸爸也能愛你了。』

『爲什麼呢？』英蘭問她，更覺不明白了。

『老生女孩子不厭煩麼？』耕林夫人拉着英蘭的小手說：『得了，說了半天，你還是個不懂。』

『那麼，——媽，』英蘭轉着她兩只小眼珠說：『我再問一句，爲什麼歡喜男孩子，不歡喜女的？』

『那自然！』耕林夫人鄭重的說：『女孩子不及男孩子值錢。你看，人家多愛男孩子。男的大了，給討個老婆，就能生孩子，傳宗接代。女的終是人家人，養大了，早晚得嫁給人家。就像你罷，養到十七八歲，得吃多少米！化多少錢！可是，到大了，就得嫁給人家做媳婦；可不是白養到你這麼大？』

『嗄！……』英蘭一知半解地又問道：『女孩子，就不能不嫁麼？』

『得了，不說了！』耕林家的大笑了一陣。『怎能不嫁呢！吃什麼？難道父母一輩子養你！』

『種田不好麼？』英蘭奇怪着問：『爸爸一個人種田，不養咱們這些個人麼？』

『胡說，愈說愈遠了！』耕林夫人要笑，又做着莊重的說：『那裏聽見有女人種田的？什麼事多是男人做的！什麼錢多是男人賺的！沒有咱們的分！』

『那麼，女人幹什麼用的呢？』英蘭問。

『女人麼？』耕林夫人答。『女人養孩子，管家事，——就像我這樣的做——懂麼？』

『嗄，嗄，原來這樣的，……』英蘭有些懂了。『那我願意做男子呢！』

『本來，誰不叫你做一個男孩子？你要成了男孩子，不要說我，爸爸都得不知怎般愛你呢！』耕林夫人微哂着說：『得了，——蘭兒下來！』她將英蘭抱了下來。『蠶又要飼葉了，我採桑葉去，你在這裏看門，我一忽兒就採來了。』說着採桑葉去了。

英蘭坐在竹椅上，呆呆地思索着方才她母親所說的。她自己老問着自己道：『我爲什麼不是個男孩子？我要是男孩子，爸爸得怎般愛我！』從此，她小小的腦，深刻的印上了這節故事；並且，從此她對於男孩子們，是異常的敬慕了。

英蘭默默地思量着，直到她母親和姊姊負了許多桑葉進來。

庇兒是英蘭惟一的好伴侶，年紀也和英蘭彷彿。庇兒幫着家中採了幾次桑葉後，來尋英蘭了。他走到耕林家門口，看見英蘭默默地坐着，就轉到英蘭身後，將手遮着英蘭的

眼睛。

『誰啊？』英蘭喊，『我可要——不是姊姊？』

『你猜，我是誰？』虎兒逼着笑裝着怪聲說：

『哈哈！……』英蘭大聲地笑了。『不是虎兒？——猜中了啊！——虎兒，放手！』她在一笑之中，將剛才的事全都忘了。

『是我！』虎兒也笑着放了手。『咱們外邊玩去。』

『走！本來我悶得很呢！』英蘭說着，兩人攜着手跳躍着玩去了。

他們一對活潑的小人，多麼可愛！他們先走到河泮，虎兒爬到小樹上去，採了兩條柳枝，每人做了一個柳球，舞着唱了：

『娘舅娘舅，

山青水綠清明過！

桃花開，

一朵朵；

楊柳垂，

絲幽幽，

李花杏花紅白球。

蜜蜂嗡嗡，

蝴蝶雙雙；

花兒柳兒草樣多！

燕兒飛過，

天上風箏點點無數；

哥兒姊兒弟兒妹兒笑呵呵；

大家採了楊柳做娘舅。

你的娘舅少，

我的娘舅多！

………』

他們這般來囘地唱着。許多同村的孩子們聽了歌聲，多集將來了。每人做了一個娘舅，舞着唱。

在許多孩子的歌聲中，虎兒和英蘭漸漸地躲向河灘玩水去了。

他們坐在河干的石上，四只小圓眼睛注視着水底水草裏的游魚。

『英蘭——』虎兒摟着英蘭的小頸兒說：『你看，水草裏的魚兒，多麼自由！——』

『自由極了！』英蘭思量着說：『咱們爲什麼不做魚兒？魚兒是多麼自由！』她說着，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捧着虎兒的手問道：『我想着了，虎兒，魚兒是男的女的？』

『你怎麼問起這個來了？』虎兒很覺奇異的說。『是女的罷，——我亦不知道。』虎兒說着，站了起來道：『你坐好了，我問媽去。——』

『得！得！得！不要去問了。』英蘭一把拉住了虎兒問：『那你是男的是女的？』

『我麼？——』虎兒迅速的答：『我自然是男的！——你呢？』

『我麼？你別管我是男的是女的。』英蘭斜着頭問：『爲什麼男的比女的可愛？』

『那我又怎會知道！』虎兒注視着水裏追游着的魚兒。『你怎又問起我這個來了？誰告你的？』

『你爸爸愛你麼？』英蘭迅速的問。

『自然愛我的！』虎兒也迅速的答。

『你媽呢？』英蘭又問。

『媽麼？』虎兒緊握着英蘭的手。『更愛我了！——你怎樣老問這個？——』

『可不是麼！』英蘭眼圈兒一紅，要哭了，又恐怕被虎兒看見不好意思，就裝着仰着頭看天上的飛鳥。

『幹什麼哭呢？』虎兒驚呆了說。

『誰哭呢！』英蘭將手來遮着眼睛說：『你們男孩子是多麼好！誰都愛！可恨的我是

個——』

『英蘭！——』小英蘭聽見她母親在喊，就離開了虎兒，跑到她母親那裏去。虎兒只注視着水底的游魚，很不明白的胡想着剛在英蘭所說的。

『幹什麼呢？』英蘭跑到她母親那裏，拉着她母親的衣角說。

『少在河邊玩，墜了下去怎麼辦？』耕林夫人拍着英蘭的頭說，忽然又見英蘭的眼圈兒紅紅的，便問道：『爲什麼哭？誰打你來了？』

『沒有哭，亦沒誰來打我。』英蘭抹着眼睛說：『我正仰着頭看鳥兒時，柳葉落在我眼角裏了。』

『來，來，』耕林夫人拉着英蘭說：『咱們後邊燒飯去罷。一忽兒爸爸回來，看見你在外邊玩鬧，又得罵你了。——』

英蘭跟着她母親到廚房裏幫着燒飯去了。

不多時，飯燒好了，耕林也回來了。英蘭很恐懼地跟着她母親，躲在母親身後，漸漸地

爬上椅子，和他們一起吃飯。

耕林本來並沒有注意到英蘭，只很奮勇地將一口口白飯吞向肚裏去。

在農家吃肉是很難碰到的！今天耕林夫人看見隔壁李大娘家殺了只猪，就向她買了一斤肉，煮了一碗紅燒肉。英蘭看見兩個姊姊每人夾了一大塊在吃了，她也就伸出筷要夾去；但被她父親看見了，就對英蘭用力的釘視了一下，罵了：——『你這個小懶東西！到什麼時候才起來！還吃肉？肉是給你吃的東西麼？——有飯給你吃，就算好的了！——』

英蘭連忙將筷縮了回來，她是怎樣的驚恐！『為什麼姊姊她們好吃肉，惟有我就不許吃？……』她想着心一酸，眼淚要淌到飯碗裏去了。她只得慢慢將衣袖來揩，又不敢哭起來。她雖然看着一碗肉發饞又不敢去吃。他只得夾了些老鹽菜來下飯。她又聽見父親指着她對母親說了。

『我說，——』耕林對他妻說話時，總冠着這兩字。『我早叫把蘭兒送進育嬰堂去，你不肯，現在一個一個都大了，要這麼些飯桶幹什麼！』

『隨她們去得了！』耕林夫人照例的這麽說：『已經生了，又有什麽法子呢？』

『我說，』耕林已經吃完了，放下了筷說：『隔壁馮家，要雇個放牛的小孩，我說還是叫咱們英蘭去得了。晚上睡自己家來，白天就吃了他們的。——你說好麽？你答應了，後天就叫她起工。』

『隨你便得了！』耕林夫人說。『你要叫她去，就叫她去。——我，亦隨便的。』

『那麽，後天一準叫她去得了。』耕林說着，站了起來吃煙去了。

耕林夫人雖然有些不願意英蘭放牛去，但她丈夫的主意，又不能不聽。只得隨她丈夫打主意去。

英蘭聽見她父親要叫她放牛去，她實在異常的恐慌。『牛是怎樣的凶大啊！——』她想。『我一定不能放牛去。』她要聲明她的苦衷，又恐怕父親駡她，『還是等會對媽商量罷。』

英蘭依依地拉着她母親的衣角，心裏的不願，又不敢當着父親發洩出來；直等到她

父親喝完了茶，荷着鋤頭出去後，方才對她的母親道：『媽！牛是怎樣凶大的東西！我不能去放他，等會他發起性來，不得被他觸死！』

『那能這樣！』耕林夫人摟着英蘭說：『蘭兒，還是聽了爸爸的話，放牛去罷。不然，你爸爸更得看見你就罵你了。』

『我不能去！』英蘭鼓着嘴說。

『你還是放牛罷。』耕林夫人說。『放牛多麼自由，一天到晚，在外邊玩着；不比在家裏老被爸爸姊姊們罵。好麼？而且，一到將夜，你仍舊好回家來玩了。——怕什麼呢？就是隔壁的馮家。』

『那一個馮家？』英蘭的意思有點活動了，說。

『馮家你都不知道麼？』耕林夫人拍着她的小手說：『就是老同你一塊玩的虎兒他家。』

『哦，就是虎兒他家。』英蘭的意思更加活了些。『可是，虎兒家的牛，不有虎兒放着

麼？』

『虎兒家不有兩個牛嗎？虎兒一個人放不了，叫你幫着他放去呢。』耕林夫人說。

『放去就放去罷！』英蘭說着想：『放牛是男孩子的事，我去做男孩子的事，不更好麼？……』

當耕林夫人在替竈時，她就逃了出去，一直跑到馮家虎兒面前，一把拉了虎兒。

『幹什麼呢？』虎兒驚異的問。

『跟我來，我告訴你呢。』英蘭拉着虎兒一直跑了出去。『咱們柳樹下去，我告訴你呢！』

他們兩人一直跑到河畔的柳樹下，坐在石上，虎兒問道：『現在好說了，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事？』

『你猜一猜看。』英蘭微笑着說。

『我那裏猜得着呢。』虎兒說。『快告訴我，——說呀，說呀，到底什麼事！』

『我告訴你罷。』英蘭拉着虎兒的手說：『從後天起，咱們能老在一塊兒玩耍了。』

『胡說！』虎兒不信地問：『你怎麼知道？』

『我老實告訴你罷。』英蘭拍着虎兒的手說：『吃飯時候，我爸爸說，叫我替你們放牛呢。』

『眞的麼？』虎兒拍手歡笑着問。

『誰騙你來！』英蘭鄭重地說。

『那，——哈哈，好極了！——』虎兒歡快到極點了。『從今以後，你一早就來得了！』

『可是，』英蘭疑慮的問：『這兩天你爲什麼不放牛去呢？』

『這兩天麼？——牛在田裏做着呢。明天就能完了。』虎兒說。

英蘭就和虎兒兩人將放牛時怎樣玩耍走什麼路徑，……等等，多計劃好了，——恐怕家裏要喊，就分別歸家去。

英蘭很歡樂，她以爲後天以後，可以躲避父親和姊姊們的譏駡，而且時常可以和可

愛的虎兒在一起玩耍了。

『放牛小孩，——嗆，放牛的！』英蘭回到家裏時，耕林夫人採桑去了，只剩菊兒和芙兒在騎着小長凳做木馬玩，她們——英菊英芙看見了英蘭，這般譏諷她：『嗆，——放牛的！』

『我不和你們鬧，』英蘭說着，一個人坐在門旁，等候着母親，——英蘭非常的可憐，她只聽着她們的譏駡，不敢來反抗，她知道只要她母親不在場，那反抗非但無用，更加可以增加她兩個姊姊的話鋒。『反正，』她幽幽地對着芙兒說：『爸爸不愛了我，就誰都能駡我了……』

『誰叫爸爸不愛你的！』英芙很速地答。『——放牛小孩，——放你的牛去罷！』可憐的小英蘭逼着氣，默然地坐在門角，等候母親的來到。一忽兒，她看見耕林夫人負着一大堆桑枝來了，她就迎上去幫着她母親來托。

『媽，我不去放牛了！』英蘭候她母親坐定了，伏在她母親身上說。

『躲開點兒，——爲什麼又變卦了呢？』耕林夫人推開了英蘭說：『幫着我扒桑葉罷。』

『我不，』英蘭拉着她母親的衣袖說：『爲什麼姊姊她們說我？』

『又說你什麼來了？』耕林夫人柔聲地問。

『她們說我是放牛的。』英蘭告訴她母親。

『隨她們說，你只當沒聽見得了。』耕林夫人說了，罵英菊們道：『你們兩個都比她大，爲什麼老說她？——菊兒，你十來歲的人了，還這般小孩脾氣，——下回再說她，我可要打了。』

『媽，——』英蘭又說了：『爸爸不愛了我，連姊姊們都這般對我了。』

『得了，得了，』耕林夫人安慰英蘭說：『下回你老跟着我得了，躲開她們點兒。』

英蘭又想起吃飯時爸爸的阻擋她吃肉了。想起了這事，心上又覺得異常不平起來。

『媽，我想』英蘭又拉着耕林夫人的衣袖道『爲什麼爸爸許兩個姊姊夾肉吃，就不許

我吃？』

『什麼時候爸爸不許你吃肉？』耕林夫人問。

『媽，吃飯時候，你沒有看見麼？』英蘭推着她母親的手臂說：『吃飯時候，爸爸不許我拿肉吃，——今天燒了這麼一大碗肉，我一塊都沒有吃着。』

耕林夫人這時忙着在哺蠶，不去答應英蘭，英蘭只在咕嚕咕嚕訴說着，說了半天，不見她母親答應，就無聊地走出大門去；正碰着虎兒在和王家一只小黃色狗叫做阿花的玩，就也和進去玩耍了，他們將阿花狠狠的打着時，阿花一枝箭也似奮力的跳向主家去了。

虎兒和英蘭手拉手大笑了一陣。他們看見東頭孤墳上，有許多大些的孩子在放風箏，他們也就跑了去看。

在這裏一羣的孩子中，是誰都歡喜和小英蘭在一起玩的。他們都喊着英蘭來幫助他們無力的拉住繫風箏的線。英蘭就揀着風箏比較大些的線，幫着拉住了。英蘭很覺奇

怪，這一個很大的風箏，非但能穀飄上天去，而且拉着線時很覺得重。

他們興趣很高。許多的風箏，飄蕩在碧藍的天空，像風鳥樣多。他們比着誰放得高，將所有線都放完了。英蘭們很覺榮耀，因爲他們放的風箏是最高。他們想倘使他們也能像風箏般高飄到碧色的天上，可以俯視着一切，這是何等暢快的事。

在他們高興到極點時，一陣很大的風，忽然地吹來。這一羣中立刻显出可發笑的舉動來。風過時，他們的風箏更覺重了。有的風箏，很速地順着力倒墜了下來；有的線中斷了，風箏像出了籠的鳥兒似的飛去了；有的在號喊着說風箏重極了，連人多要被吊去了。英蘭們拉着的風箏，幸而有虎兒來幫着拉，算沒有被吹去。風過後，他們玩着的一羣，都笑了一陣，他們恐怕接着還有大風來，把他們好玩的風箏吹去，就都收了線歸去。

可憐的小英蘭，又碰着了一個意外之災。她放過風箏之後，回到家裏時，父親已經回來了。她輕輕地走到她母親身旁，她看母親在替蠶。這時英菊英英們採桑去了。她看了看沒有什麼可做的，就也幫着姊姊們採桑去。她們的桑田就在屋左，是很近便的；她來回的

餓了幾次桑枝。採好後，又幫着扒了半天桑葉。桑葉都扒好了，只等候耕林夫人將桑葉鋪給蠶吃了。這時，英蘭坐在小椅上看最下一層蠶的吃葉。她父親耕林呢，坐在離她不遠的地方，在看小書。母親在飼着葉。英菊在和雪兒——一只美麗的小貓玩，英芙在摘着桑葉枝上未曾熟透的桑子吃。

『我今天很覺得累。』耕林首先打破了寂寞的空氣發言說。

『早點兒吃了晚飯睡得了。』耕林夫人隨便地說。『菊兒，把鍋裏的飯取出一碗蒸着，其餘加三銅杓水，澆泡飯罷。你就先燒去得了。』耕林夫人對英菊說。英菊也就答應着，喊了英芙一同去了。

『我這時候就想睡了。』耕林抹着眼睛說。

『今天又爲什麼會這般累？又沒有做什麼可累的事。』耕林夫人對她丈夫說。『我看你有點不舒服罷？你覺得怎樣？——』

『那裏不舒服！』耕林說。『昨天夜裏沒有好好兒睡，——多被那個(指的鼠)鬧的！

我還恐怕那個來爬寶寶（育蠶的多喊蠶叫寶寶），弄得翻來覆去睡不着。等你起來替蠶飼葉時才睡着了。你想，那時有三點多了，睡到天亮才睡着幾個鐘頭？今天又做了一天工，一個人有多少精力！不得累麼？——』

『可不是麼！』耕林夫人說：『昨夜我也被那個玩意兒鬧得睡不着。亦不知那裏來的這許多那個，咱們有了這個貓兒，還不怕，仍舊一夜到天亮爬着。可恨透了！幸而還沒有碰寶寶呢。』

『什麼那個？』英蘭輕輕問耕林夫人。

『你小孩兒不知道的，不用管！』耕林夫人答。

『媽，——』英蘭說，——她在無意之中，犯了養蠶家的忌了。——『不是老鼠麼？老鼠不得吃蠶麼？——』不等她說完，她父親厚大的手已經着了她小小的臉；接着第二下又來了。幸而有她母親的手幫着，不然第三第四……下又來了！可憐的小英蘭痛到大哭起來，她還不明白父親是爲什麼打她。她不知道養蠶家是有許多忌諱的，照老話說，犯了

忌，蠶一定得照着那忌諱，發生不好的情形。

英蘭伏在母親膝上痛哭着，她聽見她母親勸解說道：『得了，打了兩下算了罷。——小孩不懂得說錯了，打兩下亦就完了。』母親說着又拍着英蘭道：『英蘭，不要哭了。再哭，爸爸又打。』

『還哭麼？』耕林將英蘭小雞似的一把抓了過去，英蘭驚懼到失神了，好似一只小綿羊，被虎啣在嘴裏似的，哭多不敢作聲，只嗚咽着，被她父親抓過去擲在床上。『還哭？』耕林張大着眼睛罵：『我蠶沒養好，你先替我發利市！——』說着又打了英蘭一下，『倘使今年我的蠶有什麼，打死你這小賤骨頭！』耕林罵後仍舊去坐着，怒氣冲冲地看書。

英蘭是怎樣的悲苦，忍着痛，又不敢哭，只嗚咽着鑽進被頭裏去，將頭蒙了。『我又沒有做壞事，爸爸就打起我來了！……』英蘭想。她始終沒有了解她爸爸爲什麼打她。

英蘭嗚咽到睡去，她也沒有吃晚飯，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英蘭去放牛的第一天。她因記念着今天是要去放牛了，所以在很早的時候，她就醒

來。她推開棉絮看時：天色灰白着，只從紙縫裏透進很淡的灰白色光來，曉光映着窗紙，好似朦朧的月夜。都睡着呢，只有她母親是在替着蠶。壁上掛着的一盞豆油燈，沒了油，在將熄的時候。英蘭就輕輕爬了出來，要穿衣服了。

『英蘭，』耕林夫人看見英蘭要在穿衣服了，就喊。『早着呢，還可以睡一忽。』

『我起來了。』英蘭穿着衣服說：『我醒了半天，再睡不着了。』

『你就起得了。』耕林夫人隨便地說。

英蘭起來了，穿好衣服，就跑到耕林夫人身旁去，『媽，你怎麼起得這般早？』

『你不見我有着事麼？』耕林夫人問：『你今天又爲什麼起得這般早？』

『我麼？』英蘭坐在她時常坐的那張竹椅上，抹着眼睛道：『我老記着今天要放牛去了，心上少了什麼似的，睡也睡不着了。』

耕林夫人很迅速的將蠶葉飼好了。英蘭呆坐着，在想牛的種種。

天色漸漸地在亮了，可以看得出光亮好似有音節地一刻一刻明亮起來。鄰家的雞

在很長調的啼了起來，接着遠近的雞也多在亂啼。雀鳥兒們也開始噪雜起來。

『英蘭，』耕林夫人做好了一切，拉着英蘭的小手兒說：『走跟我後邊燒早飯去罷。』

英蘭跟着她母親在燒火，她看着她母親將柴打老鳥結，她也來學着打；可是試了好幾次，沒有成功；她就將柴棄了，仍舊來默想着牛的種種。一直等到她母親將早飯煮好了，方才將這思想丟開，跟着耕林夫人到外室來。

耕林和英芙們都在起來了。英蘭坐在英芙床沿上，問英芙道：『我今天起來得很早麼？——』

『誰不知道你今天是要放牛去了。』英芙說。

英蘭知道倘使她再辯論下去，一定又給她們一個譏笑的機會。而且，父親在場，她是一定不能得到勝利的，就很知趣的躲向竈床旁邊坐着了。她看着她父親耕林在穿衣服。

『倘使牛也像爸爸這麼可怕，……』她看了她父親一眼想。『那麼，我死也不願意放牛去了。——牛是怎樣凶大的東西，不知牛亦像爸爸這樣可怕麼？……幸而是有虎兒伴着

我呢。——』

父親姊姊們都洗好了臉，耕林夫人已將早飯開好了，他們就集在一桌吃早飯。

『英蘭，』耕林斜視了一下英蘭，『吃過了早飯，就到馮家替他們放牛去。明天你起來後，一直到馮家去得了，馮家有早飯給你吃。你一直可以吃了晚飯回來。放牛可得當心點兒，不要放牛逃了，要是牛逃了，或被人家偷去，可是，哼！——把你賣了，亦賠不起人家一隻牛，——聽見麽？』

英蘭答應着許多是，直到她父親吃完了，提着鋤頭出去後，方才問她母親道：『這時我該去了麽？』

『吃完了，自然該去了。』耕林夫人摸着蘭兒的頭說：『去罷。——到了馮家看見馮家大叔和大嬸，都得叫一聲。看見姊妹兄弟們，亦得叫一聲。比你長些的，就是哥哥姊姊，短的，就是弟弟妹妹。第一不要和馮家小姊妹們相駡。牽着牛，自己亦得當心，不要放牛吃了人家的菜，不要放牛下水；下水，牛就得逃，聽見了麽？——不早了，去罷。』

『我都知道，媽，我去了。』英蘭說着，跳躍着去了。

『早去，早回。』耕林夫人喊。『吃完了晚飯，就回來，不要在外邊亂鬧。』

『知道了。』英蘭答着時已經跑到馮家門口了。她細細思量了一下，就走了進去。

英蘭看見馮大叔馮大嬸虎兒……等都在吃早飯呢。她就照着她母親所說的，對着每個人都恭恭敬敬叫了一聲。

『英蘭來！——』馮大叔喊，——馮大叔本來是很愛英蘭的，不比她父親對她這般凶狠。

『大叔——』英蘭微笑着走了過去，靠在馮大叔膝上。馮大叔拉着她的手，玩弄着她的臉道：『你幫我放牛，得好好兒。——每天和虎兒同出同進，可得好好兒。——』

『我都知道。』英蘭說。

『我以爲你忘了呢。』虎兒說。『誰知你今天這麼早就來了。』

『怎麼能忘了呢，』英蘭說。『我老記憶着這件事呢。今天一早，就醒了：心上好像失

了什麼似的。——快點吃你的早飯罷！吃完早飯，咱們好放牛去。』

馮大叔們聽着都笑了。『這小孩到很有趣呢。她父親有了這麼好孩子，還得時常罵她們，比咱們來兒們好多了。』馮大嬸說着將英蘭摟過去。

英蘭靠在馮大嬸懷裏，眼看着來姊等很嫉忌似的看了她兩眼。在這桌子四圍坐的人，英蘭是都認得的，靠着馮大嬸坐着的一個女孩子是來姊，坐在虎兒一旁的是安妹。她們都是她的遊伴。

英蘭忽然起了一個新奇的思想。她看見來姊們穿的衣服，都是很新的；而她自己所穿的，都是些破舊不堪，補到無可再補的衣服。她不明白爲什麼。她想，只好仍舊將這個問題告訴母親，等候母親的解决了。

『咱們走罷。』虎兒吃好了早餐抹了抹嘴喊英蘭。

『走！——』英蘭和虎兒拉着手跳了出去。

他們跑到牛欄裏。英蘭不敢去牽，只靠在牛欄旁調笑着。『牛的性兒頂好的，怕什麼

呢。」虎兒說着，將兩只牛都牽了出來。

「你牽着試試，怕什麼呢。牛不會咬人的。」虎兒笑說着，將牛鼻繩給英蘭，「你拉着」

英蘭很覺恐怕，她自己看自己是這樣的渺小，牛兒是如何的笨大。他兩只彎彎的角，大到像她手臂一樣。她一個身子，只及到牛兒一只腿樣大。虎兒將牛鼻繩傳給她時，她畏縮着，終有些不敢去接。

「這牛兒和善極了。怕什麼呢？看我，——」虎兒說着，摟着牛的頸子，親了親牛面道：「你看，不咬我罷。」

「我看着他這麼大，多可怕。」英蘭笑着說。

「不怕的。」虎兒說着，站上柵門旁的木樁，跨上了牛背說：「這牛是養乖了的，沒有什麼可怕。難道我騙你不成；我還能把當你上麼？」

英蘭靠在柵門上，咬着手指，只搖着頭笑。

「唉——」虎兒從牛背上跳了下來說：「你們女孩們，是膽子小！——」

英蘭聽見虎兒說她女孩子膽子小，心上很覺得不平，提起了勇氣道：『誰膽子小？騙你的，——你把繩給我。——』英蘭說着，試試縮縮接了一條牛鼻繩過來道：『走罷，隨便你愛到什麼地方去，我跟着你走。』

『咱們騎上牛背走。』虎兒說着要來抱英蘭到牛背上去道：『我抱你上去。』

『那可不能。』英蘭搖着頭說：『要是在牛背上墜下來不得跌死？——我不能。』

『那裏能墜下來呢。牛背闊，不像馬背似的很狹；而且牛兒又走得很慢，只要橫坐着，墜下來亦跌不痛。——你不信試試。』虎兒說着，硬要將英蘭抱上牛背去。

『我可不能上牛背去。』英蘭搖着身子說：『你坐在牛背上得了，我在你後邊跟着。』

『還是你女孩子膽子小罷？』虎兒說。『我亦不騎了，咱們就一塊兒牽着走罷。』

他們兩人每人牽着一只水牛，沿着小溪走向東邊山脚去。這時正是春早，天氣非常高爽，太陽射着他黃弱的光，剛在雲堆裏鑽出來。小草兒帶着朝露，含笑地在搖擺着。遠處的柳林，含着煙，像一條條雨絲。小鳥兒們在樹林裏唱答着。桃花片像小蝶般隨着微風吹

向小溪裏去飄流着。溪裏的魚兒們穿梭般時常從水底穿到水面來吐沫。虎兒採了兩根柳條，給了英蘭一根，來做牛鞭。

他們順着溪走到一個三面環水的大松墳裏。『咱們就在這裏罷。』虎兒說着，他們就將牛放在大松墳前的空地上吃草。

『咱們做什麼呢？』虎兒對英蘭說。

『可不是麼。老這麼站着，不厭煩麼？』英蘭問道：『以前你放牛，是拿什麼來解悶的？』

『以前麼？也不過騎着牛背滿處跑罷了。』虎兒想了想道：『咱們尋野兔子罷。這松墳裏有野兔兒呢。而且，還有野雞。有一回，我看見打野雞的打了好幾個野雞去。』

『好極了！』英蘭樂到拍手說：『咱們捉一個野兔兒回家養着不好玩麼！』

他們走到松墳裏，滿處尋兔兒了。石桌底下，金斤破洞裏，都尋到了。沒有半隻兔兒，到驚動了躲在草窠裏的野雞，飛了出來。虎兒和英蘭都拍着手讚着野雞的美麗。『那裏有野兔兒呢！』英蘭尋了半天，不見有兔兒，說。

『不要忙，難道這裏野兔子都沒有了？慢慢兒尋，終能彀尋到的。只恐怕尋到了竄，看見了兎子，咱們倆亦是捉不着他。』虎兒說着在尋，忽然，看見金丘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洞，就怪聲的喊道：『英蘭快來，竄在這裏了。』

『可不是一個兎子洞麽！』英蘭拍着手說。『可是兎子在裏面呢，使什麽法子叫他們逃出來。』

『我有法子呢。』虎兒說着，折了兩枝很長的柳條，用褲帶結着，接成了一條很長很長的；就順着洞通了下去。通了半天，不見有兎子，他們很失望的將柳條要拉出來時，離着不遠的地方，有許多兎子在草堆裏鑽了出來。他們棄了柳條來追，追了半天，都鑽到不知什麽地方去了。他們爬到草堆裏看時，原來也有一個很大的洞在呢。他們相視的大笑了一陣，仍舊回到牛旁去看了忽兒牛。

他們坐在亂石上談論了忽兒，很覺無聊，英蘭忽然想着編花籃玩；於是虎兒折柳條，英蘭去採了許多紅紅綠綠的野花；他們兩人就將柳條編成兩只不成樣兒的花籃，籃裏

放了許多野花。虎兒看了看太陽已在山頂上了，各處的烟囱多起了炊煙。『走罷，咱們要回家吃飯了。』

她們拉着牛回家去。在道上，英蘭問虎兒道：『你怎麼知道這時候要吃飯了？』

『我自然知道。』虎兒很得意似的說。『你只要看太陽在山上的廟尖兒上時，就是家裏吃飯的時候了。』

他們回到家裏時，飯雖已燒好，因爲等馮大叔從鎮上回來，還沒有開。英蘭就和虎兒在堂屋裏玩。

因爲馮大嬸說英蘭怎樣怎樣比來姊好，所以來姊對英蘭就起了嫉忌之心。來姊看見英蘭來時，就拉着安妹道：『咱們一塊兒玩，不要同那個窮了頭玩，她是咱們家雇她來放牛的呢。』安妹自然是聽她姊姊的話了。所以英蘭回來之後隨便替她們說什麼，她們總是不答應她。英蘭非常的難過，她想：『她們——來姊和安妹，原來是同姊姊們一樣的啊。……』

最能使英蘭要悲苦自恨到落淚的是：倘使她偶一留意時，終能聽見安妹依着來姊教她的話，在她背後說着：『你家窮，我家有錢；我們穿得好，你是穿破的。窮丫頭！——放牛去罷！放牛丫頭！』……等等。而且在吃飯時，英蘭時常可以覺到，倘時她揀一樣較好的菜吃時，來姊和安妹總得看她兩眼。

飯後，英蘭仍舊同虎兒放牛去。她非常愛虎兒，因爲隨便什麼事，虎兒都能幫她抱不平的。他們一路談講着走到松墳裏時，看見另外有一個八九歲大的女孩子，在放着幾只羊兒。英蘭和她談講了一刻，知道她是叫燕兒，就住在西村呢。她們立刻就結成了好友。

『你爸爸愛你麼？』英蘭忽然想着了什麼似的問燕兒。

燕兒紅了紅臉道：『我爸爸麽，不愛我。』

『你媽呢？』英蘭拉着燕兒坐在黃石上又問。

『我媽亦不見得怎樣愛我呢。』燕兒答了問道：『你呢？——』

『爸爸不愛我，可是媽媽很愛我呢。』英蘭說。『你有姊妹兄弟麼？』

『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子。』燕兒答着也問道：『你呢？——』

『我只有三個姊姊。』英蘭說着想了想又問道：『你爸爸媽媽愛誰？』

『愛我兩哥哥妹子還好，最不愛的是我。』燕兒答着照例的也問道：『你爸爸媽媽愛誰？——』

『誰都愛，就是不愛我！』英蘭答着又問道：『爸爸媽媽為什麼不愛你？——』

『那我又怎樣得知道！』燕兒答着停了停道：『我好像聽見我媽媽說過，女孩子是養着沒有用的，不比男孩子將來與家立業，能做一番事業。或者就為這個——你爸爸媽媽呢？』

『是啊！——』英蘭答。

『咱們做女孩子的，本來是苦的呢！』燕兒說着，看見兩只羊在鬬着，就拉了拉英蘭道：

『你看羊兒在鬬呢。』

這時有兩只羊在用角相碰着，角同角碰着時，發出很清脆的聲音來。

她們把兩只羊分着拉開了，就坐在石上互談起她們在家庭間的苦痛來。虎兒坐在旁很同情地聽着。

她們直談論到太陽墜過了山，方才分別了牽着牛歸去。

一次，虎兒和英蘭吃了一個很大的驚駭。微雨的次日，虎兒和英蘭騎上了牛背，——現在的英蘭已經學會了騎牛。要走向山脚下去時，虎兒忽然想着了雨後，松墳裏的松針堆裏，是能產生出很多的松菌來的，就回到家中拿了一只籃來，預備到松墳裏捉菌（鄉裏人採菌都叫捉菌）去。

他們騎在牛背上，唱答着來到松墳裏。將牛放了隨便他們去吃草。他們，就到滿處松林底下松針堆裏去捉菌。菌子得了雨露的滋養，一夜天，就很速的生長成傘的樣兒，一只只躲在松針底下。英蘭和虎兒歡呼地將一只只菌掐了投在籃裏。不半天功夫，就採到了半籃。他們捉菌捉得高興，將放牛的事，完全忘了。

『虎兒，——』英蘭尋到了一只極大的菌，喊。『來，來，來！來看這只菌，大極了！有碗這麼

大！』

『我看，』虎兒從別的松林下，跑過來時，目光無意的四面看了下，覺得少了什麼似的。

『牛呢？——』虎兒驚慌的喊。

『牛不在吃草麼？』英蘭說着抬頭看時，不見了牛。『牛上那裏去了！——』

虎兒和英蘭兩人驚駭得不得了，棄了菌籃，滿處來尋牛。『把牛失了，怎麼回家呢！』英蘭哭聲說。

『不要是別的孩子和咱們鬧着玩，將牛牽回去了？——不然，藏在那裏？』虎兒說着尋到河邊。『英蘭——』虎兒怪聲的叫：『牛，逃下河去了！……』

英蘭跑到河邊，果然看見兩只牛浸在水裏。『這，這，這怎麼辦呢！』她愁慮的說。

『我去牽上來。』虎兒說着要爬下河灘去。

『滑，——墜下去，更了不得！』英蘭拉住了虎兒的衣服，不放他爬下去。

『那怎辦？——不牽去，牛永不能上來。』虎兒跺着脚說。

『我想想……』英蘭默想了片刻道：『有啦。——你有褲帶麽？』

『有，——你要？』虎兒將褲帶解了下來，給英蘭道：『你要褲帶幹什麽用——？』

英蘭接了虎兒的褲帶，拉了一拉道：『不成，太細了。——』英蘭說着又思索了片刻道：

『褲帶還你。你折一枝長長的柳條給我。』

虎兒也不懂英蘭要柳條做什麽，只聽着她的話，折了一支柳條給英蘭。英蘭就將柳條的尖端，叫虎兒執着，自己執着另一端道：『你拉着好好兒走下去罷。』

虎兒微笑着照着她的話慢慢地走了下去。要拉牛時，牛游向河心去了。

英蘭和虎兒只瞧着河心裏的牛發默。要是回家去報告罷，又恐怕家裏責罵。他們相視着只出神。

他們看見遠遠來了一只小艒艒船，看看搖近來了，就哀求着船夫將篙子鉤着牛鼻繩，拉給了虎兒，虎兒就和英蘭兩人用了全力，將牛牽上岸來。他們就牽了牛，背了一籃松蘭歸去。

因爲下午牛要到田裏去，英蘭在馮家吃過了飯，就歸去。她走到家門口時，聽見堂屋裏很熱鬧的在談論着。她在門左探視了一下，原來是大姊英梅回來了。她非常高興，就跳着走了進去，對着在坐的都叫了一聲，就靠在她媽媽膝上。

『英蘭，——』大姊英梅喊她。她就走到大姊那裏，靠在大姊身上。『好幾個月不見，英蘭都長得這麼大了！——』英梅說着眼圈紅了。她摸着英蘭的頭道：『我的身子，實在是賣給了他們了！我老記憶着家裏，不能回來！……』

全室的人多默然相視着。耕林歎息了一聲，不語地提了農具走了出去。

耕林夫人長歎了一聲道：『做女孩子家，本來是苦的！我從十五歲進了這扇門，直到廿八歲，你們公公婆婆歸了天，才算出點兒頭；整整吃了十三年的苦！可是，仍舊得養男抱女的還兒女債，那有清靜的一天！——做女孩子家，本來是苦的！……』

『唉！——』英梅歎息着，將手巾擦了擦淚，摸了摸英蘭的頭道：『但願你們將來有好日，不要似你姊姊似的……』她嗚咽着說不下去了。

英蘭英芙和英菊，都抱着奇異的觀念，看看英梅，再看看耕林夫人。

『你亦不用苦。——』耕林夫人墜淚說：『總是我做娘的不好，將你送進老虎窠去！可是，——唉！又要說起！——本來我不贊成這頭親事，都是你那無情無義的爸爸，不聽我的話，將你糊裏糊塗送去了。……梅兒，熬着罷！他們家景總算還好，總有熬穿頭的那天，等公婆死了，就好了。——成兒對你還過得去麼？——』

英梅臉一紅，只將手巾來擦淚。

『對着我，什麼話不好說，還怕羞？』耕林夫人坐近了英梅說。

『誰知道他的心！——』英梅慢吞吞說：『瞧着將來罷！——俗話說得好：「穿破丈夫三條裙，那知丈夫是什麼心。」我想我的苦日子還在後頭呢。——但願英菊們不要學我的樣，像我這麼似的，亦就罷了！……』

『英梅，熬着罷。』耕林夫人說。『總有熬穿的那麼一天，好日子在後頭呢。——』

『這兩年咱們家的景況怎樣？』英梅問。

『咱們家麼？』耕林夫人答。『唉！——還不是那樣！——』

『唉！咱家怎沒有出頭的一天？』英梅又墜淚了。『我想我這麼一個人，活在世上，眞沒有趣；還不如早點死了好。早死早滅早超生。我自已罷，活在世上吃這苦處，家裏罷，又這樣。……』

『別煩惱了！』耕林夫人拉着英梅說：『這麼年紀輕輕，說這些話。得了，好久沒回來了，鄰家玩玩去，——』說着拉了英梅闖鄉鄰去了。

在晚上，英梅是和她母親和英菊一床睡的，英蘭呢，是和她父親和英芙睡的。他們都睡上床了，英蘭是因爲記念着白天她母親和英梅所說的，小小的心像受了什麼攻擊似的，睡不着。她聽見父親因爲一天的苦力，上床已睡着了。英蘭翻了幾個身，將要入夢時，又聽見母親在說了。

『梅兒，——』耕林夫人喊。

『媽，——』英梅很迅速的答應。

『這回你能在家多住兩天了罷？』耕林夫人問。

『唉！——那兒能呢！』英梅長歎着說。『後兒就得回去落繭子呢。——這忽兒吃了人家飯，身子得受人家管了……』

『唉！——做人總不要投女人！做女人，是說不了的苦……』耕林夫人微聲說：『你別以爲我在過着什麼好日子，我這輩子是白活了；你們年紀正輕，有一番事業可做呢。』

『媽，——你說的這話，』英梅說。『我的苦處，還在後邊呢！……』英梅說着漸漸地嗚咽了起來。接着，竟哭了。

『梅兒，不要想了，睡罷！——梅兒，不要哭了，睡罷！——得了！梅兒！不要哭了！睡罷！總是我做娘的不是，將你送進老虎窠裏去了！……梅兒！……梅兒！——總是爲娘的不是！……』耕林夫人安慰着梅兒。

『媽，不要說這話……總是我的命……命……命苦……』英梅更哭得利害了。

英蘭伸着小耳朵聽她們說着。她小小的心失落了什麼似的惆悵着！……

第二章

英蘭過了幾載活潑的生活，現在已成了一個很美麗的小姑娘了。

自從她添了一個小弟弟之後，她母親似乎對她漸漸地冷淡了起來。倘使她對着她的小弟弟有了什麼咀咒時，她母親就要罵，有時竟要打她；並且她母親現在不再幫着她來罵姊姊們了。母親的心實在已經完全移到小弟弟身上。

使誰都煩悶的是黃梅裏的雨天天下着，沒有停止的希望；尤其使農家抱着不安的情狀。天倘使老這樣下着雨，——只要再接着下半個月雨，秋收就要無望了。他們眼見得雨很興奮地落着，山上的瀑布不絕地瀉下，溪裏的水漸漸地在滿起來。

誰的臉上都現着憂慮的色彩。小孩們只逼在家裏，不能出門遊玩了。農人們看着秧

多淩在水裏，不能去插，只歎息着。婦人多替着男子們憂愁，和管教孩子們因不能戶外遊要去而只在家裏噪鬧的煩惱。

雨絲像箭般亂打着，耕林啣着旱烟筒，坐在天前椅上，遠覷着門外發獃。耕林夫人坐在她丈夫的對方，乳着她新生的男子英松，在歎息着。英菊英芙和英蘭默坐着眯着眼在要睡。

最能使人煩惱愁悶的是陰雨！無論怎般心高氣昂的人，隨你怎般有興趣，抱樂觀，只要遇着陰雨，立刻可以失了常態，甚至覺得無一事可做，心上老遺失了什麼似的惆悵；同時，周身覺得不安適起來。

『唉！——』耕林歎了口氣，將旱烟筒裏的灰燼擊去了，再裝上一筒狂吸着。『老這麼下雨，怎得了？眼瞧着秧被水淹黃起來了！再下兩天雨秧是沒用了！——』耕林說着看了看遠處的天。『你瞧這天，烏白成一片，那裏有好的樣兒？——沒有望了！……』

『唉！——』耕林夫人拍着英松的背。『我的老天爺！可憐我們窮人，就將太陽顯出

來罷！照這樣老下着雨，眞非餓死咱們不停麼？……』

『得啦，沒有望了！——』耕林將煙筒向桌上一拋，長歎着躺上床去，將被來蒙了頭睡。

耕林夫人抱着英松，『胡胡還——胡胡——我的小寶寶要睡了——胡胡……還噯……』說着，一只手在英松背上輕輕地拍着，在屋內轉着走；直到英松睡着了，才停了，將英松眠在搖籃裏，然後在針線籃裏拿出一只鞋底來，坐在靠門旁的椅子上做。

英菊和英芙都伏在桌上睡了，英蘭很無興地將頭抬起來，抹着眼睛四下裏探視，接着就在母親的針線籃裏拿了一把剪刀，尋了一張草紙，坐着在前；剪了半天，剪成了七個人，一乘梯，和一把掃帚；就尋了些漿，將這些東西貼在壁上；貼好了，不語地坐在她母親身旁，獃瞧着山上瀉着的瀑。

耕林夫人看了看房內的四周，喊道：『菊兒們，醒來，——醒來！……菊兒，——』

菊兒和芙兒都被耕林夫人喊醒了，伸了個懶腰問道：『幹什麼？——』

耕林夫人覷了她們一眼，說道：『這大的人了，閒着不想做點兒事！眞是愈吃愈懶！不將自己的鞋子趕快做！我是再沒有功夫來替你們兩人做鞋子了，將來沒有穿的，我可不管。』

英菊和英芙被耕林夫人說着，就尋着了她們的針線籩，抹着眼睛，伏在桌上做鞋子。

『這天眞悶極了！還下着雨！——』英芙伸了無數的懶腰說。

『唉！——』英蘭看着她們都有事做着，只她一人獃坐着，無聊極了，這麼高聲的歎息了一聲。

『幹什麼呢？要瘋？』耕林夫人看了英蘭一眼罵：『等會兒驚醒了弟弟，看我不打你的！——這大的孩子了，不是七八歲時候，仍舊這般糊裏糊塗，小孩子脾氣。玩着沒事，亦好跟着姊姊們學做鞋！——』

英蘭聽着她母親這般罵，嘴裏也在嘰裏古嚕說了些不知什麼。她很覺得無趣，就尋了幾張紙，做了幾只紙船，放在門檻外的雨水裏；看着小船飄流，玩了一刻，覺得沒什麼趣

味，就站在門檻上弄着水玩。

『我對你說的話，你到底聽見了沒有？』耕林夫人拉了她進來，恨恨地說：『這麼大的孩子了，還弄水玩？對你說話，直是耳邊風。——早晚我得把你打發出去。進來！不肯做事，你就安心坐着！……』

英蘭走到耕林夫人身旁向她身上一靠，鼓着嘴，拉着耕林夫人的衣袖。問道：『打發我那裏去？』

『你別管，儘有地方可以打發你去。』耕林夫人不覺微笑了一下說：『馮家，……』

『呀！……馮家小媳婦。』英芙聽見耕林夫人說了，接着笑着說。

全室多哄然地笑了。在這沉悶的雨聲中的一笑，好似黑暗天中電光的一閃。

英蘭臉兒紅着，要去打英芙；英芙笑着，逃到她的母親身後。『得了，不要將弟弟鬧醒了。——』耕林夫人喊止了她們。她們仍舊各歸各的坐去。

很速的！仍舊恢復了靜寂沉悶之境。

英蘭只獃坐着看雨景。雨是有恒力地很調和的下着。鳥雀們都將嘴藏在頸子裏蹲在樹枝上。樹枝們受了長久的雨的壓迫，都無力地垂着；枝梢在搖擺着。灰白的雲無盡期地在擁推着。間或有一兩只孤鳥，伸着頭，長鳴着飛過山腰去！四圍的松林，像雲霧充滿了的一塊。小溪邊有幾個穿着稻草衣的漁翁，冒着雨在網魚。

不到五點鐘時，天氣已經夜了。黑暗一層層罩了上來。耕林夫人看看天色不早，就放下針線到廚房燒晚飯去。

英蘭跟着耕林夫人燒好了晚飯，開了出來，耕林也起來了，獃坐着仍舊狂吸他的煙。他看見耕林夫人將飯開了出來，不語地狠命吃了幾碗飯。飯後，他們也不管早晚，多抱着不快之感，睡上床去。

雨又接連着十多天，在這十多天中，農人們好似經過了一個極長久的世紀，是充滿着煩悶，憂慮，如同處在井中一般。

久別的太陽，在一天早晨，無意的帶着他黃弱的光在充滿着水氣的天空中現了出

來；漸漸地，在將雲霧驅開。這是出於人們意料之外的，太陽竟有仍舊現出來的一天。人們覺到了這無力的太陽光，立刻就興奮了起來，去收拾農具，預備田間工作了。小孩們都赤着脚在麥場上的水中來回走着歡呼。就是久躲在林中的鳥兒們，也多抖擻着羽毛，開始唱叫了起來。

水稍稍退了，農家就趕緊插秧，不到幾天後，農家的秧都插好了。以前被水淹着的一片汪洋，現在成了一片的秀綠。農家們多得意着說：『眞是天無絕人之路，竟放晴了！照這樣風調雨順起來，今年還得大熟呢！——』

誰知秧插好之後，天就一直不雨，農家雖多晝夜不絕地車水，終覺無濟於事。田土漸漸現出裂紋來，看看稻多要焦黃起來了，農家們多集募了錢來迎神請龍；忙了一陣，也不見有滴雨落下來。以前是驅不了的密雲淫雨，現在是過不完的青天烈日，漸漸河水也枯旱了起來，這時農家知道絕望了，都唉聲歎氣的守在家裏，靜等着以後的一切。

因爲着田裏的收拾看看將要絕望，耕林就每天在家裏噪着說吃飯的人多，將來是

不堪設想，全得餓死了。耕林夫人自然也愁悶着，只儘着她丈夫喊，罵，噪。英蘭們駭得只躲在外邊挑金花菜等來做飯菜。只要在她們父親面前，就口都不敢開，甚而至於飯都不敢和耕林在一起吃；因爲父親看見了她們宏大的食量，就得憂慮，接着海罵起來。

『都走！都走！——』耕林又在同耕林夫人鬧了。『沒有這許多粮米吃的！』

『怎麽辦呢？』耕林夫人抱着英松，慢吞吞說。『實在亦沒有法子啊！……』

『沒有法子？——』耕林拍着桌子說：『到年底米吃完了，看怎麽辦！——大家一塊兒餓死？』

『餓死亦就一塊兒餓死罷！』耕林夫人歎息來說：『天要餓死人，不怕人不餓死。』

『哼！——』耕林站了起來，走到門口遙望着稻田，歎息說：『你看，稻不多焦黃了？秋天還有什麽收成！沒有收的，還得這些口子吃着，有千金家產，亦得吃完！我看把家裏藏的些米吃完了，怎辦罷。』

『還是求着老天爺下點兒雨來。可憐，莫非還有幾成收拾。要不然，唉！——』耕林夫

人乳着英松，在屋裏轉着說：『亦不只是咱們一家。瞧着罷，人家怎樣，咱們亦怎樣，預備着逃荒罷。』

『哼！——』耕林微哂着說：『逃荒？帶着這些個小孩亦是難！——我終不懂，要這些個女孩子幹什麼用？——英蘭生的時候，我就說女孩子養不了這許多，把她送育嬰堂去得了，你不肯，現在呢？——這許多只吃不做事的，你說罷，你有什麼法子？』

『我又有什麼法子呢。』耕林夫人冷笑着說：『要噻，——將我賣了。——』

『將你賣了？』耕林笑了說：『你又值幾個錢？——不要說這種不關痛癢的話罷。』

他們在理論着時，走進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

『唷，——姑媽，你怎麼來了！』耕林夫人一眼看見那婦人走進了，就迎上去陪笑着說：『什麼風兒吹你來的？眞好久不見了！』

『姊姊，——』耕林叫着婦人。『城裏來麼？——裏面坐罷。』

『我老記念着家裏，要還來瞧瞧，總是沒有功夫；今天趁着回城去，到這裏來彎彎。』

姑媽笑着說。她隨着耕林的手勢，坐在天前左邊的椅上。『你們這兩天可好罷？』

『謝謝你，家裏還算安吉。』耕林夫人陪着姑媽坐了說：『你近來可好？』

『還過得去。』姑媽說着，一眼看見耕林夫人抱着的英松，就走了過去，摩弄着英松的小頭道：『這孩子倒很大了！你看白胖得有趣——不管別的，咱們家爸爸亦算養了孫子了！在泉下，亦該得樂回子呢。——』她說完，仍舊回到原座坐下了。

『你來了茶都沒有人去泡。』耕林夫人喊了幾聲英菊，不見答應，說。

『不用泡茶，我不口渴。』姑媽說着問道：『英菊她們呢？』

『她們麼？』耕林夫人答。『許是挑金花菜去了罷。』

『我去，——』耕林說着，與冲冲地提了茶壺泡去了。

『姑媽，你從那裏來？』耕林夫人問。

『我麼？』姑媽說。『我前天從城裏回家了，今天上城；忽然想着到這裏玩玩來。』

『這回你好住幾天去罷。』耕林夫人說着，將睡着了的英松眠在床上。

『那裏能彀呢！』姑媽微笑着說：『吃人家的飯，得受人家管，那能這般自由！』

『現在你還在周家？』耕林夫人跑到近姑媽的一張椅旁坐下了。

『可不是還在周家？』姑媽答。『有空，你上城來玩，就一直到我那裏得了。』

『要來玩的。』耕林夫人說着，一想，又笑了道：『有了這些個業障，又那裏能脫身。有了英松，更離不了啦，明年再講罷。』

這時耕林已經泡了茶來，倒了一碗給他姊姊；自已也倒了一碗喝着。問道：『你好久沒回來了，今天又怎麼想着了家？』

『我亦實在走不開。』姑媽說。『聽說今年咱們這裏稻不見得好，有這話麼？到底怎麼樣？』

『唉！提起了，亦是悶人！他——』耕林夫人指了指耕林說：『這兩天不是爲這個老在家鬧着。』

『難道你沒有看見田裏那個樣兒？』耕林憂慮着說：『河裏的水多枯了，還有什麼

法子？一點兒都沒有望了！要不然，我能在家裏閒着？這兩天眞是忙的時候呢！』他提起了這事，就哭喪着臉。說着，拿出烟筒，裝了筒煙狂吸着道：『姊姊，你想，黃梅裏儘下了一個月雨，看看天好了，將秧插好，就一直到現在沒有下過一滴雨，咱們這裏，又是高田，到如今連河水多枯了，還有什麼法子？等着餓死罷！』

『那你預備怎麼辦呢？』姑媽細看着門外遠處的田說：『到秋天沒有收拾，不眞得餓死？』

『有什麼法子呢！』耕林歎息着說。『稻全枯死了，現在就是下雨，亦來不及了。我現在預備了些瓜種，要是老天爺可憐咱們窮人，等兩天下起點雨來，我就想再將田翻一下子，種幾畝地瓜，再種點菜。種好了，亦能賣幾個錢——要不然老這麼旱着，種什麼亦是不出，怎了呢？這些口子！——等着罷！……』

耕林夫人接着對姑媽道：『可不是爲這個，這兩天他在家裏尋事鬬氣。』

『唉！——』姑媽歎息着說：『要說，一家這些口子，亦是難。年成好，還覺得費力，不要

說荒年了。』

『姊姊說的話眞對！』耕林拍着手說：『你想，菊兒等這三個，就彀受用的了。一吃，就是三碗；可是一點什麼不會做；又是個女的，要她們這些個幹什麼用？蘭兒生下來時，我就想不要她，她媽一定不肯，說是要養着。——養着，就養着罷。現在，可要起命來了！』他咬着牙道：『我非得想法子叫她們走不可！——』

『自己生的，自己不養？——』耕林夫人接着說。『已經生了，棄了她不心痛？到底是自己的一塊！反正，將來逃荒我亦領着她們的。』

『還是我說一句公平話罷。』姑媽豪笑着道：『你們倆說的話，都太過了。自己養的孩子，自己不養，又叫誰養去？除非自己怕養，就不生。可是，孩子們老養在家裏，不比家裏有錢，亦不是事；我以為菊兒她們，亦大了，得想法子叫她們揀一件事做做，自己養活自己，不好麼？——』

『對啊！——』耕林不等她說完拍着手說。

『叫她們做什麼去呢？』耕林夫人歎息說。

『什麼事不可做？』姑媽斜過頭向耕林夫人說：『你看，城裏那些紗廠，絲廠，挑花，剪綢，什麼不是女孩子家做的事！』

『沒有人領着亦是難。』耕林夫人說。『菊兒罷，有了人家了，下半年就得打發她過去。芙兒年紀差不多，亦能幫着我做點事了；而且，自生了英松，家裏的事亦很多，我又得乳孩子，一個人幹不過來。要嚜，——還是打發英蘭外邊去。——可是，唉！這小小年紀就要叫她出去，我實在亦有點捨不得！……』

『英蘭今年幾歲了？』姑媽接着問。

『十二歲。』耕林夫人答。

『十二歲了？她都十二歲了！日子真過得快！』姑媽驚歎的說。『要說十二歲的孩子，外邊去亦不要緊了。——』

『對啊！』耕林跺脚的說。『我最不喜歡英蘭，就想法將英蘭打發出去得了。——』

他問姑媽道：『姊姊，你有什麼法子想沒有？』

『我麼？——』姑媽想了想道：『我在城裏的時候，有好幾家太太們，托我尋丫頭；你們要是捨得，我就把她帶去。反正有吃有穿。——』

耕林樂到跳出來道：『好極了！好極！就煩你把她帶去。——』

『你們要是捨得，我就把她帶去得了。』姑媽慢吞吞地說：『——可是不關我的事，將來不要又說我做姊姊的將你們的孩子給騙出去了。——』

『這怎麼說的！那裏能够！我們還得感激你不盡呢。』耕林誠切的說：『就一准了。姊姊，拜托你，明天將蘭兒帶去了。』說着對耕林夫人道：『——把蘭兒的衣服給收拾收拾。明天好跟着姊姊去。』

耕林夫人只聽着不作聲。

『你同她商量好了，只要她捨得，我沒有不肯帶她去的。』姑媽相着耕林夫人對耕林說。

『她沒有不捨得的。』耕林說。『她不捨得，我亦得這般辦！』他對耕林夫人怒聲道：

『你到底怎麼着？替你說把蘭兒的衣服收拾收拾，聽見沒有？』

『唉！——』耕林家的歎息着遲疑了半天，方才吞吞吐吐道：『蘭兒還小呢。……』

『什麼小？』耕林憤怒的跳了起來道：『十二歲的人還能算小？——你不願意，我亦得這般辦了。否則，你領着她們過活去，我不管——』說着火噴噴地坐在椅上。

在一個小靜默中，英菊英芙和英蘭提着一籃金花菜談笑着跳了進來。她們無意中看見姑媽，高坐在上面，就都叫了一聲，靠着她們母親坐下了。

『呀！——』姑媽瞧着她們說：『蘭兒都這麼高大了！……』

『到底怎麼着？』耕林怒擊着一下桌子問。蘭兒們都駭獃了驚視着他。

『隨你罷，——』耕林夫人微喟着說。『你的孩子，自然得由你吩咐，等等我就收拾去。——』

全室都靜默的相視着。

『那麼，一準這樣得了。姊姊，托你。』耕林對姑媽說。

『自然，——』姑媽答着。

『你什麼時候去？』耕林又問。

『我想明天一早趁班船走。』姑媽答。

他們談論了半天就吃晚飯。晚飯之後，姑媽和耕林在談着天，耕林夫人就抱着不快，在揀出英蘭的衣服，包成一個包；預備明早英蘭好跟着姑媽去。英蘭在一旁看着，便覺奇怪。就問道：『媽，將我的衣服包成一個大包幹什麼？——』

『叫你明早跟姑媽上城去。』耕林家的答。

『上城幹什麼去？』英蘭驚異的問。

『做丫頭去！……』耕林夫人感慨的答。

『做丫頭？——』英蘭一獃，問：『什麼丫頭？』

『就是到人家去幫人家做事，人家就給你吃，給你穿。——』耕林夫人包好了包，拉

着她的手說。

『那，——我不能去。』英蘭要哭了。『我又不認得人家，——我不能去！』

『蘭兒，你就去罷。』耕林夫人拍着英蘭的手說：『你爸爸叫你去，亦沒有法子。你要是不去，爸爸不打你？——還是去罷！』

英蘭只搖着頭伏在耕林夫人膝上哭。

『我的蘭兒，——』耕林夫人摩着英蘭的頭說：『還是聽你爸爸的話去罷，你要不去，爸爸又得發惱打你。而且，你在家亦沒有什麽好處。今年收成不好，將來大家還得餓起來呢。——英蘭，聽我的話罷，你好好兒跟着姑媽去。——』

英蘭大聲的哭着道：『餓死，我亦不去！——』

『放屁！——』耕林奮擊了一下桌子，洶洶地走了過來駡英蘭：『我要叫你去。不去！走你的路！我養不了你們這許多！——我非得打你這個小賤東西不可！——』耕林伸手要打了。

耕林夫人擋着道：『去就去，——又打她幹什麼呢？』

『你們又多鬧什麼呢！——』姑媽說着慢慢走了過來，拉開了耕林，將哭着的英蘭摟着，坐在床上；對耕林道：『什麼事又要你犯這麼大氣？你就那邊坐忽兒去，等我來勸她們。——』

『我看你去不去！』耕林咬牙着指着英蘭說：『你眞敢不跟姑媽去？看你有命沒有命？——』他說着憤怒地走到天前椅子邊坐下了。

『我的英蘭，不要哭，聽你姑媽的話。』姑媽說着拿出一塊手巾來，替英蘭擦着淚說：『跟我去是再好沒有的了。——』

『我不能去。』英蘭抹着淚輕輕地說。

『獃了頭！——』姑媽拉着英蘭的手說：『跟我去，反正得比家裏自由快樂；不信，你去了你就知道我對你說的都是好話。——我告訴你：一則，今年這種荒年，你亦得體諒體諒你父親。二則，到城裏去了，自己亦受用；有好的吃，有好的穿，比在家反正得好。城裏是多

麼好玩！而且，你要是不去，你父親得怎般恨你。看，剛才你父親那個樣兒，不已經得要打你了麼！好了頭，還是跟你姑媽去了好。聽見沒有？——』

英蘭默然地思量着，她異常的爲難。『不去罷，在家亦是得受爸爸的罪；亦沒有什麼好日子過。而且，爸爸是一準不許的。要是去罷，——唉！』英蘭想。『離了媽媽；這般好玩的家，又那裏捨得呢？並且亦不知道到底上那裏幹什麼去，亦沒有一個熟人，——』英蘭細細盤算着，終於想不出一個主意。她偷眼看了看父親，坐在那裏凶狠怒惱的樣兒，又不覺驚怖起來。想道，『唉！——瞧爸爸這個樣兒，我要是不聽他的話，在家亦沒有什麼好日子過，管他媽的，到那裏說什麼話！——去就去罷！』她想着又看見她母親默坐在那裏，想道：『我要離開媽媽，——唉！我可愛的媽！那裏捨得呢？——可是，眼瞧得自從弟弟養了，媽媽對我就大不如前，愈來愈冷淡了。將來，還說不定亦那般對我呢！……』她想到這裏，偷眼細細看着她媽，不覺又哭了起來。

『蘭兒，哭什麼呢？——』姑媽替英蘭擦着淚痕說：『我的好孩子！你不要儘哭，告訴

我，那裏不願意？——乖孩子，還是聽你爸爸的話，跟你姑媽城裏去罷。在家姊姊多，亦有什麼好處。——』

英蘭只是嗚咽着不做聲。

『到底願意不願意？將主義打定了——我的孩子。』姑媽摩着她的頭說：『還是跟我去的好。』

『問她幹什麼！』耕林遠遠說着，擊桌道：『不願意亦得把你帶去，——敢不去？試試看！……』

『蘭兒，到底怎麼着？你就說唦！——』耕林夫人無力似的說：『聽你爸爸的話，你不去亦得去。』

『去就去唦。』英蘭免強的說，淚珠接着拋了下來，伏在床上哭着。

『我說，蘭兒這孩子是聽我話的。』姑媽拍着英蘭的背說：『好孩子，不要哭；跟你姑媽去，是再好沒有的了。我還不帶姊姊她們去呢。——好孩子，不要哭。——城裏是很好玩

的呢！』

『英蘭，——』耕林夫人摟着英蘭說：『還是好好兒跟你姑媽去。實在，在家亦沒有什麽好處。到了人家，只要聽人說話，誰不愛你呢？——聽見沒有？過了幾天，就好回家來玩的。——不要哭了，早點睡，明天一早好跟着姑媽去。——』

『對了，早點睡，明天好早點起』姑媽說。『城裏好玩呢！……』

英蘭睡到床上。左思右想，終覺爲難，就嗚咽起來，直到夜午，方才累了入夢。

第二天早晨，英蘭無精打彩跟着大家吃過了早飯，耕林家的已將她的包裹收拾好了。她，只拉着耕林夫人的衣角，戀戀不捨地只叫着『媽——』

『天不早了，蘭兒，咱們走罷。』姑媽興冲冲地說着來拉英蘭，英蘭不語地提了她自己的包裹；在她放開耕林夫人的手時，心一酸，淚墜了下來。

『好孩子，有什麽苦呢？』耕林夫人跟着她們走，說：『不是去了就不能回家的。』

『走罷，班船快開了。——我們走了。』姑媽說着携了英蘭走出門去。耕林夫人和英

菊英芙，都跟在後面送她們。

『蘭兒，——』耕林夫人對英蘭說：『到了人家，得聽話，自己的衣服，常換乾淨一點。做事要勤。不要同人家噪鬧，碰人都得和氣。——聽見沒有？』

『我……我都知道！』英蘭嗚咽着答。

她們一羣一直走到河干。耕林夫人又分付了英蘭許多話。看看船要開了，方才領着英菊和英芙歸去。

英蘭遙望着她兩個姊姊跟她母親歸去，是何等的羡慕。她想：『我這回跟了姑媽去，不知何時才得再回來呢！——而且，到底上那裏去？城裏我一個人都不認得的！——』她想着又在墜淚了。

船漸漸移動了，到了河心，船夫勇奮的搖了起來。英蘭眼看着她所住的房屋，慢慢地向後退着。她忽然看見河干的一棵老柳，就是她時常和虎兒在玩的地方；想起前事，又歎息了一回，她看看她們的房屋，又看看老柳。船是走着，漸漸地她親習的一切隱進烟霧中

去了。

英蘭蜷坐在船的一角，思潮如船的在搖擺起落着。她覺得前途茫茫，好似飄蕩在無方向道路的雲霧裏。家是已經退到看不見了。何處是安身着脚的地方？現在所碰到的一切，人和事物，都是不認識的；只有姑媽，是比較的熟悉一點。現在是只有跟着姑媽了！姑媽好比似海裏的一座燈塔。一切——周圍的一切都是黑暗的，只有這是光明的一條路啊。

『英蘭，——』姑媽只見英蘭很無興地坐在她身旁，就拉着她的手說：『爲什麼這般不高興？你怕坐船麼？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沒有什麼不舒服。——』英蘭很無興的答。

『那麼你又爲什麼呢？』姑媽捧着她的臉問。

『不爲什麼。』英蘭微聲的答。『我不過老覺着心上不快。——我自己亦不知是什麼回事。』

『我的好孩子。』姑媽安慰她道：『你不是捨不得家麼？唉！在家又有什麼好處呢。姊

妹又多，你爸爸又不愛你；況且，今年荒年，下半年都沒有什麼吃的了！在家等着餓死？你父親一個人養你們這些口子，亦是怪可憐的；你亦得體恤他。自己在外邊，幫人家，又有得吃，又有得穿，什麼不好？出去了又好積幾個錢。——你在家裏有誰愛你呢，還是出去了自己養活自己，自由得多。——』

『唉！可不是麼！——』英蘭歎息着說。『自從有了弟弟，媽亦不如以前愛我了。』

『可不是麼！』姑媽拍手說：『還是聽我的話，好孩子。聽你姑媽的話，終沒有錯。』

英蘭嘆息着想道：『已經出來了，思家亦沒用，還是聽姑媽的話，到那裏再說……』

她想了想，也就將煩惱驅散了一半。就和姑媽談論起城裏的情形來。姑媽將城裏的如何鬧熱，如何富麗，一件件告訴英蘭。英蘭聽着，城裏這般好法，也就高興起來。

吃飯時候，她們就到了城裏。船靠在一座很大的橋旁。姑媽和英蘭跟着衆人擠上了岸。英蘭從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離開家鄉到城裏來過。她只聽着人們說，城裏是怎般好玩，何等華麗。她意想中的城市，也不過和別的鄉鎮一般罷了。這時，她時常念慕着的城市，竟

站在她面前；她方才相信人們時常對她說的確是不虛。城市的熱鬧，眞是出於她意料之外的，人們的多，竟好似鄉村間的草，走路時終能時常碰着的。而且，人們的服裝，不是鄉間的人們補一塊掛一條，都穿得好比新郎新娘這般體面。尤其是房屋的高大，像鄉間大王廟似的廣闊；可是高度，她沒有相當習見的東西可以來譬喻了。街中還有兩個輪兒的車，飛也似的跑着。再有，——這種最奇怪了！兩個輪兒順立着，一個人騎在上邊，不會倒；而且走起來比什麼都快，比飛雀都快些！這時的英蘭，歡樂極了。她兩只眼睛，像太陽般忙着瀏覽，

英蘭盲從着姑媽，最後走到了一所很大的房子前，一轉彎，竟大踏步的走了進去。英蘭看着這很大的房子，有些驚懼，不敢就走進去；因爲她時常聽見她母親說，城裏的大人家是怎般有規矩，不比鄉裏窮戶人家，要進就進，要出就出的。

『怎麼着？』姑媽看見英蘭遲疑着不走，就問，『跟我走啊怕什麼呢？……』

英蘭臉一紅，顫抖着跟着她姑媽走了進去。她只覺着穿過了一條很長的衖堂暗到

像黑夜這般的；只有兩邊一個個透出很熱鬧聲音的門是亮着，在她眼邊經過。差不多走了半街，個堂姑媽彎進一個門去，經過了一個天井，拉過簾子走進一間屋裏去。英蘭也跟着走了進去。

『李奶奶你來了？』英蘭看見一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穿得很體面的，迎上來拉着姑媽說。

『我來了。』姑媽笑拉着她的手說：『秋桂，太太在房裏麼？』

『在房裏呢。——』秋桂笑說着拉着姑媽的衣角，走進左耳房去。

『英蘭——』姑媽踏上了房裏的地板，又回過來對英蘭說：『你在外邊坐，忽兒，等會我叫你。』

英蘭答應着坐在中間椅子上。她細細察看了回這間房子，她只覺既高大又美麗。牆面上都雪白；一根根柱，巍立在壁裏，亮到發光。

『英蘭，——』姑媽喊英蘭。

『來了，——』英蘭拉着姑媽的手跟着走了進去，她一眼看見了房裏有兩個人在。一個，年紀大些的婦人，靠在一張榻上；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坐在一張方桌前的椅子上在弄骨牌。

『這是太太，這是小姐，——英蘭，叫呀。』姑媽指了指她們，叫英蘭叫。自己就坐在靠旁門口的小方凳上。

英蘭照着她姑媽所說的叫了一聲，很覺難爲情，小臉兒紅了起來，靠在姑媽身上。小姐回頭過來細細看了看英蘭，對太太道：『媽，你看這小孩到頂體面的。』

『是啊，——』太太說着問姑媽道：『這孩子叫什麽？』

『叫英蘭。——』姑媽帶笑着說。

『幾歲了？』太太細視着英蘭又問。

『今年十二歲了。』姑媽又答。

『十二歲的孩子，要算高大的了。』太太說着，喊站在房門口的秋桂道：『秋桂，替我

捶腿來。

『是啦，——』秋桂答應着搬了一張小凳，坐在榻前輕輕地替太太擊着腿。

『英蘭比咱們的秋桂體面呢。』小姐看看秋桂又看看英蘭說。

太太小姐以及秋桂，都注目瞧着英蘭，蘭兒被她們看到不好意思，紅了臉一笑，伏在姑媽身上。

她們都轟然地笑了。

『到底鄉下小姑娘臉嫩，怕難爲情。』太太笑着說。『你們不要老瞧着她了。』

『她有爸爸媽麼？——』小姐問姑媽。

『小姐說得好，一個人怎麼會沒有爸媽呢。』姑媽笑着說。『她爸爸媽都活着呢。只因今年荒年，她姊妹又多，實在養不了這許多；沒有法兒，叫她出來幫人家糊張嘴。——』

『這孩子倒頂好的。』太太無力似的靡着太陽竅說。『等忽兒你領她到胡姑太太那裏，姑太太一定能愛她的。——』

『本來是胡姑太太那回來了要叫我替她尋個小丫頭，我才把她帶來了。等一忽兒，我就送她去呢。——』說着，姑媽對英蘭道：『你在這小凳上坐刻兒，我去泡點飯咱們喫了飯，好到胡姑太太那裏去。』她說着站了起來，叫英蘭坐下了，自己走出去泡飯去了。

英蘭坐在凳上，恐怕她們又要說她，就面着牆角。等了一刻，將眼斜過去偷視她們時，太太躺着睡了；秋桂也快要合眼了；小姐，只在弄着骨牌。她就回了過來細細地看着房裏的一切。她只覺得這種美麗貴重，是她有生以來，就是在夢中也沒有看見過，像殺羊時羊肚子裏流出來的紅紅綠綠的一切。

『英蘭，』她姑媽站在房門外喊：『來，咱們吃點兒東西，等會好到姑太太那裏去。』

『來了，』英蘭答應着走了出去，跟着姑媽到間很大的廚房裏去喫飯。

她們喫過了飯，洗過臉，就一同到姑太太那裏去，英蘭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只覺得跟着姑媽出了大門，轉了無數的彎，又走進一所大房子裏去；穿過幾個院落，走進了一個月洞；月洞裏面却是一個小花園；她們沿着廊走到了一所小洋房面前時，洋房裏跳出一

隻小洋狗來只對着她們亂叫一陣。英蘭駭得只向姑媽腋下鑽，幸而又一個中年婦人聞聲走了出來。

『唷！我說誰來了呢，原來是李奶奶。』那婦人看見了姑媽說着。接着喊狗道：『花兒，去！——』花兒也就搖着尾兒跳進去了。

『胡奶奶，』姑媽拉了拉那婦人的手道：『好久不見了；姑太太在家麽？』

『在家呢。——』胡奶奶指着英蘭問道：『這是誰啊？』

『這是我姪女兒。』姑媽說着，和胡奶奶拉着英蘭走了進去。

『太太在樓上呢。』胡奶奶說着，她們一同跑到樓上。『太太，舅太太家的李奶奶來了。』胡奶奶走上了一步，對着東首的一間房裏說。

『誰啊？叫她進來。』房裏一個嫩小的聲音說。

她們就都走了進去。英蘭的小眼珠，對四方一轉，覺得比剛才那個太太的房更要華麗潔靜些。一個瘦黃的中年太太，整個兒坐在一張皮椅裏；手裏拿着一本書在看。

『姑太太。』姑媽對那太太請了一個安。『我們太太問你好。』

『原來是李媽。坐罷。』那太太點了點頭問道：『你家太太這兩天好？——』

『謝謝你，她這兩天很好呢。』姑媽說着，坐在房門旁的小凳上，

『這是誰啊？——』那太太指着英蘭問。

『這是我的姪女兒。』姑媽笑着說：『上回姑太太不是叫我尋個小丫頭麼？這是我的姪女，因為今年荒年，家裏沒有喫的，我把她帶來了。——』

『你倒還記着呢。』太太就將目光移到英蘭身上道：『很好，你留在這裏好了。她家有什麼人？——』

『她爸爸媽都活着呢。』姑媽說。『還有三個姊姊，只因家裏窮，她爸爸養不了這許多女孩子。』

『你今年幾歲了？』太太問英蘭。

『我今年十二歲了。』英蘭很覺難為情地答。

『你叫什麼名字？』太太細看着她問。

『我叫英蘭。』英蘭答。

『這孩子倒頂好的。』太太轉頭對胡媽說。又對姑媽道：『這個孩子，我倒很愛她；你留在這裏罷。』

『是了。』姑媽答着笑了一陣道：『終得靠姑太太教養，不要說她娘老子感激你不盡，就是我亦得感激姑太太呢。』

『胡媽，』太太對胡媽道『你去尋兩件大小姐的舊衣服，領她去洗個澡，替她換上。』

胡媽答應着領了英蘭走出去時，姑媽就告辭了姑太太一同走下樓來，走進一間下房去。下房裏還坐着三個婦人，在談笑；看見她們走了進去，都站了起迎着她姑媽。姑媽，就一個個指給英蘭認，這是張奶奶，這是王奶奶，這是于奶奶。她們就在床上亂坐着，亂七八糟講了一陣。最後，姑媽拉了拉英蘭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去了。英蘭你就好好兒在這裏。太太，少爺，小姐們說的話，你就該聽。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聽見沒有？——』她說着站

起來要走了。

『姑媽，——』英蘭牽着姑媽的衣角要哭了。

『什麽？——』姑媽問。——『好孩子，好好兒在這裏，總得聽人說話。知道不知道？』

『姑媽，——』英蘭落淚說：『這般生，我一個人都不認得的。——』

『好孩子，你等兩天就熟了。』姑媽說着對衆人道：『衆位姊姊們，我姪女兒年紀小，終得姊姊們包涵教導。我可要去了。』姑媽說着又替英蘭說了許多話，竟自去了。

『現在一個親近些的人都沒有了！……』英蘭看着她姑媽去了，心一酸，淚接着落了下來。

從此，英蘭在胡家做了一個小丫頭。

英蘭非常的憂慮，因爲起先太太是很喜歡她，胡媽們對她也很愛護；可是不幾天，太太對她漸漸地凶狠起來，一個不留心，就很得駡她，甚而像要打她的那個樣兒；而胡媽們對她，也冷淡了許多。更加她最所怕懼的，是那些小姐少爺們。就是無事，他們都得將她取

笑，或打着玩。她想，將來他們更加得不知怎麽對待她了！可是她現在好似一隻已經進了籠子的小鳥，喫着他們的食料，只得由他們玩弄，指使，欺侮着。

一個體拜的早上，英蘭一早——比誰都早，就起來了。自己先跑到廚房裏洗了個臉。這時，廚子張師父也已起來，在燒着早飯；她就坐在張師父一旁沒七沒八瞎講着烤了一刻火。——她來了幾天，和他們也漸漸地熟悉了。就先到太太房裏，掃地，抹桌，洗茶杯，刷鞋子，倒痰筒，等等……：收拾了一陣。看看一切都妥當了，就輕輕地走了出來。——因為這時老爺太太還睡着呢，再照樣的將大小姐的房，也收拾潔靜了；就還到自己房裏，拿出梳頭像具來，梳好了頭，歸置好了，就跑到小洋房前草地上，一個人想着。在家裏時，雖沒有好喫好穿，可是很自由的；現在，就不然；什麽都得照着人家說的做了！爸爸雖狠，可是有時候他們這一群更凶呢。她想到這裏，不覺墜起淚來。這時，花兒和她很熟了，搖着尾從遠處跳了來，和英蘭玩。英蘭摩着花兒的背道：『花兒，我還不及你呢！……』她又想起以前人們都說，城裏是何等好玩；但她來了這麽幾天，連門都沒有出過呢。她同花兒玩着，這般亂想。等

了等，覺得起來了半天，肚子有些餓了，就跑到廚房裏去喫兩碗粥。她剛要喫第三碗時，聽見胡媽在喊道：『英蘭，——大小姐起來了。』英蘭就放下了碗，一直跑到大小姐房裏。這時，大小姐還睡在床上呢。聽見走路聲，就問『是誰？』英蘭答應着，大小姐叫她去打臉水；英蘭就去取了一盆臉水來。等了半天，比英蘭大二歲的大小姐方才起來；摸了摸水，隨手擊了英蘭一下頭道：『渾蛋！怎麼取來這麼冷的水；換去！——』

英蘭托起臉盆道：『取來的時候，很熱的；取來了半天，不就冷了麼？』

『放屁！——』大小姐又重重打了英蘭一下道：『誰叫你老早取了來？』

英蘭也不敢辯，忍着痛去換了一盆面水來。

『叫胡媽來替我梳頭。』大小姐想想還有點氣憤，又打了英蘭一下說。

英蘭忍着淚，跑到下房去喊了胡媽。想起還有一碗粥沒有喫，就回到廚房；摸了摸粥，早已冷了；端起來就喫。喫不到半碗，聽見樓上又在喊了；就三脚兩步又復跑到大小姐房裏。

『叫你去喊胡媽的，你把她喊來了，你自己就不來了。』大小姐罵。『你這小東西，又不知在底下幹什麼事。可惡東西，站在這裏！敢動！』

英蘭站着好似木偶道：『我因爲盛了一碗粥，怕冷了，去喫粥的呢。——』

『什麼？』大小姐站了起來又打她道：『我們都沒有喫呢，你到已經在廚房喫了。』

『得了，隨她去。』胡媽勸。『一個小孩子不懂得，下回叫她不准如此就得了。』

『好！好！——』大小姐坐下了說：『等等我不告訴太太打死你這個賤骨頭！』

『英蘭，』對面房裏太太又在叫了：『取臉水。』

英蘭答應着，到太太房裏拿了一只臉盆下去取臉水。趁便就將剩着的半碗冷粥喫了，托了臉水到太太房裏；侍候着太太起來，擦好臉，就到廚房裏將她們母女的點心早飯托了上來。

太太和大小姐吃着早飯時，英蘭站在一旁侍候着。太太問道：『兩個少爺起來了沒有？』

『起來了罷。——』英蘭答。

『這時候在那裏玩着呢？』太太又問。

『我亦不知道。』英蘭答着，替大小姐添了一碗粥。她非常驚怕，恐大小姐將她先喫早飯的事告訴太太，她直立着看着大小姐的嘴，是否要說。其實，大小姐忙着喫早飯，也沒有功夫來說，而且，方才的事，或者早已忘記了。

『英蘭，去看看兩個少爺在那裏呢。叫他們不要在外邊鬧。』太太說。

英蘭答應着，滿處去尋了一陣。看見兩少爺在後園池畔玩呢。英蘭就喊道：『大少爺二少爺，快不要在池邊玩，墜下去呢，太太叫我來尋你們的，叫你們不要亂鬧。——』

『你管得着麼？——』大少爺和二少爺同聲的說。

『我可要告訴太太去。』英蘭說。

『敢？』兩個人說着都要來打英蘭了。『你要告訴太太，我們不要你的命！——』

英蘭就逃着跑到樓上，將他們在池畔玩的事告訴了太太。

『你快點兒去叫他們上來。』太太急着說。『要是墜在池子裏，怎麽辦！快去，快去，胡媽她們呢？怎麽亦不管他們！——英蘭快去！』

英蘭答應着跑到少爺那裏喊道，『快來，——太太叫你們呢。——』

『好！好！叫你不要告訴，你去告訴了。』他們兄弟倆說着，就跑來將英蘭亂打了一陣。

『我們不去怎麽着？』

『就去罷，太太叫你們呢。——』英蘭只得隨他們打着，也不敢回手。

『不去怎麽着？』他們倆掐着英蘭說。

英蘭被他們掐得要哭了，就逃走道：『得得，——我不管，我告訴太太去。』她一直逃到樓上，對太太道：『太太，我叫他們，他們不來。——』

『怎麽不來！』太太着急說。『快叫胡媽去，把他們兩人領來。——來，這小丫頭，叫你做這麽一點小事都做不了。——快去！』

『是了！——』英蘭答着，下樓去尋了胡媽，方才將他們兄弟倆叫了來。

『怎麼我叫英蘭來叫了你們，你們都不來？』太太問他們。

一個大些的大約有十一二歲光景，對他母親道：『英蘭只說叫我好好兒玩，又沒有叫我到這裏來。而且，她還打我來了——』

『可不是麽！』小的接着說：『英蘭打我好幾下子，我的手還痛呢。我本來就要來告訴媽了。』

『好，好，』太太移過她尖利的目光，對着英蘭道：『原來這樣！我說我叫他們，他們怎敢不來。你這小丫頭，竟敢打起少爺來了。好，好——來了只這幾天，就這麽可惡，將來還了得！——』太太說着，已經站了起來，去取一支雞毛帚。——

『太太——，』英蘭搖着手說：『我，我，……我沒有打他們，還是他們打的我。……』

『放屁！——』太太用力的使雞毛帚打了英蘭一下道：『難道他們還說鬼話？』接着狠命的打了英蘭幾下。英蘭痛到蹲在地大哭了。

『還哭？——』太太說着又打。

英蘭雖痛着，只不敢哭；蹲着嗚咽。太太打完了，到房裏梳頭去了。人們都散了，她就輕輕地走到房裏，伏在自己床上大哭了起來。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這般狠命的打，就是她父親也從來沒有這般狠命打她過，她迴想到母親那般的愛護她，現任她在外邊受這般苦楚，而且是這種寃屈的事；在家裏時常和虎兒放牛折柳玩着，多麼自由；現在虎兒仍舊在家游散着；她好比關在籠裏的鳥，受着人家的管束。可恨的姑媽竟領她到這裏來過這種苦痛的日子。她又想到姊姊英芙和英菊是仍舊能在家伴着慈愛的父母；獨有她，要出來喫苦。她要想逃回家去，不要說家裏不認得，連姑媽處去的一條路都忘記了，只得困在此受她們的打罵了。……她愈哭愈利害起來。可憐的小英蘭，現在她是一無援助，好比孤立在海中心的小島，備受着四面的圍擊。她又好似雲中的一只孤雁，何處是靠得住的歸宿呢。

『英蘭——』胡媽從外邊走了進來，看見她這麽痛哭着，道：『不要這麽儘哭了，等會太太聽見，更得打你，——本來那些大少爺們，太太愛到啣在嘴裏怕化的，你那裏毅得

上打他呢。下回記着，不要去碰他們。不比在鄉裏，同伴玩的孩子；他們是少爺，你是個小丫頭。——』

『唉！胡奶奶！』英蘭抬起頭來說。『我那裏敢打少爺們呢？實在……他他……們打我了！……』

『下回你就少同他們在一起。』胡媽說。『得了，快不要哭了。太太最忌的是哭，要是給她聽見了，還得狠狠的打你呢。不要哭，一忽兒就得開飯；開飯的時候，太太看見你眼睛紅着，還得說你咒她呢。——得了，不要哭了，起來罷。——』

英蘭只得抹乾了淚痕，掠了掠髮，仍舊走到樓上去侍候她們。

從此，她們是時常要打英蘭了。

英蘭再覺苦惱的，是在晚上，得從樓上走到廚房及她房裏，須得經過很黑暗而可怕的場所。她又不敢聲張，只壯着膽，一股勇氣衝過她所怕的處所。一個晚上，大約有十二點光景了。她侍候了最後的太太睡上床之後，將門自內而外一重重關，走到樓下，要回到她

睡的處所去。她在穿過客廳時，聽見長桌上響了一響。這時，全宅的人都睡了；她非常的驚駭，只將眼一撐，提了股勇氣，終算衝了過去；走到花園旁的廊時，看見假山旁一只很大的東西，跳了過去；這時她再沒有勇氣可提了，覺得心一驚，毫毛一根根的直立了起來；好似有什麼東西在她後面跟着追她；接着她的心就很速的亂躍起來。她就拔脚的跑，一直跑到她房門口，衝了進去。

『幹什麼呢？』房裏的人都睡着了，只有王媽還醒着，她聽見驚惶的聲音便問。『這般大驚小怪！』

『王奶奶，可……可了不得，駭……死我了！』英蘭一直跑到王媽床前，驚駭得話都說不出了。

『什麼呢？——』王媽問。『倒駭我一跳。』

『什麼事大驚小怪？』張媽也被駭醒了問。『我正好睡呢。——』

英蘭定了定神道：『我從樓上下來，客廳裏是在響着；走過假山時，看見很大的黑刺

刺的一個東西，在跳着。——駭得我——』

『不要胡說八道了。』胡媽也醒了，翻了一個身說：『得了，睡罷。不要說神說鬼的，太太知道了，又該罵了，左不是是你眼花罷。』

英蘭聽着胡媽的說話，不敢再響了；只去舖好了床預備睡。

『英蘭——』張媽大笑了一陣道：『你看見什麼？不要是狐狸精罷？這大房子裏，狐狸精多着呢。我可也曾看見過一回，也是黑刺刺的，有大狗這麼大；晚上，就出來了。——』

『可不是麼！』王媽也笑着說。『夜裏還得出來壓人呢，比什麼都重！你這般一個小丫頭，要被他壓幾回，就得壓死，——』

『眞有的麼？』英蘭非常駭怕，一雙小眼珠四壁轉看了一周說。『可了不得！——』

『誰騙你呢。』王媽接着鄭重似的說。『他還得親人家的嘴，摸人家的頭。——可怕極了！』

『得了！』胡媽對英蘭說：『不要聽她們的，你好好兒睡你的得了。這裏那來狐狸精，

她們都騙你。你剛才不是眼花，就是看見一只大貓。——王奶奶，你們多大年紀了，還得騙她？她駭她這麽一個小孩！——睡罷，不早了，不要咬舌了！——英蘭，睡罷，不要聽她們的話，明天一早就得起呢。——』

『睡了。——』英蘭答應着睡上了床。等了半天，總覺得睡不着，她只記念着剛才王媽所說的，她非常恐懼，恐怕狐狸精來親她的嘴，或者來壓她。她就將棉被來蒙了頭。同時，又很覺得熱，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聽見客廳上的鐘，已經打了一下，她接着又聽見屋外好像有什麽東西在響着，立刻她的心很驚惶的跳了起來。她逼到無可如何了，方才喊了一聲。『王奶奶，——』誰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她，她更覺恐慌了，又喊了許多『王奶奶，——』

『幹什麽呢？——』王媽沒有醒，到把丫頭媽喊醒了：『你這小丫頭！』她懞懞地罵：『半夜三更，鬧什麽魂！人家不要睡麽？——』

『我……我怕呢！』英蘭微聲說，要哭的樣兒。

『怕什麼呢？這個孩子！』于媽罵。『這麼半夜三更，鬧你娘的魂！再鬧，我明天告訴太太。』

英蘭既恐怕，又恨。不覺又想到白天太太打她的事，就嗚咽了起來。心上一苦，把怕的事倒忘了。直哭到沒有了餘力，方才漸漸睡去。

英蘭所感受的痛苦，是與日俱進。到後來，就每日總得受一二次的痛打。太太把她當做出氣物，每當着氣憤的時候，或者賭錢輸了，就拿她來出氣。少爺們呢，把她當做一個玩具。有的時候，和她玩耍着；有的時候，就打着她來玩。她也不敢反抗，只得隨着他們處置。她到哀苦的時候，就躲在床上哭一場。這次，又是她的意外之災。

一個冬至的早上：她在天剛微明的時候，就起來了。因爲昨晚太太臨睡的時候交代她的，叫她一早起來後，就得將客廳上房……等都收拾起來。她記憶着這件事，在天還未亮時，已醒了；睡在床上，瞎想了半天；看看天有些微明，就爬了起來。這時天氣非常之冷，她將衣服穿上身時，好比着了一件冰衣。她抖抖的坐了一刻，就滿穿了起來，着上了鞋子，開

門出去。風像無數的針，從衣縫裏一直鑽進肉裏去。她打了個寒顫，就到廚房裏想去烤火；誰料到開開廚房門一看，連大司父都沒有起來呢；就仍舊還到客廳上，四面看了看，滿處用雞毛帚收拾了一下；就拿了臉盆到廚房取水去。一看，水缸裏滿凍了冰，拿勺柄打也打不破；就到天庭裏井旁邊去吊了一桶水，吊繩的冷，冷到像一條冰一樣。她將水吊了出來，將手靠嘴唇呵了半天，就端到客廳裏；拿了一塊抹布，在冰冷的水裏絞了起來，將滿處抹乾淨了，於是再到太太房裏，大小姐房裏，照樣的擦抹乾淨了。她看看各樣都舒齊了，手指也麻木到像不是自己的手指了。這時，天已大亮，張媽王媽……等都已起來。園裏，已滿照着太陽。英蘭覺得冷得非常，手指凍到心在酸痛着；脚麻木着，來到花園裏太陽底下烘太陽。不一忽兒，樓上又在喊了，英蘭又奔走着替她們取臉水，梳頭，開早飯；直到將要中午時候了，英蘭既冷又餓，肚子覺得餓到空洞洞地難過。把上半天的事都做完了，方才得到廚房裏去喫早飯。這時早飯已經盛在碗盆裏了，她盛了一碗粥喫時，已經冰冷的了；沒法，也只得喫了兩碗；又復連忙跑到樓上去侍候她們。因為今天是冬至，太太們的頭，更加梳得

慢；直到二點鐘時，方才將頭梳好，就忙着開飯。英蘭將飯開好，站在一旁侍候着添飯，她身上穿的衣服單薄異常，很覺寒冷，在顫抖着。

『英蘭。——』太太喫着飯一眼看見英蘭站在一旁顫抖着，說：『你幹麼祇是抖擻着？——』

『我……我冷，』英蘭無神地答。

『放屁！——』太太駡：『你這個東西，賤骨頭！不打不成人，非得打不可。你想，穿這麼些衣服，還冷？等等給人家看見了，還得說我待你刻薄，衣服都不給你穿；其實，不知是你裝樣。——還抖擻着？——』

英蘭只得忍着冷不敢抖擻，『唉！——』她眼看着他們——太太小姐大少爺……等，在喫着很暖熱的暖鍋；她侍候着受凍，甚而至於抖擻都不許抖擻，她異常覺得難過，她想：『人們是一樣的，爲什麼他們這麼坐着喫，而我呢，得替他們添飯？因冷着抖擻，都得駡我？唉！在家裏受這苦麼！——』她正在想時，小姐喫完了一碗飯，在擊着碗喊她添飯，她並

沒有覺到，直到小姐憤怒到喊了。

『英蘭，——』小姐擊了好幾下碗，不見英蘭答應，就罵：『你這個小丫頭，想什麼呢？連添飯都不來添了！——』

英蘭被她喊醒了，連忙去接碗時，頭上已經被小姐擊了一下，『小渾蛋，愈喫愈獃了』！

飯後，許多人都忙着晚上的祭事，英蘭伴着小姐們在裝小盆。裝好了幾盆蝦，火腿之類；因爲做糰子的粉和好了，就都擠到後邊做糰子去。中屋走到一個人都沒有。坐在桌子底下的花兒，看看一個人沒有，就鑽了出來，爬上桌子，將裝好的一碟火腿，滿喫了；搖着尾跳向院外去了。

她們一羣將糰子做好了，回到中屋時，看見火腿碟裏的火腿一片都沒有了，就都噪嚷了起來。有的說一定被花兒喫了，滿處尋花兒時，不見花兒的影子，有的說被小貓喫了，可是全宅子是沒有貓的，於是她們的視線，就都集到英蘭身上。

『哼！——』太太眉毛一立，手一揚，指英蘭道：『除了你這個賤丫頭，還有誰？』她說

着時已經打了英蘭一下嘴唇，『一准是你偸去喫了。』

『對了！對了！——』小姐等都附和她。『除了她，還有誰偸喫呢？——』

『我沒有。』英蘭驚顫地辯。『剛才我一直不是跟着太太在看做糯子麽？——我眞的沒有。』

『除了你還有誰？』太太轉身說。『我這時候忙着，也沒有功天來打你；沒有別的，今天就罰你沒有晚飯喫。——』

果眞，他們在晚飯時；太太分付王媽們，不許給晚飯英蘭。並且說，倘誰叫她喫晚飯，就罰誰一個月的工錢。自然的，太太說的誰敢不聽！結果英蘭飢寒了半天，而希望了好幾天的冬至夜飯，竟沒有得喫；還得忍着飢寒直侍候到太太等睡。都睡了，她覺得實在餓得難受，就輕輕地跑到廚房門口，想進去盛碗冷飯吃；心裏又是駭怕，又不敢拿燈，只瞎摸着。摸了半天，摸着了門環，可恨，可又被大師父給鎖上了；只得忍着餓回到房裏鑽上床睡。她想想又氣，又餓，又冷，就哭了一陣，哭到心懶時，聽聽人們都睡着了，只有窗外的風，怒號出各

種可駭怕的聲音來。

漸漸地，英蘭做丫頭的經驗稍微有了些；而且對於這般暴酷的境地，也成了習慣，不以爲苦了。照這般隨便地過了好許多時候。但一次，又發生了一件更可悲苦而且使她永遠不會忘記的，終於因此脫離了丫頭的生活而還到家裏去的事。

一天早上，太太起來後，忽然覺察到昨晚睡時放在桌上的飾器中少了一只鑽寶戒指，而且是她最所心愛的那一只；就滿處亂尋了一陣，只不見有戒指。胡媽及英蘭等聽見太太失掉了戒指，不約而同的都會集了來，你一言，我一語，紛紛議論着。

太太思量了忽兒，首先述她遺失的經過了，她道：『我明明記得，——』她說着，同時，演着手勢。『昨天我睡的時候，——那時誰都睡了，只有英蘭在關窗戶。——將戒指耳環……等都放在這裏靠床的桌子上的。怎麼今天一早就會沒有了？——』

『對啊！這一定不能是外賊，要是外賊，不把桌上的全給偸了？』于媽接着諂相地對太太道：『太太，你細心訪察得了，戒指一定還沒出門在家呢。』

『話是對的，』胡媽現出驚怕的樣兒道：『可是，咱幾個人都在這裏，誰又要偷一只戒指呢？——』

『不要是太太你放忘了吧？』王媽接着在尋的樣兒說。

『那怎能夠呢！我親手放的東西，難道睡了一夜就忘了？——沒有的事！』太太思索的說：

『就是放忘了，總在這間房裏；可是什麼地方都尋到了，怎會沒有！——』

『咱們再尋尋看，或許掉在什麼地方；總不至於眞的偷了——』胡媽又說。她們這許多人就又滿處尋了一陣。什麼地方都尋到了，只不見有什麼戒指。

『那裏有？』太太很生氣的坐在床上說：『一定是給人家偷去了！』

『可不是！眞奇怪，沒人拿會上那裏去呢？』胡媽說。『太太，昨天你到底戴了沒有？』

『自然是戴的。』太太自信的說。

『昨天太太喫飯的時候，我看見太太是戴着的。』于媽說。

『可是會上什麼地方去呢？』胡媽眯着眼說。

『眞是奇怪！從來沒有少過東西。』太太說。

她們都靜默了忽兒各人想着各人的。

『這不是奇事！』——于媽說。『我以爲——可是我不知道你們贊成不贊成。——現在時候還早大家都沒有出過門；要是誰偸了，准還藏在那裏；咱們就搜一搜；搜着，那最好沒有了；要是搜不着，亦是表表咱們的心跡。——』

『好極了！——』衆人不等她說完，就附和着。於是她們一羣，就一齊湧到下房去。各人的箱子裏，床上，包裹，帳頂上，褥子底下，棉被裏，甚而至於破鞋子裏，……等等：滿處搜過來了，鬧得一個亂七八糟，終於不見戒指，她們也就停了從新議論起來。

『這個戒指是我最所心愛的，覺給偸走了！』太太憤怒地說：『我非得尋着不可！』

這時衆人都很驚恐地想脫掉自己的嫌疑。

『奇怪！會跑什麼地方去？難道能生了翅膀飛去不成？』——于媽首先說。『照太太說的：說是昨晚咱們都睡了的時候還有着。那一定是今早失掉的！——反正我今早一早就洗

被，沒有空而且太太房裏，我也不大去的。……』

『可不是麼！』胡媽也接着說。『我非得等太太梳頭的時候，才到太太房裏去呢。』

『我一早忙着小姐少爺們上學，也沒有一點的空——反正偷的人肚裏得知。——』

英蘭站在一旁，聽見她們說着自己，又不敢說；並且今早實在只有她是在太太房裏收拾的，她自覺衆人的口氣，漸漸移向她來，她驚顫着好似待決的犯人了。

『奇怪！眞的能長腿溜了？我想反正有人偷的。』太太說着心一動，想起來什麼似的，就轉過頭來問英蘭道：『你早上擦桌子的時候，我好像聽見你在看什麼似的；——那時戒指還有麼？』

太太說着時，衆人的視線就都集到英蘭身上。

這時英蘭驚懼到面色也變了，遲遲地答道：『我……我也沒有留心啊！——』

『哼！——』太太冷笑了一聲，『每天早上只有你是在我房裏的，除了你有誰進來？……我想還是你的大分。——』

『我那敢呢——太太。』英蘭要哭了。

『于媽，——』太太怒聲說。『替我搜——把她的衣服口袋裏滿搜一下。』

『可不是麼！』于媽說着搜英蘭的衣袋。『太太房裏，只有她是時常在那裏的；別的人，非得太太喊時才去呢。——』于媽將英蘭身上滿搜過了道：『太太，沒有什麼。——』

『沒有？——』太太又思量了一下道：『把看門的高升喊來！——』

于媽答應着與匆匆去了。

英蘭更覺恐懼了。她想到別天從沒有出門一步，可巧今早是出去買過三個銅板頭繩。她知道今天的苦楚，一定又是免不掉的了。

不多時，高升來了，很恭敬的站在一旁。太太便問道：『今早有人出去過沒有？』

『沒有，——今早我一直是坐在門口。』高升說着思索了片刻道：『只有英蘭是出去過一次的。我問她爲什麼出去，她只說是買頭繩去。』

『嚇！——』太太對英蘭釘了一眼，又問高升道：『出去有多少時候？——』

『沒半個鐘頭，就回來了。』高升答。

『我知道了，你去罷。——』太太說着對英蘭道：『跟我來！——』她說着就走。英蘭只得抖擻着懷着恐懼，跟太太走到中屋。

『你到底偷了沒有？』太太坐定了問：『直說，現在藏在什麼地方。你說了，我不打你。』

『太太，我眞的沒有偷。——』英蘭哭聲的答。『我要偷他幹什麼用呢？——』

『嚇嚇！——』太太可怕的冷笑了一下。『除了你，還有誰？快說出來！我沒有功夫等你！——好！好！你這小渾蛋，愈來愈能幹，竟偷起東西來了！——』

『太太，我實在沒有偷！——』英蘭哭喪着臉跪了下去說：『我能賭咒；我要偷了，天打死我。』

『什麼？你的嘴到眞學老了！——』太太變大了聲音說：『我看非得打，就不肯招了。——于媽，把雞毛帚拿來！——』

于媽去拿了雞毛帚來，對英蘭道：『得了，你就實說了罷。到底藏在什麼地方，免得皮

肉受苦。』

『于奶奶，我眞的沒有偸，又叫我招什麼呢。』英蘭墮淚說。

『除了你，還有誰？嘴還這樣硬！』太太接着雞毛帚說着，不管什麼，將英蘭亂打了一陣。嘴裏只問着：『你說！——你說！……』

『我實在沒有拿，太太！——』英蘭哭喊着，痛到在地上打滾了一陣。她只覺得竹鞭如雨點般在她身上着過，立刻一條像着了刀痕的痛。她只覺滿身痛着，什麼都遺忘了。

『藏在什麼地方？』太太打到無力再打了，就停了手問。

『我，……我實在沒有偸啊！……』英蘭痛哭着答。她將手摩着在痛的地方。

『你還沒有偸！』太太狠眼釘着英蘭問：『除了你，還有誰？——我問你：到底藏在什麼地方？』

『得了，英蘭。』于媽在一旁不關痛癢的說：『免得又皮肉受苦，太太又費了力，她又這般痛，實說，太太房裏的東西，除了你還有誰偸呢？』

『唉！——』英蘭悽慘的長歎了一聲道：『我實在沒有偷，——太太！……你你……就是打死了我，我也……也沒有偷！……』

『好，好，——難道我屈說你？——』太太又打了她一鞭，對于媽道：『去尋根繩子來。我今天非得要我的戒指不可！——』

『英蘭，你就說了罷。——』于媽對英蘭說了，去拿了一根繩子來。

太太親自動手，將痛哭着的英蘭，緊緊繫在柱上；將雞毛帚一揚，問英蘭道：『說！——藏在什麼地方？——』

『我……我的太太，我實在沒有偷！』英蘭膜拜着手說。

『還沒有偷？——』太太說着，又用竹鞭將英蘭亂擊了一陣。

英蘭這時身體失了自由，只好隨她擊着；只用手來護着臉，哭着喊：『阿喲，啊！……』

無情的鞭子，隨意的着了英蘭的手；英蘭將手一縮時，第二鞭又着了她的鼻子；鼻子裏就流了許多血出來。英蘭只掩着鼻哭：『我的媽啊！……你在家……裏……又又怎會

料……料到你女兒在這裏受……受這般痛苦？……我的媽啊！……』

太太停了手道：『我這時要喫飯了，也沒有力再來打你，你好好兒等着罷！——』她說着對于媽道：『我肚子倒打餓了，飯沒有好，拿粥來喫。——』她說着就回到房裏去。

英蘭哭着，抹着鼻血，看看又哭。『我的媽！——我還是死了，免受這般痛苦！……好狠心的姑媽，你……你你將我送到這裏來了！……』她被繩繫着又不能行動，只得將繩漸漸向下移，移到柱根，就蹲在地上抹着鼻血痛哭。

太太回到房裏，氣鼓鼓地坐着喫粥。想想那只心愛的戒指，很覺心痛；預備喫完了粥，再去拷問英蘭，忽忽地吃完了粥，去洗臉，一底頭，偶而看見痰盂裏有一顆光亮的東西，細細看時，可不是那只心愛的戒指！一陣慚愧，臉就血紅了起來。她看看房裏一個人沒有，就用筷子將戒指夾了出來，洗乾淨，藏在衣袋裏；坐着想了想，也不聲張，就回到中屋喊了胡媽來，問道：『李媽還在舅太太家麼？』

『聽說已經回家去了。』胡媽答。

『英蘭家去不是要坐班船的麽？你趕快同英蘭收拾收拾東西，送她到班船上。打發她回去！——這種丫頭，我不要用！』太太指揮着。

胡媽答應着。英蘭嗚咽着道：『太太——你的恩典！放……放我回……回去罷！』

太太不顧地走了進去。胡媽就替英蘭解繩。

英蘭活動了一忽，洗了個臉，收拾好了東西；辭別了太太，就和胡媽趁班船去。英蘭在辭別太太時，對她道：『太太，你搜搜包裹裏有戒指沒有！——』

太太心上異常自愧。可是，仍舊答道：『誰知道藏在什麽地方，——走！——』

胡媽送英蘭到了船上，告別回去了。英蘭在船上想着從來到現在所受的苦痛，一直嗚咽到家。

船靠了岸，英蘭看看四圍久別的房屋樹木，仍舊無異，她提着包裹只太息着歸去。

『英蘭回來了！——』她一路所遇着的人都對她這麽說：『又高又胖，眞是喫外邊飯舒服！……』

英蘭不答，只太息着一直跑到家門口。家人都笑樂着道：『英蘭回來了！——』

英蘭只見爸和媽仍舊這般，菊姊和芙姊，都夫家去了。

在晚上，英蘭很詳細的將做小丫頭的經過，哭訴給她母親聽。耕林夫人只拍着她道：

『我的英蘭，苦了你了！——』

第三章

英蘭自從城裏回家之後，就幫着耕林夫人做些家務細事；還有空的時候，就托鄰家到城裏帶點綢來做。這時她已是十五歲的大小姐了，與旁些女子一樣，漸漸地現出女子成人時的狀況。這時虎兒也是十六七歲的人了；他對着英蘭，就時常現出戀慕的意思。英蘭心上自然也異常愛虎兒，不過面子上，總有女兒常有的羞態罷了。當她同虎兒在一處談論時，她總能想起小時她母親說的一句話：『——送你馮家去！——』同時，她私心禱盼着這句話的能實現。

每天晚上，英蘭總燃着一只油盞，坐在油盞底下做綢花。她靜坐着，手裏在做；心上時常在預料着她將來。她總覺得後顧茫茫，如孤雁般的無着落；同時聯想到她幾個姊姊的

身世，覺得自己的將來也是一無生趣。想到絕望時，也只得歎息着將這念棄開。『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反正憑着命走罷！……』這是她想到最後的結句。

在晚上，英蘭伴着孤燈做網花時，虎兒時常過來伴着她。他們對坐着，也沒什麼多說的。兩人只覺心上有許多說不出的私情能了。虎兒時常要坐候到英蘭做完要睡，或是他母親來喊了，方才肯離開英蘭回去睡。英蘭雖嘴裏是時常在叫虎兒回去睡，但心上惟恐怕虎兒就過去睡了。她就是一時不過遇着虎兒，她能覺得好似失了什麼似的不快。

在這裏村上的人們，嘴裏雖不說，心上都已默許他們倆將來一定是能彀成功一對小夫妻的了；而且人們都贊許他們是一對很好的配偶。只不過稍有些貧富之分；但這許是小節，不至妨礙他們的姻緣的。耕林和她妻，也是這般想。就是馮大叔，也有這種意思，只不過馮大嬸却以為耕林家窮，而且虎兒的婚事，她也已胸有成竹的了。

一個暑天，他們合村的人，都搬了些椅桌在場上喫過了晚飯，就在場上乘涼。鄉下人們的晚飯是很早的，不過城裏人們喫點心的時光；所以晚飯喫過的時候，天光還很明亮

着。英蘭因爲天氣熱，不高興做網花，也就搬了張長凳，坐在場上和耕林夫人談笑着。這時虎兒也已喫完了晚飯，搖着扇子，笑嘻嘻地走了來，坐在耕林夫人凳上。

『虎兒，飯喫過了麼？』耕林夫人含笑着問。

『喫過了，——』虎兒答。『蘭妹妹，你幹什麼今天不做網花了？』

『這般熱的天，誰又高興做這撈什子。』英蘭笑着怕羞似的問道：『你們姊姊這幾天上城麼？要是上城，請她替我把做好的帶去了，換點回來做。』

『原來都做好了。蘭妹妹，我眞佩服你，你手又快又巧；這麼些的網花，不多時就做好了。』虎兒說着笑道：『誰配了你，就得發財了！——』

『虎兒，你再說，我可要——』英蘭做着有氣的樣兒說：『我好好兒問你，你倒說起這話來了。』英蘭說着站起來就走了進去。

『得了，蘭妹妹，——』虎兒賠着不是，跟了進去說。『我說着玩的，你就當起眞來了。——我下回不敢說了，你就不用有氣。』

『誰有氣呢？』英蘭坐在床上說。

『沒有氣，怎麼氣進來了呢？』虎兒說。

『你說的話，眞有趣，什麼叫氣進來了？我本來要進來了。』英蘭微笑說着。『那你又爲什麼跟了我進來？外邊這麼好風，不乘涼去？這裏怪熱的！——』

『我到不覺得熱。』虎兒說。『得了，好妹子，我下回再不敢說這話了。咱們外邊乘涼去。』

『呀！——』英蘭噗哧一聲笑了道：『我不是叫你乘涼去麼？誰不叫你去？幹麼要同我一塊兒？』

『你不去，我亦不去；就陪你在這裏。』虎兒也坐下了說。

『眞是魔！』英蘭就仍舊到場上去。虎兒也就跟了出來，對坐在竹椅裏。

『我給個謎你猜。』虎兒說。『紅燈籠，綠燈籠，放了就騰空。——這是什麼？』

『我又怎會知道呢？』英蘭做着冷冷地的樣兒，試虎兒來取笑。

虎兒拉了拉英蘭道：『我的好妹子，你今天又爲什麼這般冷冷的對我？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待錯了你？——好妹子，你說什麼地方犯了你？』

『我說，虎兒，』英蘭四面看了看沒人，輕聲對虎兒。『我的哥哥，』她無意中叫出來了，臉一紅，連忙接着道：『你就不要動手動脚了，人家看了不是樣；現在咱們年紀多大了，不比小時候，你不聽見他們已經在說咱們？——』英蘭說到這裏，臉又一紅，停了一下道：『你就留心着罷，就是有什麼——不好說的，放心上得了——』

『唉！——』虎兒想起了心事說。『這事反正亦不用說，——可是，我的妹子，——』

『等着罷！——』英蘭微喟着說。『瞧你我的命得了。我看我的父親母親都成，只有——唉，你怎樣這般笨？——眞可恨！——』

『那，妹子怎辦呢？——』虎兒跺了下脚問。

『我看你媽有點兒——』英蘭說着止了。

『我媽？——』虎兒說，『我——』他說到這裏，看見耕林夫人走了來，就改口道：『是

什麼?』

『你說的什麼我又忘了。再說。』英蘭說。

『「紅燈籠，綠燈籠，一放就騰空。」——是什麼?』虎兒問。

『我想，——』英蘭只想着方才沒有結果的談論，虎兒現在所說的，完全都沒有聽清。

他們默然相視着。看看天色已夜了，耕林夫人連叫着英蘭進去睡覺；而馮大嫿也遠遠在喊虎兒歸去。『虎兒，明天再說罷，』英蘭對虎兒說着，搬了凳跟着耕林夫人進去睡了。虎兒也就無聊地歸去。

耕林夫人很能明察到虎兒和英蘭的心事，她也曾和耕林商量過，耕林總說『馮家富，咱們窮，咱們的庚帖給他們是很爲難的；倘使他們拿咱們的庚帖退了回來，不失掉面子麼?』耕林夫人聽他說得很對，也就擱下了。

這是給虎兒開口的一個最好機會。一天，虎兒的舅婆來了，和馮大嫿坐在場上談論

着揀豆。虎兒荷着鋤，從菜園裏回來，經過她們前面，就站住了；放開了鋤頭，蹲在地上幫着她們揀。

『我說，大小姐。』虎兒的舅婆揀得腰酸了，坐正了；看了看虎兒道。『虎兒的年紀，也大了，該替他配親了。——』

虎兒聽着臉一紅，不語地蹲着聽下文。

『是啊，我天天留心着呢。』馮大嬸也放了豆，坐正來了說。『媽，現在配個媳婦，眞不容易。又得體面，又得面子好，門當戶對，眞不易呢。——』

『你說的話也不錯。』虎兒的舅婆笑着說。『可也得趕緊點兒，你看這孩子，兩只眼睛頂花的，准同他父親一樣，也不是個好的；不要閙着又同他父親似的，爬牆跳屋闖起禍來。——』她說到這裏哈哈地笑了。馮大嬸和虎兒也都笑了一陣。

『我是趕緊在留心。』馮大嬸說。『可是，媽，你老人家肚子裏有沒有門當戶對的替你外孫兒做個媒？』

『我麼？——』虎兒的舅婆摩着額說。『咱們家東首，朱福家有個女兒，叫桂仙的；那孩子很好，聽說還沒有人家呢。——』

『桂仙？——我想想，……』馮大嬸想着道：『是啦，我看見過，那孩子是頂好的，而且長得也不錯；她家同咱們家也差不離，可是我看見她的時候，還很小呢。——』

『你幾年沒見，長得頂長大的了。』虎兒的舅婆說。『今年也十六了。——』

『好極了！』馮大嬸拍着膝蓋說。『這回你回家，我就同你一塊兒回去；瞧着好，咱們就向她們家要庚帖，占一下子。』

『就這樣辦罷。』虎兒的舅婆對馮大嬸說着，又對虎兒調笑道：『虎兒，你要配了桂仙，眞是你的福氣。——多麼體面的一個小姑娘！……』

『哼！——』虎兒不語地哼了一聲。

『哼什麼呢？』虎兒的舅婆聽見了虎兒哼一聲，不覺奇怪問虎兒道：『難道你還不願意有這麼體面的小女兒？——』

『我誰都不要！——』虎兒憤然地說。

『你就不娶媳婦麼？』虎兒的舅婆瞧着他問。

『我不要什麼桂仙，』虎兒憤然地說着，站了起來離開去了。

『虎兒怎會這個皮氣？』虎兒的舅婆看着虎兒走遠了，對馮大嬸說。

『他麼？……』馮大嬸微笑着說。『他有別的心願呢。』

虎兒的舅婆湊近了馮大嬸問道：『他有別的什麼心願？難道看中了誰？』

『他看中了英蘭了。』馮大嬸說。

『英蘭是誰？』虎兒的舅婆微聲問。

『就是隔壁耕林家的小女兒。』馮大嬸說。『那孩子今年十五歲，倒是很好，皮氣亦好，臉蛋子亦可愛；以前，在咱們家放過牛，老同虎兒和在一塊兒玩，兩人頂和愛的。——可是，我有點嫌她家太沒有根底，所以這件事也就老沒有提起。』

『英蘭家的父親活着麼？』虎兒的舅婆問。

『父母都活着呢。』馮大嬸說。『要說她家耕林和英蘭的媽，倒也是頂好的人。』

她們母女提起了這件事，也不揀豆了。虎兒的舅婆道：『他們倆既然都願意，你就成全了他們得了——耕林家夫妻也是很老成的。』

『可是，——我終以爲她家太沒有根底了。』馮大嬸思量着說。

『她家裏窮，怕什麼呢？又不是嫁女兒，只要小姐體面，能幹就得了。』虎兒的舅婆說。

『英蘭那孩子是頂好的，嫣，你看見了也一定得愛她。——』馮大嬸說着，將豆都放

『英蘭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有便，你就指給我看看。』

進籃裏，抹了抹臉上的汗道：『太陽都快射過來了，咱們進去罷。』說着同虎兒的舅婆走了進去。

虎兒記憶着她舅婆所說的，一天沒有心緒做什麼，只時常在英蘭門口張望着英蘭。可巧，英蘭今天是跟着她母親鎮上玩去了，直到喫過了晚飯，英蘭到東首田間去看菜，虎兒才算遇着了她。

『我尋了你半天，亦不知上那裏去的。』虎兒看見英蘭，提了只籃到田間去，就在後方跟着問。

『我上市去了半天。』英蘭走着掉過頭來問：『你尋我有什麼說的？』

『等等我告訴你。』虎兒跑上了一步，同英蘭並着肩說。『唉！——話長着呢！……』

他們兩人同步到耕林夫人種的菜地裏。英蘭看了一看，就俯下身子去拔着菜間的雜草。虎兒靠近着英蘭，幫着她拔。

『到底什麼事？尋了我半天。』英蘭很疑慮的問虎兒。

『你不知道，等我慢慢兒告訴你。』虎兒說着四面望了一下，又靠近些英蘭低聲道：『早上我從田裏回來，我舅婆同我母親議論着說替我配什麼親事。——』

英蘭聽着心裏一驚，連忙接着問道：『配誰？』

虎兒道：『我舅婆那裏有個叫做什麼桂仙的，可是我當面就對舅婆說，不要；我死亦不要，要是能成了，我就同她鬥命。——』

『幹什麽呢?』英蘭無力似的說。她心上異常難過,好像有小針刺了一下,可是仍舊做出莊重的樣兒苦笑着對虎兒道:『你舅婆給你配親,還不好麽?幹嗎又要鬥命?』

『好妹子,你也說起這話來了!』虎兒急着拉了英蘭一下道。『我好……』

『不這樣怎麽辦呢?——』英蘭無與的說。『難道我又有什麽法子。』

『爲此我所以來和你商量,你倒說起這話來了。唉!——』虎兒長歎了一聲。

『你乾急也是沒有用,等着罷!』英蘭說。『咱們慢慢兒商量着罷,一時急也急不出什麽來。』

『好妹子,你想想看,有什麽法子沒有。可憐,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虎兒懇切的看着英蘭說。

『你想罷,我也實在想不出什麽來。』英蘭說着,也沒有心思拔草了,就提着籃子回去。

英蘭很覺奇怪,她在走過馮虎兒家的門時,虎兒的媽馮大嬸,和一個老年婦人,很注

目的打量她她本來想去和馮大嬸談論兩句，一想一個不好意思，就很速的走了過去。

英蘭睡在床上反覆思量着白天虎兒所說的，異常憂慮，倘使虎兒所說的要成爲事實，那末，唉！她後顧眞是不堪設想了。她想到虎兒對她的愛護，以及虎兒性情的和順，在少年中直是揀不到的；要是這個位置被另一個人占了，自己呢？而且，倘也像幾個姊姊一樣，那竟是一無生趣了……

誰料到這件事，非但不成事實；反倒出於意外的，他們所希望的將要成爲事實了。

經過了不多幾天，英蘭伴着耕林夫人做着網花，看見耕林從外邊忽忽地跑了進來，問耕林夫人道：『英蘭不是九月半生的麼？，可是我將時辰給忘了，到底是什麼時候生的』？

『你問牠幹什麼』？耕林夫人一獃說：『我好像記得是子時。』

『對了，對了是子時。你提着，我亦就想起來了』。耕林說。

『你問牠幹什麼』？耕林夫人放下了針線問。

耕林道：『虎兒的舅婆說咱們英蘭頂好的要個八字和虎兒去占占。』

英蘭聽見了這句說，心上立刻起了一陣異味的感念；熱血一上湧，臉立刻鮮紅了起來，拋開了網花，躲進自己房裏去了。

『這時候，她們還要帶鎮上占去呢。』耕林說着忽忽地走了出去，買了張庚帖，將英蘭的八字寫在上面，就一直差鄰家阿二送到馮家去。

阿二跑到馮家門口，碰着虎兒就笑嘻嘻地對着虎兒的耳朵輕輕地道：『英蘭的庚帖，送來了。』

虎兒聽着心大跳起來，臉一紅溜了。

虎兒和英蘭的婚姻，誰都贊成了；只要占吉了，就能定下。馮大叔就誠誠信信拿着庚帖到鎮上占去。

全鎮都知道的，范瞎子的算命占卦合婚是最靈驗不過的。馮大叔一口氣跑到他門口時，許多人是在候着命相。馮大叔等了半天，一個個命相完了；輪到他時，他就坐在卦桌旁方凳上，將虎兒和英蘭的八字傳給范瞎子，道：『先生，請你合合利不利。』

『嗯！——』范瞎子接着，抬了抬眼鏡，細細看了一下；將有很長指甲的指頭數着；嘴裏咕嚕着甲乙丙丁……等。算了一下，抬頭對馮大叔道：『男是虎，女是羊，照這看起來，就有點不合。——』

『是，——』馮大叔一獃問：『可是能配不能配？』

『我合一下看。』范瞎子嘰哩咕嚕合了半天，馮大叔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時，方才斜過來搖着頭，對馮大叔道：『占不吉。男的有五重火，女的有五重水，水火不相容；倘合終凶。而且，女的有三重傷官，倘若配合，於乾方終有不利。這兩條命，眞是格不相入；倘然配合，必定是兩敗俱傷。』

『可有什麽法子沒有？』馮大叔聽着很覺沒趣問。

『沒有什麽法子。』范瞎子捋着鬍鬚道：『我勸你另尋佳偶，不要誤了。』

馮大叔一場沒趣，取了庚帖，付了占錢，失望的步行回去。

『怎麽樣？占吉了麽？』馮大叔回到家裏時，衆人都迎上去問。

們聽。

『不成不成不成！不成！』馮大叔一疊聲說着，坐下了將范瞎子所說的，源源本本講給她們聽。

『那不成了。』虎兒的舅婆說。『再說罷。占不吉，倒不是玩的。等等你就仍舊叫阿二送過去罷。』虎兒的舅婆，又對虎兒道：『這是沒有法子的，占不吉，有什麼說的！反正這有緣法。』

虎兒如同受了一個焦雷，不語地躲向後邊沒人處墮淚去了。

英蘭同虎兒商量過好幾次，終歸沒有美善的結果。這件事，就成了他們極可悲觀而且時常佔據了他們心田的一個重要問題。直至於他們恍惚着做隨便什麼都不安寧起來。英蘭明知這件事是絕望了。她想到了她終身的不可知，無憑靠，就時常落着淚。現在，她不願意再看見虎兒，她見了虎兒時，就能記憶到這件事，使她心分裂成一片片。

正在英蘭恍惚的那兩天，姑媽又來了。看見了英蘭拍着她肩頭道：『幾個月不見，又長了好些了。眞是一個很體面的大小姐了。』

姑媽在英蘭家裏住了好幾天。一天晚上，耕林夫人，姑媽和英蘭喫過晚飯，圍着一張破桌子，在談論些家務事時，漸漸講到英蘭的婚姻了。耕林夫人先將和虎兒合婚占不吉的事告訴了姑媽；姑媽聽完了，就接口說道：『是啊！英蘭的年紀，也一天大似一天了，該得替她好好兒招個夫婿；也是她的終身大事，不要年紀擱大了，將來不好找人家。』

『我也這麼想。』耕林夫人思量着說：『可是尋個好好兒的夫婿，也不是易事。虎兒這門親事，倒頂好的，可又占不吉。慢慢兒留心着啵。』

『我心裏倒有門好親事呢。』姑媽微笑着說。

『是誰？』耕林夫人問。

『就在我們那裏，呂橋有個呂長發，他家三兒子，要配個親；不論貧窮，只要小姐美麗，能幹。呂長發現在做了地保了！家裏眞富有着呢！不要說田，牛都有三四隻。要是蘭兒給了他家，這才是蘭兒的福分；眞是一世喫穿不盡呢。』姑媽不絕地說。

『咱們這人家怎配得上地保呢？』耕林夫人說，『還是留心別的罷，不要眞眞象牙

筷配了窮人家，高攀不起。——』

『這是什麼話。』姑媽拉長了語氣說：『我不是早就替你說了麼？不管貧賤，只要女孩子體面能幹，就成。你不信，咱們蘭兒他准得要呢。』

耕林夫人想了想道：『那末就請你姑媽做媒，說合得了。』

『你不信，我去，這事終得能成功。可是，可得先小媳婦過去；等一兩年併親。』姑媽說。

『這在乎什麼。』耕林夫人說。『現在那一家不是先做小媳婦後併親的，就是咱們那一個不是小媳婦子出身。只要人家有底子，男孩子成人，就得了。你到底認得他家麼？他家的底子怎樣？也得打聽一個明白。』

『就在我們那裏，我怎會不知道他家的底細。』姑媽說。『我不是告訴你了麼，既有勢力，人家也有錢的；男孩子也頂能幹。可是，他家是很做人家的。而且，也是很有規矩的人家。』

『只要是這樣就成了。』耕林夫人說。

『誰騙你呢。』姑媽一斜頭說。『難道我做姑媽不要姪女兒將來有好日過，把她送進火坑子裏去，你放心，决不能似做媒的花言巧語，是想賺幾個，喫幾頓的。我不是說的麽，英蘭配上了他家，非但是英蘭的福分，也是你們做父母的光榮。』

『那是自然。』耕林夫人說。『反正全靠你能把這件事給說妥了。不要說是英蘭，就是我們，也得感激你不盡呢。』

『這話又從何說起。』姑媽說。『明兒我把庚帖帶了去，盡我的力量說合得了。要是占吉了，我老姑媽也增了不少光彩呢。——哈哈！』她笑了一陣，又道：『我看英蘭，將來到是一個有後福的。』

『這件事，自然得煩姑媽你給幫忙出力了。』耕林夫人說。『等等耕林回來了，我和他商量好了，就得請你勞碌一番了。英蘭年紀不小了，這件事倒眞得趕緊呢。』

『我自然得出全力來說合呢。』姑媽回過頭對英蘭道：『你要配給了呂家，眞有後福在呢！可是，將來可不要將你姑媽忘了。』

英蘭聽着她們所說的，低着頭；一肚子不高興。想着了以前姑媽送到城裏去受這麼大苦，現在不提起，到又咬舌來了。恨到只趁着姑媽不留意，瞪視她幾眼。這時她姑媽對她說，她只當沒有聽見站起來，一直跑到床上躺下了。

『怕羞呢。』姑媽調笑着說。『女孩子大了，終得嫁的。那一個女的沒有夫婿；有什麼可羞。只怕你將來還得樂到嘴都合不了呢。——』

英蘭也不答她，伏在床上；想起和虎兒的前情，心像刀割般痛着，不覺墮起淚來。她只怪自己命苦，命不好；將來的痛苦，多着呢。

英蘭趁姑媽不在一旁的時候，就對母親耕林夫人講起了這件事。『你又要聽她咬舌了，她說的話，眞不能信。』英蘭對耕林夫人說。

『誰啊？』耕林夫人問。『她又對我說什麼來着？』

『昨天姑媽替你說的那事。』英蘭很覺不好意思說。『媽，你想，她的話能信麼，上回領我到城裏去，去的時候，不是說了個天花地亂；弄得爸爸千信萬信。害我喫了這麼大苦。

媽，你難道已經忘了？現在又聽她的話！——唉！媽，你再要聽她的話，我這條小命是准得送在她手裏了！』

『你小孩子家懂什麽。』耕林夫人說。『虎兒那事，你就不要希望了。占不吉是沒有法子的。——可是英蘭獃孩子，天下除了虎兒，就沒有好男子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這大的人了，也得想想終身大事。——』

『媽，虎兒的事，你也不用提起了；反正是我命苦。——』英蘭輕聲說到這裏落淚道：『可是，我總不能到人家做小媳婦去。看姊姊們，那一個現在是好過着的？媽，你又要來害我受這苦了。』

『可是，英蘭，』耕林夫人接着辯：『現在的婦人，誰不是小媳婦出身？而且，鄉下——就說咱們這一路，就是有錢的人家，都是小媳婦；沒有就正娶的。風俗在了，咱們也改變不了。本來做人家媳婦，初起總得受點苦；難道一飛就得上天？熬到將來公婆死了，就有好日了。就說我，初來的時候，受多少罪過，痛苦；現在，可不是算熬穿了。』

『唉！——』英蘭默然長歎着。

『我的孩子，多苦些什麼呢！』耕林夫人安慰英蘭說。『我自然也得打聽打聽人家的好壞，才把你送去，你也不用愁着，媽媽，我終不能害你的終身；你放心得了。——好孩子，你不用發愁。』

『唉！……』英蘭歎息着說，『總是我的命苦罷了。』

英蘭喫過了晚飯，一個人在河畔柳樹下對着清白的月兒歎息着思量。『我將來的日子，不知怎般過呢！……』她想。『以前所喫的苦，過去了不用說；將來呢？幾個姊姊，不是小媳婦麼，這般的受罪。實在一個女孩子家，活着也沒有什麼趣味。——唉！——同虎兒的事，又是這般結果，就說這村上這麼些個少年，有那一個是及虎兒這般可愛皮氣好的。將來難道還有這麼好運氣會碰到虎兒這般的人？——唉！可恨的范瞎子，你只輕輕說了這麼幾句不關痛癢的話，誰知人家的好姻緣，就活活的被你分拆開了啊！——可恨的姑媽，害我一次，還不足；還要來害我？我這條命，不用說，是送在她手裏的了。媽媽呢，又這般忠厚

的我一個女孩子家，又有什麼好意思將我這話都說出來。唉！——』她想着，一無可依靠，而將來的生活，又茫茫渺渺不可知；眞如孤飛着而又失途的晚鴉，這般空曠的天空，路又在何處呢？隨着飛飄流麼？還是自己尋條新的路？『唉！——做女兒家，又有什麼生趣，受這些罪過；還是死了罷！……』她想到這裏，淚珠簌簌地抛了下來。她仰視着天空微明的小星，可憐的暗淡着，同自己一樣的無與，同時晶亮的月，也被薄雲遮蓋了；微風過時，巢裏的小鳥啾啾的亂鳴着；還間或有一兩只孤鳥，因失伴迷路而長鳴出悲悽之音。

『隨着命運罷！……』最後英蘭想。『反正，人怎麼痛苦，終有最後的一個結局。等着罷！她又想到自己與虎兒。她因爲自己的終身，或者已經許給別的人了；她和虎兒的一切，已成過去的陳迹，將來呢，各人憑着各人的命運走罷了。她不欲爲了自己再去苦虎兒，於是她決定以後總歸躲開，不欲和虎兒接談，免得更添出他們愁苦悲慘的材料。她聽見遠遠地耕林夫人在喊了，就抹去了淚痕歸去。

從此，英蘭處處躲開虎兒，不使虎兒與她再有接觸的機會。但她的心，是怎般酸苦着！

虎兒很覺奇怪，他若干天沒有碰到英蘭了。更覺可痛的，是偶爾遠遠地看見了英蘭，英蘭就會立刻有意的躱開去；竟尋不到有一個密談的機會。起先，虎兒的心自然和英蘭一樣的悲痛着，他以爲英蘭有了別的同伴，所以有意的躱開；不過漸漸地他覺到英蘭竟和以前兩樣了；臉上也少了笑容，更加在遠遠地看見他時，就更覺失了常態。可是若干天後，終使虎兒因不耐而尋了別一個伴侶。

英蘭雖然很自信她策略的成功，虎兒竟已有了另一個戀人；但她的心，更是劇烈地悲苦。她只預祝着虎兒和現在的伴侶，不要仍然和她一般的結果；至於她自己呢，只等候着命運來支配罷了。

姑媽和耕林夫人的計劃，竟成功了。和虎兒占不吉的庚帖，竟和呂長發的三子叫做梅生的八字，在范瞎子手裏合成了一對。姑媽很覺榮幸，因爲他們的美緣，是她手造的。耕林夫人也很快活，她以爲現在竟做了地保的親家，地保兒子的丈母娘。耕林喫醉了酒時，也時常以此事在一般鄰人前自豪。只有英蘭，微聞了這消息，悲慘非常。與虎兒的，現在固

已成了一個故事，以後的呢？……

英蘭和梅生的婚事定妥之後，呂家就時常來催，要叫英蘭過去，實行做養媳婦。耕林夫人自覺有些不捨，無奈礙於面子，而且以爲女孩子遲早終要夫家去的。更加耕林，只歡迎英蘭的早走，可以省掉他一年不少的米；雖然英蘭能做網花來賺錢，非但所得的不會給他，也覺得不補失；因此，竟決定在九月初九重陽那天，將英蘭送過去。

日子過得很快，一天一天像飛的過去。英蘭的愁慮，也跟着日子一天天增加。轉眼，已是九月初了！這時，耕林夫人是忙着替英蘭添補些衣衫，免得過去後給人家看不起。姑媽是每天高坐着談說這件事的美滿。英蘭只愁坐着思量，什麼事都懶得做。『等着罷！』她想到無可如何時，總拿這句來做結句。『反正我只有一條命，以前的苦，都吃過來了呢！』

最可使英蘭心痛而悲觀的，是虎兒現在竟也來調笑她了。『現在都預備好了麼？』一次她偶然碰見虎兒時，虎兒調笑着的神氣，對她說。『不久，就高遷了啊！』虎兒說完，竟漠然地去了。英蘭如無數小針，在刺着她的心。出神了忽兒，暗暗地落着淚。『誰是可靠的

啊！……』

初八了！明天，就是英蘭到夫家去的日期了。英蘭急到像啣在貓嘴裏的老鼠，但也無法來反抗；只默坐着歎息墜淚。

耕林夫人將各樣都辦舒齊了，只等着明天的轎子來，就能將英蘭送過去了；她就跑到愁坐着的英蘭一旁，對英蘭輕聲道：『好孩子，苦什麼呢？』

英蘭只是哭着，不答；漸漸愈哭愈苦起來。

『好孩子，哭什麼呢？』耕林夫人低聲下氣的說：『女兒大了，總得出門的，有什麼可哭的，女孩子大了，誰不得嫁人？起初有公婆的時候，喫點苦，將來公婆過輩了，就好了。做小輩的時候，誰不是低聲下氣，聽從着長輩的。——這是你的終身大事，還得快活呢。一來身子有了着落，不得快樂？反到哭起來了！快不要這樣，去了一樣時常能回來玩的。而且，呂家是很有錢的，後福在將來呢。只要你將來不要看不起你的窮媽，也就算不虛生了你這麼一個。——』

『唉！……』英蘭只歎息着不答。

『你有什麽，對我說得了。』耕林夫人拿出手巾來替英蘭抹着淚說。『對我，還有什麽不可說的？不要儘哭，有什麽，對我說，哭得我怪心酸的。——』

『媽呀！——』英蘭更哭得說不出話了。

『不要哭了，我的孩子。』耕林夫人拉長了語氣說。『又有什麽可苦的地方，你就說罷。』

『把我送進野人窠裏去，將來的日子，怎麽過啊？……』英蘭嗚咽着說。

『你說這話，』耕林夫人苦笑着說，『去的時候，一個都不認識；過了幾天，不都熟了麽？將來還是你一輩子喫飯的地方，是你的家呢。』

『得了，媽。不用多說了。』英蘭歎息着說。『反正我的命，注上得受多少苦，逃也逃不了。我認命了！……』

『你這時膽子小着，將來你就能明白我所說的不錯了。……』耕林夫人沒有什麽

可說的，就拿這句話來做了一個結梢。

英蘭一夜沒有好好合眼，自己也不明白是想了些什麼。到第二天一早，她起來了，只隨着她母親分付着做一切所要做的。她母親很精細的替她梳了一個頭，喫過了一頓很豐富的飯。飯後，哭着的英蘭被她母送進一頂圍着紅布的小轎裏。兩個轎夫，不容她和她母親細細辭別，就很速的擡起英蘭，忽忽地跑向呂橋去。在途上，英蘭苦苦地嗚咽着，轎夫笑着說道：『小姑娘，別哭了，甜在後頭呢！……』

第四章

英蘭被兩個轎夫一直擡到呂橋，在呂長發門口停下了。英蘭肥弱的心，一陣的亂跳，驚惶無主地，像小孩子手裏玩弄着的一只小蝴蝶。她覺得轎子是停了，接着聽見一陣爆竹歡呼的聲音。他孤坐在轎中，靜着身子跟着慌的心顫抖；只等着有人來主使他。不多忽兒，轎簾開處，一個穿得花花的婦人，嘻皮着臉扶了她出來，同她走進呂長發的門去。他只低着頭跟着那婦人走，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前幾寸的地方。她覺得四周圍許多人在看，而且批評着她：『年紀還小呢。』『臉蛋子到長得很可愛的……』有的說。

英蘭只不作聲，但臉只漸漸熱紅起來。她跟着那婦人，從人堆裏步了進去，好像已經走到堂屋裏了；她感覺到這裏的房子，未必比家裏好，或者竟還要簡陋些；地是七高八低，

連磚都沒有的。

英蘭這時的心，像枯水似的一點波痕都沒有，其實，他也沒有着意思量的餘地。他全身一切的機能，都好似已經停止着了；只有腳，自然而然在跟着那婦人走。

『這是公婆。』婦人說着停止了。他看見自己腳前，有一塊紅呢鋪着，她不由自主的一擡眼皮，微微偷看時，許多人圍着喋嚷。堂上坐着一對半老男婦，她木立着，可不知現在要做些什麼；直到那婦人輕聲對她耳朵說道：『跪下去拜呀！』她就照着婦人的手勢，拜將下去。

『這是大伯，大伯姆；這是二伯，二伯姆；……』婦人嘴裏連環的說着，叫她拜。有時，對方也在回拜，她也莫明其妙，竟將自己的本身都要遺忘掉了；只如木偶般，又好似做猴兒戲的所牽的猴兒，只隨着那婦人所說的行動。

大概都已舒齊了，那婦人就同她到一間極狹小的廂房裏去坐着。從此，她整天只像木偶般，除了喫飯是和合家一處喫之外，也沒有機會同人家談論過一句什麼。有時，只有

一個嘻皮笑臉的小姑娘，來說她取笑；或者有些人，在房門口探頭偷覷一下，跟着笑話聲去了。

她過了幾天的木偶生活，漸漸熟悉起來了；一家的人，也都大略有些認得，一半固然是聽着旁人的叫喚而知曉，一半也由他自己推想而來的。

瘦長而有些鬍鬚的，是公——呂長發。他時常咬着一支旱烟筒，默想着的。婆，——長發的妻，可是一個很肥胖的婦人。他說起話來，異常粗速而且帶着些罵氣。應保，大概是大伯，一個忠厚的農人。他沒有一些空閒的時候，總在田園裏工作着的，但是短小圓臉的大阿姆，倒是一個能幹尖俐的婦人。二伯來福，是一個平常的農人，沒有什麽特別皮氣。二阿姆也是很厚直的人，不過說起話來，是很流利脆速的。頂小的一個男子，約來有二十歲上下，粗厚笨大而又毛緊的，是叫梅生；人們時常把他調弄到發火來取笑的。這個大約就是她未來的丈夫了。還有一個十三四大的女孩子，是惟一的小姑愛保。

從英蘭觀察出來，她們各人有各人的職務。二阿姆是終日手不離梭的坐在木機上

織着布。大阿姆燒飯給一切人喫，空下來做針線，長發的妻只督察着他們；有時，也幫着他們做些什麽。愛保因爲年紀小，只送着田間的飯，和玩耍或者隨便說些批評的話。長發老在街上喫着茶，鬪牌應酬。應保等兄弟三人，是做着田園的工作。

英蘭在聽見她未來的丈夫梅生說話或者無意碰到他時，就異常覺得羞澀。有時也趁着機會偸視他丈夫。她只覺得他是一個長大而可畏懼並且粗笨可憎的男子。同時，她又聯想到虎兒了。她覺得梅生沒有一處是及得虎兒的。說起話來，憨獃到好像老牛。直使她自己覺得將來命運的可悲。——不過，她在家裏時，早已料想到現在的無趣結果了！所以，倒可不覺得十分苦楚，只按着她所要做的來渡這悠悠長久的光陰之海。她的心，實已很旱枯，只機械式的勉強過她應過的日子。

幾天之後，長發的妻，就將英蘭所每日必應做的事分付了她；早上起來後，收拾戶內的一切；相幫大阿姆燒飯；下午倒便壺馬桶；以及田間的送飯；……等等，以外的事，由她隨時差喚。

英蘭想這種課程，實在比在城裏做小婢時都要嚴格喫重些，可是長輩說的話，如何能反對，不照着做？只得按着婆所說的工作罷了。

在分付課程的次日，早上英蘭一早和在城裏做小婢時這般早就起來了。英蘭自以爲這是很早很早的了，可是她起來時，大伯姆已在燒早飯，二阿姆也早坐在機上織布了。她照長發妻所說的，各處收拾了一下。他掃地掃到二阿姆的機旁時，二阿姆看了她一眼，憤然的說道：『這裏我早掃過了！——』

英蘭不敢回答，只仍舊拿了掃帚到長發房裏去掃地。

這時長發和他妻和愛保，還深深地睡着。英蘭將地掃到一半時，一張黑暗笨大的床上，發生了翻身格格的聲音。接着喊道：『英蘭，——』很嚴重的聲音，是長發的妻在喊。

『娘娘，——』英蘭就停了手，照例叫了一聲。

『到這裏來做小媳婦，可不能同在家比！』長發的妻說！『這時候，什麼時候了？才起來掃地！我難道家裏少人喫飯，請你喫飯來着？你看她們倆什麼時候就起來煮飯織布了？

你這時才起來？照這樣可不成！享福，只好請你囘家去享；這裏可不是享福的地方！——這是第一回，亦不必說下囘再照這樣，——那可不成！……』

英蘭聽默了，木立着，長發的妻，似罵非罵的話，像流水般不絕。『來不幾天，就這樣了。——將來呢？……』英蘭這般想。在這幾天內，英蘭已經看見長發的妻對大阿姆等的手法了；所以她也預料而且竟預備着將來長發的妻，拿更嚴狠的手段來對付她自己。

『站在這裏幹什麼？』長發的妻說完了不見英蘭有動作，就說：『沒有什麼做的麼？把桒地裏的草去拔了！——』

『是了！……』英蘭答應着，到桒地裏拔草去。英蘭拔着一本本青的草，歎息着思量。她現在又走上了一步惡運！將來的結局不知怎樣呢；能在長發的妻手指裏溜過，已經是很困難的事了；而且，梅生的可憎，將來又怎樣能捨得自己來和他同室？她又迴想到她在家裏時去拔草，和虎兒追着他的情形。她的淚不禁隨着起落的思潮墜了下來。她覺得現在的一無生趣，和將來的沒有指望；一個人如獨處在雲霧裏，前途暗迷，到底向何處走呢？

她實在覺得自己的一生，眞如一本他所拔的草這樣無價值。以前的已經過去了，以後的日子長着呢！可是，——梅生——想到他，她竟覺自己的將來，或者更要比現在困苦艱難些。『我的終身，是又害在姑媽手裏了啊！……』他想到絕境時，就蹲在牆脚下哭泣了一場。停了一囘，就無趣地站了起來，下死勁的踩了一下脚，咬着牙道：『得了，我這條命！——等着罷，只像軋豆般隨着命軋去；反正，最後總拚着一死罷了！』她恐怕臉上的淚痕給她們看出了，就將衣角細細擦了一陣，像浮萍般飄蕩了囘去。

英蘭糊裏糊塗地不覺已經走到了門口，她恐怕自己的眼睛是紅着，就做着將手來抹着眼睛走了進去。

『你上那裏去的？』快嘴的小姑愛保，看見了英蘭走進來問。

『娘不是叫我拔草去的麽？』英蘭啞聲無興的答。她看見衆人都擠着在喫早飯；可已沒了餘位了。

『她一定在什麽地方哭來着。』愛保指着英蘭對大衆說。『你們看，她的眼睛不紅

着麽?』

『我那曾哭呢?亦沒誰打我；幹嗎要哭?』英蘭抹着眼睛辯。『我在菜地裏拔草時，一個小蟲飛在我眼珠子裏了。』

『可不是哭來着，還辯什麽呢。只聽你的聲音，已是哭啞的了。』愛保羞着英蘭說。

『哼！』長發的妻冷笑的說：『我說你幾句，你就得躲開哭去了。日子長着呢，我看你將來還得上吊尋死！』長發妻說着一斜頭道：『竈下有昨天的剩泡飯呢，喫去罷！』

英蘭只得默然走到廚下，盛了碗隔夜泡飯坐在竈下喫。

『來了！』英蘭喫着冰冷的隔夜泡飯想：『連喫都沒有好的喫了啊！——』她喫了一飯碗，雖然覺肚子還沒有飽，可是這種隔夜冷泡飯，也再喫不下了；就將堂屋裏許多的碗筷收了進來，洗了一陣。接着大阿姆也走了進來，拿了籃子等，喊着英蘭到長發妻的房裏取了些米，又到園地裏取了些菜，淘米洗菜去。

她們走到河灘時，已有許多人在淘米洗菜了，大阿姆同着英蘭就坐在石欄上等着。

『應保家嫂子，』一個在洗着菜的婦人回過頭來喊：『洗菜來了。』

『洗菜來了，』大阿姆答。『長根家姊姊——你比我早。』

『早什麼呢，』長根家一擡頭說。『你看，太陽已經這般高了。』

『那個，——站在應保家後邊的是誰？』靠着長根家在淘米的一個婦人，看了看英蘭輕聲的問長根家的。

『誰啊？——』長根家的一回頭笑着對那婦人道：『那個麼？——就是長發家新娶的第三個小媳婦。你還不知道麼？』

『哦！——』那婦人就回過頭來釘着英蘭細細地瞧：『嘖，頂體面的！——』

英蘭知道她們是在指着說自己了，異常羞澀；臉一陣的紅了起來，就轉過身去。可是，耳朵仍舊很注意的聽着她們在說。

『可不麼，』長根家說。『看她樣，也是頂聰敏的。——可笑梅生那個獃子，到娶着了這麼一個好媳婦，倒是有點兒獃福的。』

見。『眞是』那婦人歎息着說。『䟝子交運了！——』更細的聲音，英蘭還能隱約的聽

『可是，——這個小孩可憐，將來好好得受點兒苦呢。』

『得啦，富二家嫂子，』長根家推了那婦人一下說：『你的嘴眞個是快，人家在後邊呢。……』

『怕什麼？我不也是小媳婦出身？』大阿姆說着看見河灘上已經讓出了兩個位置，就同着英蘭走了下去，蹲着來淘米道：『做長發家小媳婦，不是容易的；反正我們這位頂漂亮的小嬸子，將來亦得嘗嘗這個味兒。——就說我，從十五歲到如今，喫了多少說不出的苦；嫂子你們，反正都該知道。喫！做長發家的媳婦，眞不是容易的！』

『誰說不是！』富二家接着說。『可是，誰家小媳婦是好過的？我們可不也是這樣的麼！』

『咱們能算苦的了？』長根家說。『我看咱們呂橋最苦的，要算東邊兒吳家的了，眞是睡沒有好的地方，喫沒有好的東西；還得一天到晚在田裏做，還得給那老吳婆一天到

黑打罵；那日子，才眞不好過呢！要像咱們這樣，已經算好的！——』

『誰不是做小媳婦出身？』富二家說。『反正憑着命，命好，碰着好點兒的婆婆；命壞，就碰着凶點兒的。將來熬到老東西死了，不就過好日子麼？』

『現在你不就是在過好日子了？』長根家洗好了菜在水裏沉了沉，站了起來說：『你的孩子，不已經五歲了麼？不過幾年，你也得做老東西了！』她說着哈哈地笑了。

『要說「人」就是壞東西！』富二家的說，『咱們做小媳婦的時候，喫了苦恨婆婆；將來要是有一天自己做了婆婆，誰不就擺起婆婆的架子來！』

『那自然，』長根家將籃放在石條上站住說：『反正是一輩還一輩，誰不是養媳婦出身？誰將來不做婆婆？先喫苦，甜在後頭呢。——』

『可是你說這話也不對。』應保家接下去說。『凶是凶，善是善；好說話的婆婆，儘有着呢。——只有我們那死不了的，這般凶惡！不瞞嫂子你們說，我從天沒明的時候就起來，直到睡，那有一忽兒閒的時候！眞是，怎樣命不好，配到他們呂家來了！——』

『嫂子你的出頭日子也快了。』富二家說。『我看——不是我嘴狠，你們那也快了；有朝那一天嫂子你做了大人，哼！——』他笑着用狂尖的聲音，『——做小輩的，可也不是好做的！』

『得了，嫂子。』應保家笑着板起臉說：『當心我又得收拾你。——』

『可不是麼，應保家嫂子福氣在後邊呢。』長根家正色接着說：『就說應保多麼會做，皮氣又好，不知我這嫂子修了幾世才修到的。』

『你可亦打趣起我來了。』應保家笑着對長根家說：『你讚自己罷。你看你們長根，多麼能幹，又能掙錢；我們比得上麼？——不是我說自己家的壞話，我們那兄弟三個，那一個不是獃裏獃氣的？那一個及得你們家長根；得了罷，別說了。』

英蘭只蹲着將菜來洗。她恐怕她們又換過目光來說她，只是低着頭，默聽她們所說的，心裏只在盤算着。『——我們那兄弟三個，那一個不是獃裏獃氣的？——』和『可笑梅生那個獃子，倒娶着了這麼一個好媳婦！——』這兩話以前英蘭已經感到梅生的獃

了，現在人家也在說梅生獃，於是她的預想，就算證實。——從此她對梅生更覺得可憐而且自悲她的身世了。——她將菜洗好時，應保家也已將米淘好了。一羣人就說笑着各人歸各人的家燒飯去。

長發家早已分付過了，英蘭是幫着大阿姆燒飯，因此，英蘭在上半天就伴着大阿姆在廚下燒飯。

英蘭燒着火，大阿姆炒着菜；大阿姆將菜燒好了，就和英蘭坐在竈下談講起來。

『三嬸子，——』大伯姆喊英蘭。

英蘭第一次聽見人家叫他三嬸子，羞澀到無地自容了。她自以爲仍然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姑娘，現在，竟有人叫起她嬸子來；於是她的臉接着立刻鮮紅了起來，頭也漸漸低了下去。她想不答罷，又恐怕大阿姆見惱，但又拿什麽來答應她呢？『好大阿姆！』英蘭怕難爲情的說：『你下回就別只叫我三嬸子了，怪難爲情的。你想，我這麽一點小孩！——下囘你就叫我英蘭得了。——』

『那那能呢！』大阿姆笑着握着英蘭的手說。『還怕羞麼？——咱們說正經話。』

『你就叫我英蘭得了。』英蘭重複的說。

『我說，三嬸子，』大阿姆問。『誰給你做媒做呂家來了？——』

『唉！——眞命苦！——』英蘭聽見着，提起了一肚子的悲慘，不覺歎息說。但同時一想覺有些不妥，就連忙縮住了，換過語氣道：『還不是我們的姑媽麼！——』

『你的姑媽是誰？』大阿姆搶口問。

『我的姑媽麼？——』英蘭歎息着答：『就是——我姑丈就是文平。——』

『哦！——就是她，文平家？』大阿姆恍然的說。『眞是一個壞娘們！我說一個月前，她老到這裏來同老東西——』說到這裏，她探頭看了看，沒有別的人，方才接着道：『——渾在一塊商量。』

『你亦認得她麼？』英蘭問。

『我怎麼不認得！』大阿姆答。『她就是我們村上人。——一個壞透了的人！她專靠

這弄兩個錢過活呢。——』

『唉！——』英蘭忍不住了要說些什麼，探頭張望了一下；但仍然遲疑着瞧着大阿姆不敢說。

伶俐的大阿姆，已經窺破她的隱衷了；就做着親熱的樣兒，拉着英蘭笑說道：『怕什麼呢？咱們說說，又不和外人講；我是頂直不過的。——』

『唉！——說起來傷心！』英蘭將柴放進竈裏去，注視着竈裏燃着的火，只歎息着出神。

大阿姆也一眼不瞬的瞧着在要墜淚的……英蘭，輕聲的安慰她道：『去愁他幹什麼！事情已經這樣了，亦不必再去愁苦他，總是咱們命苦，受這魔難！——好嬸子，你就不必去想他了。過一天，是一天，到什麼日子說什麼話。——』

『唉！——還提起他幹什麼！沒有什麼可說的。』英蘭用火筷敲着柴灰裏的火星，木然說：『以前喫的苦，已經過去了，不用提；可是以後呢？……唉！我想也不會再有什麼好日

子呵！……』

『在呂家想過好日子麽？』大阿姆斜着頭說：『眞沒有指望呢！就說我，來了這麽好幾年，眞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有什麽希望！不要說別的，那老東西的凶橫，就彀受的了！這時候我們年紀都大了，她亦不好意思眞的怎麽樣，初來的時候，還得打呢！——三嬸子，不是我咬舌，你等着罷！現在你初來，客氣。——』大阿姆說到這裏鄭重的口氣道：『哼！——總有那一天給顏色你瞧！』

『等着罷。』英蘭掠了掠頭髮說：『反正我拚着這條命，一個人只有一條，反正，我將來亦沒有什麽好處。——』

『我看你也怪可憐的。』大阿姆拍着英蘭的肩頭說。『咱們的命，亦差不多一般苦呢！……』

她們在細細的談講着，把自己的任務都忘了只儘着將柴送進竈口裏去。

『呀！——快別儘燒了，三嬸子。』大阿姆嗅着飯鍋裏已在飄出一陣陣的枯味，連忙

站了起來去看，開開鍋蓋看時，只見飯都現着微黃了。『這怎辦呢，三孀子。』她着急着說。『飯都燒黃了，等等又該受老東西的氣了。』她說着回到灶下，將灶裏的餘燼拿冷灰來蓋沒了。

『那怎麼辦呢？』英蘭詼視着大阿姆說。『不又得駡麽？——咱們倆的罪過！』

『隨她駡去罷。』大阿姆去將飯亂抄了一陣。『這，這又有什麽法子？』果然，在飯時，長發家的看見了飯就駡了。『今天的飯，是怎樣燒的？——不都燒黃枯了！』她問。

大阿姆站着不響，只當沒有聽見，斜視着在機上織着布的二阿姆，英蘭只一眼不瞬看着大阿姆，臉上現着驚惶的樣兒。

『今天的飯，可不是燒黃枯了。』長發和他三個兒子，都坐着先喫了。長發喫了一口，這麽說；說完，仍舊喫將起來。

『今天的飯，燒得太香了！』梅生喫着也這般說了一句。二阿姆不禁要笑將起來。大

阿姆也要笑了，但不敢笑，只轉了個身。『獃子！——』英蘭瞟了梅生一眼想。她觸着心事，非但笑不出，要墜淚了。

『獃子！——你媳婦來了，飯都燒香了。』長發家指着梅生咬牙說着，氣鼓鼓地坐着；也不喫飯，只看看英蘭，又看看大阿姆。說：『今天飯怎成這樣兒了？』

大阿姆聽見長發家的問了好幾句，只得答道：『想來是枯黃了罷。』

『哼！——你們倆上那裏去了？』長發家的又問，但等了半天，只不見她們回答；就接着道：『想來是你們睡着了罷？』她冷笑了一陣。『兩個人燒飯，能把飯燒枯黃了；眞少見！要你們一個個喫飯的？——』她說到這裏，仍舊不見有人回話；就拿起筷來對她們道。『還不都來喫飯？飯冷了好熱？』說着也就喫飯。

二阿姆停了機拉了拉大阿姆一同要去喫飯；想順手來拉英蘭時，一眼見只留着兩個位子，再沒有英蘭坐的了；就縮住手，自己管自己喫去。

英蘭這時非常難過，心一陣酸痛，淚跟着落了下來；又恐怕給長發家的看見，只要想

回到廚房去時，聽見長發家的在說了。

『英蘭，——』長發家的含着一口飯說。『昨天剩的飯，還有呢；你去喫了罷。』

英蘭也不答應她，就一直來到廚房，坐在竈下泣將起來，她覺二次沒有坐位給她，這是長發家的有意將她除外了。她知道以後她只能一人在廚下喫着而且凡是隔夜的，剩下來的，都是她的食料。本來她早上就沒有喫飽，現在更覺飢餓起來；無法，只得將缸盆裏的隔夜泡飯，在鍋裏熱了兩碗。熱好，盛起來看了看，抹去了淚痕，要拿筷往嘴裏送時，一想，又非常覺得不平；而且她從來不大喫的隔夜泡飯，又來得髒酸。『——都是姑媽害我的！——早晚一死，還不如早餓死了痛快！』她想着賭氣將碗放下不喫了。但不忽兒，她又想道：『擱到晚上，還不是我來做晚飯喫？還是早喫了罷！』想了想，就托着一碗冷泡飯坐在竈下和着淚吞下了。

英蘭現在的小姑愛保，是一個很嘴健的女孩子。隨便誰的事，而且無論什麼事，只要被她知道了，她就能去告訴長發家的。長發家也非常信任她的話。因此英蘭們見她，非常

的怕恨，而且時常避開她；但英蘭愈避開愛保，愛保愈尋候她得利害。

在稻的登場時候，農家是很忙碌的，整天沒有一刻的空閒；僅僅只有晚飯後一時的休息，衆人是聚在堂屋裏談講着。

晚飯後，各人一抹嘴，做各人所要做的。長發很命的咳了兩聲，吐了幾口痰，在衣襟裏拿出支旱烟筒來裝了筒煙，燃着很命的吸將起來。長發家的拉過愛保，替她整理着衣衫。二阿姆因爲要見好長發家的，抹了抹嘴，坐到布機上織起去了。梅生們兄弟三個，放下飯碗，就出去村上和調去。大阿姆將碗筷收拾好了，托到廚房裏去，都放在竈上，一轉身仍舊走了出來。

英蘭的命運，一日壞似一日；但她只好似海裏飄蕩着的花瓣兒，隨着風浪互擊着等候着命運來支配；倒也不覺得怎般苦惱。她獨自在廚房裏將長發家命她特製着個人喫的野菜粉粥，和了些他們剩下來的菜汁，儘命的喫了一飽。就獨自在油盞低下將方才大阿姆收進來的菜飯碗，都洗了；吹息了油盞，走向外邊來。走到堂屋的屏門口時，聽見堂屋

裏些人都在議論着她。她就縮住了脚，躱在黑暗地方細細地竊聽着。

『英蘭會做什麽呢。』大阿姆的口氣說。『要她在廚房，非但不會幫我做點什麽，反到礙手礙脚的。我亦用不着她！——』

『好，好！——』英蘭聽見大伯姆這般說，更不就走出去，聽着她們下文。

『本來這小丫頭會做什麽。我一看見她，就有氣，』長發家的接着說。『我早就說這麽個小丫頭，要她沒有用，還頂生氣的。喏，多是他——你爸要她弄來了，只喫飯不能做。』

『得了，又推我身上來了。』長發含着煙筒說。『誰家小媳婦不是這麽大，就過門的？而且，就是你同那老婆子商量下的事，又與我什麽相干？——錢倒化不少呢！』

『別說了！』長發家的說。『我說，應保家媳婦，——英蘭這丫頭，我亦不叫她幫你燒飯了。——』

『我說，媽，』大阿姆不等長發家的說完，就接着道：『您不提起，我亦不敢同您老人家多說什麽，您提起了，我亦不能不說了。——我本來早就想告訴您了。老天爺啊！實在英

蘭跟我在廚房，又做了什麽事！一天到晚，只在廚房玩着鬧罷了。有時，她還得偷偷摸摸的呢。——』

英蘭聽到這裏，悲憤到要哭了；他想跑出去和大阿姆辯一下；又有些恐懼，只得仍舊縮住了蹲下去抹着淚聽。

『她來的時候，看她就不是一個好的；果然是這樣的東西！』長發家的說。『明兒我亦不叫她到廚房了。——可是，叫她幹什麽好呢？……』

『是啊！——』大阿姆說。『我罷，燒着飯；二嬸子織着布，亦不必她幫忙；針線，她又不會；實在做什麽好呢！……有啦，田裏這兩天不很忙嗎？英蘭這麽大人，也有點力兒了，還是相幫着做點田裏事罷。——』

『可不是麽！……你不提起，我也忘了。』長發家很速的接着說：『這幾天稻正登場，不正忙着麽；本來少兩人做呢，譬如雇短工，這麽大人了，什麽不好做，挑稻，打稻，……她這時在那裏呢？——』

『哼！——』大阿姆冷笑了一聲說：『她算搶着幫我洗碗呢。那一回洗得清爽，總得我去洗二回；我又不好意思阻住她不洗，隨她洗去罷，反正明天我洗二回的。——我看看去，這時候不出來，還許睡在竈下了……』

英蘭聽見要尋她來了，連忙轉進她自己小屋裏，假睡在床上。大阿姆走到灶屋門口，只見烏陣陣一個火星也沒有，一摸門，也上好了。心一動，恐怕英蘭躲在附近聽壁脚，就燃着了一只油盞，滿處照了一下，連英蘭的影兒也沒有；她愈加疑心起來，直尋到英蘭房裏，一眼看見英蘭已睡着在床上了；就推了幾下，英蘭方才假裝伸了個懶腰，爬了起來，只抹着眼皮。

『你睡着了？』大阿姆說着細看英蘭是否眞睡的樣兒。

英蘭只裝出如夢初醒的樣兒，胡說着。大阿姆也就信以爲眞，定了心，同着英蘭走到堂屋裏去。

英蘭走到堂屋裏，就拿了只自己的鞋子來，坐着做。長發家的只瞟了英蘭兩眼問道：

『你在那裏？——這半天！』

『我在洗碗。』英蘭簡單的答着，仍舊做。

『我說，英蘭，——』長發家的注視着英蘭說。『這兩天田裏忙了，明天你也不用幫大阿姆做飯；至於掃地那些個，就讓你二阿姆做去；你幫忙着做點兒田裏事罷。幫着他們挑挑稻子，也不是什麼費力的事。好麼？——』

『隨媽你分付得了。』英蘭無與地答。

『好孩子，我知道你是很聽話的。』長發家的做着笑臉說。『就這麼辦罷。英蘭，將來收成好，我還做一件新棉襖你穿呢。——好孩子，睡去罷；明天好早點兒起來下田做去。』

英蘭忍不住要哭了，一轉身道：『媽，那我去睡了。——』她走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也不點火，就鑽在床上睡了。

英蘭睡在床上，想到方才大阿姆所說的，不覺又氣又愁；就在被中嗚咽起來。她想到現在的境遇，是一天壞一天起來；好比走一條路，愈走愈狹，不知將來走到什麼狹到走不

過去的去處呢。本來她以爲長發家的雖然凶狠些，但大阿姆等還和她很和氣，今天聽見了大阿姆一套和長發家所說的，方才明白大阿姆的和氣更是假的；而且更刁惡不過於是她覺得自己好似一只綿羊，四圍都是些狠惡的猖虎在伺着她。——她眞是一個孤立無援的小羊了！甚至她覺得就是母親的可愛，也是不可靠的，她來了這許久，也沒有來探視過她；她雖很想歸去，但她知道是這一種空的希望，決辦不到；而且長發家的也一定不會肯放她回去的。今天長發家的竟要叫她做男子所做的苦工了。她還是一個童心的女孩子，怎受得這樣非分的勞苦。她眞覺絕望了啊！她又想到虎兒的可愛，和虎兒父母的和氣；很能使她的心像小刀子來一片一片的割。她非常痛恨姑媽，可惡的姑媽，竟送她到這黑暗的地獄裏來，使他受這般無可告訴的痛苦。她更恨范瞎子，可惡的范瞎子，他一句不關痛癢的話，竟送掉了一個女子的命運。她又感到梅生的醜笨無情；她既是他未來的妻了，而他眼看着英蘭的苦難，不援助她；雖然，他也是無能爲力啊！

英蘭睡在床上這般思想着，如睡在針床上般苦惱；但她已是籠裏的小鳥，只沒有方

法來提拔自己出這個深潭。最後，也不過將這些所想的在一場哭泣中拋過罷了。

長發家所分付的，誰敢不遵行呢？英蘭雖怎般的不願，但第二天，仍舊只得預備照着長發家所說的去做罷了。

英蘭哭泣了半夜，很疲乏，第二天醒來時，天已大亮了。她很恐懼，恐怕長發家的先起了，又罵。連忙穿着起來時，還好，大家還沒喫早飯呢。

英蘭洗了臉，就在鍋裏盛了一碗粥，托着坐在門口喫。喫着時，不覺又就想起昨夜的事來，情不自禁的又墜了兩滴淚。這時，二阿姆正洗好了一籃子衣服走來；走到英蘭一旁，看見英蘭在墜淚。便站住了問道：『三嬸子，大清早起的，怎麼又哭起來了？』

『誰哭呢？』英蘭苦笑着說。

『得了！』二阿姆調笑着說：『我遠遠兒就看見你抹淚來着。——為什麼？三嬸子，誰說你來着？』

『誰也沒有說我。』英蘭說着不覺歎了口氣。

『沒人說你，怎又歎起氣來了？』二阿姆說。『三嬸子，我勸你不要悶着；自己尋點開心，看穿點兒；儘愁着幹什麼？愁壞了身子，是自己的。更沒有人來可惜你知道麼！——』

英蘭聽着心一酸，淚珠接連着拋了下來。『唉！——二阿姆，承你的情，可叫我又拿什麼來安慰自己呢？你是明亮的，這種日子，叫我怎過法？上的要打要罵，下的還要搧小扇子。唉……』

『你還是看穿點兒，別儘去愁他。眞的，愁壞了身子，沒人可憐；那時候，更得苦了。』二阿姆說着探頭一看堂屋裏沒人，接着道：『本來呂家媳婦，不是易做的。應保家你看她面上頂和氣的，心裏眞險着呢。我來了就喫她不少的苦。你記着，就少同她說話。比愛保更可怕！——』她說着時一眼看見愛保走了出來，就換口道：『你今天有衣服洗麼？』

『我沒什麼洗的。』英蘭說着儘命將碗裏的餘粥喝完了走進去。

從此英蘭就每天跟着應保們做田間的工作。比較以前，自然是更苦了；整天挑着稻走，或是打稻；每到夜晚停工時，英蘭的肩頭和腰，就酸痛到被打過一番般。

一天，長發家同着愛保回娘家玩去了。——這可算是英蘭等三人惟一空閒而可稍爲遊樂的時候；好比貓走後的鼠子。

英蘭看見長發家的去了，也就不高興再到田裏做去。她想，力作了許久，今日算得着了一天的休息；就在四鄰閑着談論了半天。

喫過午飯英蘭坐着和二阿姆談論時，忽然大阿姆從外邊闖回來對二阿姆道：『順保回來了。』

『那一個順保？』二阿姆隨便着問。

『還有幾個順保？』大阿姆冷冷的答。『左不是胡家的順保啵。』

『隔鄰胡順保回來了？』二阿姆驚喜的說。『我看看去。』說着站起來就走。

『誰？胡順保，』英蘭也站了起來問。

『你不認得的。——跟我來。』二阿姆說着就拉着英蘭一同走到胡順保家去。

『嘖，順保姊姊，你回來了！』二阿姆看見了順保就笑着拉了順保的手說。

『我可不回來了麽？二嫂子。』順保笑着說。

英蘭細細看時，原來是個穿得很漂亮的姑娘。

『這是誰啊？』順保一眼看見了英蘭問。

『這是我們新娶的三嬸子。你不認得罷？』二阿姆說。

『唷。你們新娶了三嬸子了！我怎沒知道？——好，獃子亦有了媳婦了！……』順保說完細細看了英蘭一下道：『眞體面！——你們家一個強似一個。』

英蘭被她說得不好意思，就躲在二阿姆背後。

『可不是，』一旁一個穿綠的婦人說。『不過男的可一個不如一個。』說完大家都笑了。

『這回你好住幾天去了罷？』二阿姆問順保。

『有幾天空呢。』順保答。『廠裏絲沒有了，終得等個多禮拜。——』

『好！——他們還都說你不會回來了。他們的嘴，眞是可怕。』二阿姆拉着順保坐在

一凳說。『我早就說過，順保姊姊，不比別人，那會幹這事；可不是現在到底回來了。』

『誰說的？——』順保哼了一聲道：『自己的家，怎不回來呢？有本領在外邊姘人和調，誰管得了？要逃？眞沒有那事！看我逃不逃。不像金妹似的，膽子小，偷偷摸摸，又怕人說，逃了，上那當！——你們放心，我准不幹那事，做得出，就不怕人說；隨他們說去罷。我站起來是一個，躺下亦是一個；我幹我的，他們說他們的，——嚇嚇！還怕他們說這些個飛話，就別做人了！誰能像他們的姊姊妹子這般正氣！我本來就是邪氣的！怕邪氣的，就別在我面前，染着了，可不是玩的。——得了罷，我看說我的自己沒有瞧瞧自己的尾兒呢，別前面吹，後邊就穿。我們是不怕人說的。——做到，就不怕人說；怕人說亦就不做了，哼！……』

『得了！得了！……』二阿姆笑着去掩着順保的嘴說：『我不過說這麼一句，你到似黃河決了口子，沒有完的時候了。』

『你提起了，我也不過說說罷了。』順保推開了二阿姆的手說：『我在城裏，怕沒這閒話聽見；還得比你多聽點兒呢！』

『好好！——』二阿姆着急說：『我無心說了一句，你倒見氣了——』

『誰見氣呢？』順保一嘻說：『這點兒要生氣，就不用活着。』

『是要到城裏渾渾去。——』站在順保左旁的一個老婦人嘻着嘴說。『你看，順保城裏去做了年多，嘴都學利了。——』

『是啊！三老媽，你瞧不上眼了罷？』順保迅速的說。

『我說着玩的，你又把我捉住了。』老婦說。『我年紀雖老，倒愛聽你這流利話呢。』

『三老媽，明兒你也上城渾渾去，學個老八哥兒回來。——』順保說着，哄堂的都笑了。

『勞你駕，到又打起我的趣兒來了。』三老媽笑着說。『你在家多躭擱幾天，我已經彀學的了。』

『咱們走罷。』二阿姆拉了拉英蘭對順保道：『走了，——我們家來玩。』

『忙什麼呢，不坐忽兒去？』順保站了起來說。『眞是！照這般認眞，我們五嬸嬸眞得

愛死你了。』

『赦了我罷！』二阿姆說着拉了英蘭一直跑回家去。她走到家門口時，一眼看見大阿姆和前村的金貴對立着私語；心一動，要縮脚時，可是已被大阿姆瞧見了；要退回去，又覺不便；只得漲紅着臉走了進去。接着，大阿姆的臉色也就鮮紅起來，假裝着高聲對金貴道：『——聽見沒有？可別忘了！明天上城，就替我帶回來。——要好的，太紅了，也不好。』

『知道了。——』金貴說着轉身走了出去。

大阿姆和二阿姆都覺得很不好意思，想拿些說話將方才一刹間的現象遮過去；又都無從說起。幸而英蘭沒有覺察到，還只拉着二阿姆的衣袖問道：『順保是誰？——』

二阿姆借着英蘭的一問，正是遮方才的機會；就拉着英蘭的手道：『順保就是那邊胡家的小女兒，她媽要同她配人家，她一定不肯；去年就到城裏進絲廠做工去了；你看，去了不一年，嘴也學利了，人也變體面了，穿也穿得漂亮了；比咱們做人家牛馬的不強嗎？身子又自由，要怎樣就怎樣！……』

『呵！——』英蘭聽着想：『我為什麼不到城裏做工去？要到這裏來受這般苦？……』

她想着也不再往下問去了，只默然地去拿了自己的鞋子做。其實她只深深的思量着順保的漂亮……等等。小小的一顆心，早被順保引誘去了。

這時全屋靜默着。二阿姆就坐在小凳上紡起紗來。大阿姆也就坐上了二阿姆的織機，織着布玩。

『是自己的身子好！』大阿姆歎息着說。『你看順保多麼自由？穿得花枝似的！——咱們呢？……』

『可不是！』二阿姆答。『咱們這輩子是沒有指望的了！』

全屋默然，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念頭；只有粗厚如拍的機聲，和着細長如歌的紡紗聲，是很調和的在奏着；間或，隔雜些英蘭怨沉的歎息聲。

二阿姆紡着紗看看在歎息深思拿着針不動的英蘭，不覺也就迴想到以前她自己做養媳婦時的苦痛。現在，雖已很苦痛了；可是比着以前好多呢。於是就對英蘭道：『三嬸

子，我唱個山歌你聽。』

『你唱。——』英蘭說。『我正悶得很呢。——我頂愛聽山歌。可是，不會唱。你教我。』

『好，我可不唱了。』二阿姆說。『我唱給你聽着解悶？——』

『好姊姊！你就唱個我聽罷。』英蘭坐近了二阿姆推着她說。

『你不要推，我唱。』二阿姆說完咳了兩聲，唱了——道：

『燈紅酒綠是新年，遊山趕市樂綿綿；只有養媳婦在門角把米打，手冷脚疲腰還酸；

打出白米大家餐，只有我冷飯殘羹過新年。

『杏花開時懶洋洋，養媳婦在後園種菜忙；早澆水來晚拔草，收得菜來未曾嘗。

『桃紅柳綠是清明，家家女兒去踏青；養媳婦在田中把田鋤，意疲力盡不得歸。

『四月裏來養蠶忙，早飼蠶來夜採桑；可憐春蠶作繭自縛身，養媳婦身上無衣裳。

『五月將過暖洋洋，養媳婦無事學插秧；日曬水浸日似年，欲哭少淚意更傷。

『炎暑六月熱難當，添水拔草事更忙；家家女兒搖扇喫涼果，養媳婦渴來苦瓜嘗。

……二阿姆唱到這裏，止了。……』

『還有麽？』英蘭問。

『有還有，可是我忘了。』二阿姆答。實在她是觸起了以前自己的苦處，不願意再唱下去了。

『啊！可惜！』英蘭歎息着說。『這麽一個好歌，唱不完！——你怎麽把這下半支給忘了？——做小媳婦，眞是苦！……』

鄉村農家最忙煩的時期，是養蠶。英蘭到呂家的第二年，這幾年因爲農家育蠶都賺錢的原故，長發家的就買了許多蠶種，養了好許多的蠶；因此，更使英蘭一天到晚奔走着忙了。白天，得採成擔的桑葉，還得替蠶揀蠶。夜裏，忙着鋪葉，更沒有睡的時候，連喫飯的功夫也沒有了。照這樣經過了二十多天，蠶上了山，方才漸漸地空閒了些。可是，又要忙着落蠶繭了。

一天，長發家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故，使英蘭得着了不少的恐怕。

這件事故，連英蘭都不大明白底細；雖眼見的實事，她是記憶着的；而這事的起由，還是鄰家談講起來的。

本來大阿姆和前村的金貴是表兄妹，而且已曾有過一次愛戀的經過。據說，誰都知道的，不過不說穿罷了。而在近來呢，又有舊情重提的意思。

在蠶將要上山的那天罷，大阿姆因爲頭痛睡在床上。應保爲着桑葉的交易，鎮上去了。夜晚，長發家的等都已睡了，只剩着英蘭和二阿姆坐在滿放着蠶籩的堂屋裏，預備再鋪了一次葉睡覺。英蘭因爲已有許多天沒好好睡的原故，只伏着瞌睡。二阿姆坐了一忽，覺得口渴，就喊了英蘭，一同到廚房裏去。二阿姆拿着火，英蘭抹着眼在後邊跟着；到廚房去的路，是要經過大阿姆的房門口的。她們走到轉角處，二阿姆一眼看見大阿姆的房裏走出來了一個男子般的黑影，二阿姆一驚要喊時，却轉念想到應保今天沒有回來，心上一明白，沒有喊出來。英蘭却急聲的喊道：『誰啊？駭死人了！……』

二阿姆連忙搖着手阻止英蘭。英蘭水也不喝了。就拿着火拉着英蘭一同到堂屋裏來。

『幹什麼呢？眞駭死人了！』英蘭同二阿姆坐停了說。『不是賊麼？咱們照照去。』

『不要嚷了，那裏來的賊！』二阿姆輕聲哼了一聲。『偸了東西，我賠，不要尋根究底了，鬧起來，不是玩的；你就安靜點兒罷』

『到底是誰呢？』英蘭懷疑的輕聲問。

『好嬸子，你不用管了。』二阿姆答。『鬧出去可不是玩的。誰管閒事，各喫各的飯。』

『到底什麼事？』英蘭愈覺可疑，拉着二阿姆問：『告訴我，我准不鬧出去。』

『你問他又幹什麼呢？難道你還不明白！』二阿姆說。

『我怎會知道？』英蘭說。『好姊姊，告訴我。我准不能再告訴第二個人。我立誓。』

『我告訴你！……可是，你不能說出去。』二阿姆極微的聲音道：『不是偸東西，是偸人來的。』

『什麼？』英蘭還有些不懂，問。

二阿姆道：『你去細細想罷。我可不能再告訴你了。』二阿姆又做個手勢道：『——還不懂嗎？……』

英蘭想了一刻，不覺點頭道：『嗯！……我知道了。——不是黃桂花？——』

『什麼黃桂花？』二阿姆微笑着問。

『黃的姓，桂是——』英蘭說。

二阿姆不等英蘭說完就搖手微笑道：『對！對！——你可別傳揚出去。——不是玩的！

『自然，』英蘭說。『我那裏會做這等事，你放心得了，我決不能多話。——這是什麼事！……』

無巧不巧這件事過了幾天，又一事件發作了。——英蘭因爲疲乏的原故，夜裏睡得像死人一般。可是，在夢中被門外的喊聲給驚醒了。她醒來時，以爲是賊的事故，駭得將頭鑽到半床，氣都不敢出地靜聽着。忽然，人聲大作。她就鑽出頭來。

『好！好！——』一個氣急的聲音，像是應保。『你幹什麼來着？』

英蘭很覺奇怪，因爲想到應保昨晚是沒有回來的。

『誰啊？』又一個人喊着問。——是來福的聲音。『不是應保！』

『捉住賊了，——你們快來。』應保急聲的喊。接着一陣鬧的聲音，別的房裏也在燃火了。

英蘭驚懼到只抖擻着。聽見人聲更喧鬧了起來，就也穿了衣服，爬了起來。她聽見人聲都聚向堂屋裏去了，也就慢慢地走到堂屋屏門後邊。看時，全家的人，除了大阿姆都起來了，圍着一個男子在亂七八糟的你一言我一語的噪嚷着。英蘭就輕輕走了出去，站在衆人的後邊瞧。細細看時，原來被捉的男子，就是金貴！

『你半夜三更到這裏來幹什麽？』應保抓着金貴的胸襟狠糾糾地問。

『問他幹什麽呢？非姦卽盜！』來福擊了金貴一拳說。『把他關起鎖在柱子上，明天問他。』

『奇事！奇事！』長發家的說。『我想金貴家有幾個錢，也不至於要做賊，爲什麽半夜

三更到這裏來。─應保，你說今天不回來了，怎半夜三更又跑回來？可是眞巧，碰着了他！』

『我本來不回來了，可巧碰着前村張鈴，他說走夜路回來；我一時高興，就跟他同回來了。誰知走到門口，正好碰着金貴這賊小子走出來，我就一把將他抓住了。——』應保說。

『你抓住他的時候，他手裏偸什麽東西沒有？』長發深思着問。

『什麽也沒有拿呀。一個光身子！——等我問他到底幹什麽事來的。』應保擊了金貴一下嘴巴問道：『我問你到底幹什麽來着？』

金貴只不做聲的蹲了下去。

『哼！……』長發搖了搖頭，不語地只在屋內轉着走：『別問他了，放他走罷。』他陰幽幽地說。

長發家的以至於愛保等，都默然有些覺察了。只有應保，未曾明白，只當金貴是偸東西來的，就將金貴交給了來福，尋了一根門閂，狠命的將金貴打了一陣。直到長發家的說

情時，方才將打到半死的金貴輕輕給放走了。

一場噪鬧經過之後，各人也就歸各人的住所睡去。

英蘭剛剛到床上時，就聽見應保房裏鬧了起來。

『好，好！原來是這麼回事，這時我倒想起來了！可恨，只輕放了金貴。』應保覺悟似的說。『你這賤人做了這事還得上吊來害我？』應保憤怒的聲音。『幸而我來得早，不然叫我有嘴說不清！——』接着就噪打了起來。而且，還能够聽見應保家細細的哭泣聲。

直鬧了半夜，方才漸漸個安靜了。從此，應保和他妻，就不和起來。而應保家的對於英蘭和來福家的，更冷淡；而且時常留心着要尋她們的錯處。

天漸漸暖熱了起來，在六月中旬，更熱得像在蒸籠裏般。應保家的替長發家說：『柴是將近燒完了，英蘭閒在家裏沒事，叫她到山裏捆點山柴回來燒。』長發家的聽見了，自然極贊成；立刻就知會了英蘭。

這樣熱的天，太陽像火燄一樣照炙着一切。英蘭提起扁擔草繩，拿着鐮刀，到小山上

揹柴去。

英蘭四面回顧着，只有自己一個人是在烈日下工作。他蹲着將未長成大的，一把把草來揹着。無情的太陽，像火球般在她背上來回地烘，她熱到氣都呼吸不轉，汗珠一顆顆像淚珠般流着。她雖覺熱悶得異常，但不敢停手；因她倘回去時少揹了柴，那誰都可以指駡她了。她只得忍着她的痛苦，努力來揹。

她揹到一堆盛亂的草堆旁時，一剎間，前面草堆裏虎虎地游出來一條很大而紅色的蛇，好像要向她撲來的樣兒。她驚惶到怪叫一聲，拋了鐮刀，狂奔下山來。驚怖的心，和她的脚，同時無主的運動着。也不敢回頭，一直往後奔逃了若干功夫，以爲已是經過了一個極大而長的危險時期，脚酸輭到跑不動了，心也慌盪到將要跳出腔外了，方才站住了。回頭看時，什麼也沒有，蛇更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才定了定心，覺得自己的衣服，像水裏出來的一般，被汗溼透了。眼見前面有一個小松墳，就走進了松墳裏，坐在斷碑上休息。回頭望時，原來仍舊還在半山，離開蛇的地方不遠，恐怕蛇也跟了來躲在自己一旁，就四邊察看

了一下，覺得沒有什麼方才坐定了；心也就漸漸安穩了。可是恐懼經過，接着悲慘追了上來。心一酸，就蹲在松陰下哭將起來。她想自己是現在最悲苦的一人了！她孤立着，非但沒有人來援助，更加小小的蛇，都來欺侮她了。於是她覺得各物都在欺侮譏笑她，可恨的陽光，更有意罩住着她；松風微微的在唱着譏笑之歌；小鳥在枝上乘着涼調笑她；薄薄的雲，像嘻着嘴在偷視她哭喪着的臉，無援的英蘭，就蹲着大哭了一陣。她又想到自己的無靠，就是母親，現在也不來張望她，只放她一個在這苦惱之鄉裏。又想到幾年前和虎兒在松林裏放牛的景象，虎兒，現在已娶了嗎？倘使和虎兒成了配耦，……唉！——她的命運是被姑媽和范瞎子兩人遮蓋住了啊！……她覺自己的前途，已絕無希望了。

英蘭在松林裏苦苦哭泣了半天，悽慘的長歎了一聲，將濕透了的衣衫來將淚痕抹了；歎息着在松林前折了一支竹頭，打着雜草回到方才捎草的地方去。恐怕又有蛇來玩弄她，就在周圍用竹子亂敲了一陣。尋了半天，方將鐮刀尋着。看看所捎的草時，還不到半擔。恐怕回去了長發家的看見只捎這一些草又要駡，看看天倒將晚了，就努力的再捎了

些草，捆好了挑着歸去。

英蘭挑着草走到門口時，碰着長發家的和大阿姆愛保站在門口搖着扇子受風。

『去了這半天才揹這一點兒柴？』長發家的看了看英蘭，臉一沉說。

『草兒還小，揹不着。』英蘭答着將柴挑了進去。

『誰說草兒還小！』長發家的說。『你這東西偷懶；不打不成人！』

『哼！——』大阿姆嘴一動說。

『什麽？』長發家的問。

『你瞧她的臉兒多紅着呢。』大阿姆幽幽地說。『左不是在松林裏睡覺罷了。』

『對啊！』愛保接口說。『她那兒是揹柴去的。比咱們都舒服，松林裏睡覺，又涼快，又有風。——』

『是啊！』長發家的說。『要她喫飯來的！——這東西，非打不成人。我問她去。……』

長發家的說着火斤斤地進去尋英蘭去了。

英蘭病了！她因爲愁悶疲乏而病。可是，她病的第一天，長發家的還在堂屋裏海罵說：

『好好的，有飯喫有衣穿，又不做什麼，怎會病？病懶得做事罷了。喫得這麼旣肥又大，開着馬桶蓋照照，比來的時候，胖多少了？還得裝病！——』

英蘭睡在房裏聽見這話，很增進了她愁慘的病態。這時天氣還很熱，她抱着病獨睡在一間狹小黑暗低濕無窗的小房裏，一張像棺材板堆着些亂絮的床上，獨自呻吟着。更可厭惡的，蠅只嗡嗡地在她耳邊噪鬧着，成羣的蚊子，伸着牠們的利嘴，當英蘭是一個糧倉般，只喫着她。英蘭只糊裏糊塗，熱到像在蒸裏一般。頭腦，只在要漲開似的痛。她也將自己的生死拋開了，只像一塊死的肉般躺着。

夜半，英蘭稍稍覺得清爽了些，自己撲撲自己的額角，也覺退了些熱。這時，方才感到蚊子的可恨了。她小小一個身子，像在蚊羣裏似的；許多蚊子，圍着她咬。她要揮趕罷，非但揮去又來，而且手一點勁兒沒有。『唉，蚊子啊！——』她無法應付而哭泣了。我一個苦難的人，你們還是這般欺侮我！可憐我，就少咬我幾口罷。我將死的人了！你們等我死了，我的

肉都給你們喫；現在，可憐我，你們就赦了我罷！……可憐我，我就死了罷！免得活受罪。將來苦的日子還多着呢！——老天爺，可憐我，我不想活了；你就快點讓我死了到乾淨！……』

英蘭自怨自恨哭了一陣，覺得口渴了，起來想點着燈到廚房喝點水去，摸了半天，火柴又摸不着了；摸着火柴，燃着尋油盞時，油盞沒誰拿進來。口渴着要迫她去取水喝；只得用着全力爬了起來。站到地上時，頭像風中的風車，一暈，差點兒跌倒；幸而靠在牆上。她就伏在床上定了定神，方才沿着壁漸漸摸出去。脚無力地輭到像燈草，只抖擻着。摸了半天，方才走出了門。再向前走時，誰知離了牆，脚一輭，坐了下去。

『誰啊？——』英蘭一跌的聲音，倒將長發家的驚醒了問。

『我。』英蘭無力地答。

『你是誰啊？』長發家的又問。

『英蘭。』英蘭答。

『幹什麼呢？半夜三更，鬧你娘的魂；人家不睡麼？——』長發家的說。『幹什麼呢？』

『我口渴，廚房喝點兒水去。』英蘭答。

『哼！——』長發家的怪聲的說。『好！——白天懶得做事，睡在床上假病；半夜就出來偷飯喫。——我亦不同你多話，明天問你。』

英蘭不答，只慢慢爬過了一個小天井，摸着了廚房的門，才站了起來開門進去；摸着了水缸，狠命的喝了一頓冷水，就照樣的回到房裏來睡。

苦人的病，不必要醫生診治的，隨你不衞生，也會漸漸地好起來；而且，好得很快，不幾天，英蘭的病竟好了。她只歎息着道：『老天爺啊！難道我的痛苦還沒喫足？還得活着承受嗎？……』

本來梅生的對於英蘭，是毫不相關似的非常冷淡，梅生也有一個現成的情人，是就在附近。梅生時常和他情人聚首的；而且梅生心目中的英蘭，還是一個未成人而未可顧戀的女孩子；所以對她很覺冷淡。不過英蘭的對於梅生，雖很覺他笨獃得可憎；但英蘭以爲梅生，雖如此可憎，將來終於是自己的丈夫，——一個終身的靠山，所以倒很有些愛護

的意思。可是，英蘭漸漸地感到梅生對她的冷淡，也不覺地冷淡了起來。

壯年的梅生，看着英蘭漸漸地長大起來，竟有成人的樣兒了。而且，臉兒也很美麗得可愛。於是漸漸生了愛感，不似以前般看不起了。有時，梅生碰着了英蘭，看着無人，也要動手動脚摸摸她。英蘭呢，雖然覺得梅生的可憎，不願意他但自以爲將來自己的身子都是梅生的了，也隨他去。可是禍根就種在這裏了。

梅生因爲他的情人新近出嫁了，很覺得愁悶；終日愁坐在家裏，什麼事都不高興做了。而無可制止的情慾，只驅逼着他。

禍事爆發了！長發家的和愛保同舅婆家去玩的那天。——長發等都下田工作去。大阿姆等只趁着長發家歸家去的機會就都鎮上玩去。只剩英蘭，躱在房裏做鞋子，梅生很無聊地在堂屋裏徘徊。

有力的情慾，眞如烈火般燒到梅生不能制止了。在這時候，他忽然想起了英蘭，而且聯想到全家只有英蘭一個人在。於是，就走到英蘭房裏。

英蘭意料不到，忽然梅生竟會走了進來，立刻，臉兒逼到鮮紅，羞澀地低着頭。

『一個人悶麼？』梅生問英蘭。

英蘭只不答地低着頭做鞋。

『怕什麼羞？』梅生坐近了英蘭說。『將來咱們終是……』

『你就外邊兒玩去罷。』英蘭羞澀地將鞋子來遮着臉說。『爸，大伯，他們都在田裏做，你幹什麼開在家裏胡鬧？』

被情慾所驅的梅生，不等英蘭說完，就拉着英蘭的手抱着她吻了一下。

『幹什麼呢？』英蘭急聲的說：『尊重點兒！——我可要喊。』

『得，別嚷。』梅生氣急地說。『咱們早晚——』

『那可不成！』英蘭用力的要推開梅生，可是被梅生用全力的抱住，絲毫抵抗不得。

『我可要嚷！——我可眞個要喊起來了！給人家聽見了，咱們倆都不好意思的！——我眞要……』

『好妹子，別嚷了。反正將來咱們亦脫不了這個。你早晚是我的人了！——』梅生求着。

『不成！』英蘭滿臉漲到鮮紅說。『這算什麼？我不能從你，你眞——咱們……』

梅生情急了，不管英蘭是否願意就硬做。

這時的英蘭像一只小雞，又羞澀，又害怕，又苦痛，又不敢喊；恐怕人家來看見了笑話；可又沒有力量來抵抗。

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暴酷時間，梅生飄然地躲了出去。

但英蘭這時苦痛慘悽極了。她明白自己一生是絕對沒有希望。『連他，——唉！這個狠心的都來欺侮我了！將來還有什麼好日子過！……』她這樣想。她感到沒有一個人憐惜着她，更加現在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尤其梅生的對她無禮和殘暴；這是更能勾起她灰心的。她覺得前面黑暗着，是再沒有希望的路可走了。就痛心的嗚咽着。『早晚終是死啊！活在世上，受這罪！——上回這般病，不死；是要叫我再受些罪過和人家的欺侮？……』

英蘭想到這裏，不覺觸動了一個死的觀念。『死了，什麼都完了；也沒有人欺侮了，也不似這般受罪了；睡着了一般，多麼自由！——唉！上回的病，爲什麼不就死了呢！……』她想到這裏，忽然又想：『除了病，就沒有別的死法麼？——上吊，——投河，——喫火柴，……』她想到了這層，不覺死的觀念充滿在她腦裏。

英蘭想來想去，覺得自己一無生趣；又復想到剛才梅生對她的暴酷，覺得更是死了好。哭着，覺就想死了。『死了罷！——還是死了安逸！……』她想着更哭得苦了。而死念更像小麻繩般緊緊縛住了她，可巧，她一眼看見床上正有一條闊褲帶在，就不由自主的將褲帶在頸上試了一試；就將褲帶縛住了屋下的小樑；一端結了個寬緊結，將頭伸進結裏試了試；心一酸，淚珠雙雙流泉般拋了下來。『媽啊，爸爸！——你空養了我一場！這些人逼着我，我是沒有法子，只有這條路了！——我的媽，我負你！我……我再翟子報你的恩！——你就算沒有我這個女兒，沒有養我這個女兒。……我的媽，咱們……誰知我出了門，咱們沒見過一回面，就永別了！……』

英蘭的死心決了。

英蘭哭着站上了床，將頭放進結裏，想將脚踏開床時；心一輭，又復縮住了，看了看繩子，抹着淚道：『我的媽，我可眞去了！……你爲什麼生我這個命苦的人啊！……』英蘭試了幾次，心一橫道：『早晚一死！死了快活！苦還多着呢。我就死了罷！……』

『英蘭——幹什麼呢？』英蘭正要踏開床板時，長發家的從舅婆家囘來，看見了英蘭這個樣兒喊，——長發家同着愛保囘到家裏，只見門大開着，一個人也沒有；很奇怪，以爲應保家的等都躲在那裏；滿處尋了一陣，不見有半個影兒，直尋到英蘭門房口時，看見英蘭在哭着要上吊，就喫驚的跑了進去，把英蘭抓住了。

長發家的定了心，抓着英蘭的頭髮問道：『幹什麼尋死？——我什麼地方待錯了你，要來害我？……你死了好圖害我？你倒想得通！……』長發家的說着一面打着英蘭的臉，一面抓着英蘭的頭髮，拉到堂屋裏；坐着，氣急呼呼地問道：『爲什麼要尋死？我什麼地方待錯了你，你要害我？』

英蘭只痛哭着不做聲。

『這死丫頭，誠心要害咱們吧？』愛保說。

『愛保，』長發家的說。『尋根繩子來。——大的同二的兩個東西，不知上那去了。』

『是了，——』愛保答着去尋了根繩子來。

英蘭像被捉着的賊般，驚顫着只是哭。

長發家的緊緊將英蘭的手繫住了，方才放手。這時，大阿姆和二阿姆興冲冲地從鎮上跑回來；一踏進門，一眼看見長發家的已經高坐在堂屋裏了，不覺一驚，但也只得走了進來。

『你們倆上那兒去了！』長發家的看見了她們問：『好差點兒出大事！要不是我早回來，英蘭早吊死了——』

她們兩人都驚駭地看着英蘭，大阿姆憑着勇氣道：『英蘭又爲什麼要上吊？』

『誰知道。』長發家的冷冷地答：『英蘭不在這裏麼？問她自己，她自己反正能知道。』

靜默了半刻，長發家的才對英蘭道：『這時候不問你，等愛保她爸回來了再講。——你不是誠心要害我麼？——你要死？也容易，我等等就够死路給你走！……』

第五章

尋死而未得死的英蘭，受了不少的痛苦，冒了很大的危險；在一個天也未明的清早，從呂家逃了出來；也不認方向，約莫逃了有二三里光景，方才定了定心，站定脚跟。四下裏張望時，天色已微亮了。遠處的雞，狗，漸漸接連着啼吠起來。

孤獨的英蘭的微弱的心，只驚顫着。『逃是逃出來了，到底逃上那裏去呢？……』她想。她又恐怕呂家覺察了追來。在惶恐的一刹間，她忽然想起：順着這條河的路，便是到城裏去的路，於是，她無目的地，只被恐怖追趕着，忽忽跑向城裏去。

英蘭好比一只離伴失道的小山羊，急急地奔逃着盡她所夠得到的力量和勇氣。她時常回過頭去張望着，只恐怕更加比她跑得快些的人追了上來。在每個人跑着追過了

她時，她的心就能驚慌地顫跳一陣；並且接着用她不敢直視的目光，斜着偷覷那追上來的人：確定了他是無關係的，她微弱的心方始漸漸地安定了。

英蘭連奔帶逃的到了飯後時分，擡起頭來看時，漸漸地可以看見城裏隱躲在煙霧裏的大煙筒了。可是，有了標的，就愈覺跑得厭氣。尤其是那大煙筒，玩弄她似的，她跑前一步，牠也好似在退後一步。從一早直跑到現在的英蘭，肚子只在叫着飢餓。雖在她步線的一旁，間或有些賣油條大餠的在她眼角掃過；可是，她很明知她囊中和小衣包裏是一個有孔的小錢都沒有。她的脚酸到提着石頭一般重了！她恐怕後方追趕來，也不敢一刻休息，只忍着飢餓的肚子，酸重的脚，儘她最後所有的勇力來跑。並且，她還時常拿『後邊追來了啊！……』這句話來鼓勵自己。在她間或碰着追着跑過一個老婦，而老婦在問着：『大小姐，上那兒去？這般急急忙忙的！』時，她總說着：『我趕着上夜工去呢。』——忽忽地跑。

可望不可接的城門，終於湧立在英蘭眼前了！於是，她就茫然地走了進去，只無目的地在大街上亂跑着。

英蘭轉完了若干熱鬧的大街。雖然有許多可住人的房子，有飯喫的地方，有布買的鋪子，有工作的工廠，……等等但她終未得着一個安身之處。看看天色漸漸地暗淡了下來，她只急到像失了水的魚兒。最可怕的，要是被追尋者捉住了！那，——天啊！命倒沒有什麼可寶貴，死了，亦就罷了；零碎的痛苦，是最難受的啊！而且，這次倘是被他們尋到了，更得受尤難過的刑罰。

英蘭思量着，浮萍般只忽忙地在街上來回地亂跑着。——忽然，她想到曾聽人說過，城裏，倘使要到人家做女傭去，是有薦頭店代薦的。而且，店裏有得給你喫，有得給你住；同時，尋一個適當的處所介紹你去做女傭。所欠下的飯錢，只要有了主家，付着了工錢還她。——英蘭想到這裏，就滿處的尋薦頭店。可是，她又不知道怎樣的店就叫薦頭店。又不好意思去問旁人。

再後，英蘭走到一處地方，看見一所沿街的屋裏，坐滿了些窮婦人，老的，小的，醜的，美的，……都有。她感到這大概是薦頭店了。但她又恐怕她的預料是錯的，不敢去問，只得在

這裏門口徘徊着。

『街上走着的大姑娘』薦頭店裏的老板——一個肥胖的婦人，看見英蘭背着個小包兒，在門口徘徊着，現着進退兩難的樣兒，便問：『你不是要上人家幫人麼？』

『是啊，大嬸子。』英蘭在店門口站住了說：『我要尋個薦頭店。』

英蘭說完，衆人都哄然地笑了。笑得英蘭漲紅了臉兒，以爲自己說錯了話，要回身走時，聽見又有人在對她說了。仍舊住了脚。

『大姑娘，你對着薦頭店尋薦頭店，不是騎着馬尋馬麼？』老板笑着迎上去，接了英蘭的衣包說『我這裏就是薦頭店；就進來啵。——我們是第一首創老店。不是騙你的話。』

英蘭聽見了，心不覺一定；血紅着臉，跟了老板進去。

『咱們後邊去，這裏人多。』老板說着，一直將英蘭領到最後一間沒有人的地方，請英蘭坐了。問道：『你肚子不餓了？一忽就開晚飯，我們這裏晚飯是很早的。——你是那裏人啊？』

『我是呂橋來的。』英蘭定了定心說。

『呂橋？——呂橋離這裏不有六十來里地麼？』老板問。『你怎樣來的？不是趁便船來的麼？』

『我是走來的。』英蘭長長呼了口氣答。

『走來的？——』老板驚訝的說：『到底是你們年輕的人有用。要像我這大年紀，就不成了；看着我是頂肥大不過的個兒，二十里地都走不了。——可是，大姑娘，你從什麼時候從呂橋起程走的？』

『天沒大亮的時候就走的。』英蘭答。『我也沒有走慣路，所以直到這時兒才到。呀，累極了！』

『走這許多路，可不得累了。到底咱們是女人，不比男子走得動路。』老板說。『道上沒喫什麼罷？可餓壞了！——反正不忽兒就有飯喫了。——』

『餓倒還好。』英蘭答。『餓過火了。——』

『可是，大姑娘。——』老板遲疑的看了英蘭一眼道：『你這大年紀，爲什麼遠離了家要出來幫人？人家像你這大年紀，正是嫁人風光的當兒。』

『唉，大嬸子。——你不知道呵！……』英蘭痛定思痛，不覺歎息着眼淚不由自主地拋了下來。——一個人在危難過後，終能迴想到當時的痛苦而慘悽的。而在困苦之時，只要碰着一個與他稍有同情的人，就能引爲知己；同時，將他所遇的危難和所處的困苦，儘量發表出來。——英蘭現在也是這樣。

『大姊，怎麼就這般悲苦起來了？到底爲着什麼出來的？這樣悲苦！』老板驚異的聽着英蘭問。

『唉！——大嬸子啊！……』英蘭連歎帶講的將自己以前的苦痛和私奔的緣故，細細述了出來。

『可憐！……』老板聽到英蘭說完了，很同情的樣兒說。『咱們做女人的，本來就是苦！——還是一個人在外邊兒做做，又自由；又清淨，不比在家這個管那個罵，受盡了婆婆

的打罵，還得受姑嫂的冷譏熱諷。——將來做着存幾個放放，防防老：不好麼。』

『是啊！——我想再沒有路可走了；要是仍舊在呂家，被她們收拾死了，倒也罷了；可是，唉！大嬸子，……活罪難受呵！……我想着沒路，只得逃了出來。可是，——』英蘭小聲的驚顫着看了看房的四方道：『倘使呂家的人追趕來尋着了我，那怎辦？』

『不要緊的。』老板安慰着英蘭，『他們不能尋到這裏來。地方大着呢，誰知你逃向這裏來了。你就躲在後邊得了，不必到門口去；要是有人來，我只說沒有這樣兒的人得了。難道他們好跑進來搜？』

『多謝大嬸子，總得大嬸子你幫忙的了。』英蘭感激的意思說。『還得大嬸子替我尋一個好好兒的安身之處。——』

『那，自然！』老板義形於色的說。『什麼都有我。一不做，二不休；送佛送到西天。都有我，你放心。』

英蘭想了想，又對老板道：『得請你尋一家不大出門的，專做內裏事的人家。倘使要

出門洗衣服買東西，被鄉裏人看見了，可不是玩的。』

『包我身上。』老板拍着胸說。『替你尋一個千妥萬妥的人家。』

停了一刻，英蘭又叮囑老板道：『大嬸子，現在我一個人是飄飄蕩蕩「舉目無親」的了。現在，只靠大嬸子，你算是我的親人；總得你老人家替我想個安身之處，我一輩子感激你老人家不盡。』

老板不等她說完，接着道：『大姊說那裏話。一個人，一輩子就沒有落難的時候？大家相幫相幫，算什麼；也是應該的。又有什麼感激不感激。』

『還有，——大嬸子。』英蘭接着又說。『你總得替我瞞密一點兒；同大家同伴說，別揚說出去。』

『她們准不會多嘴。你就放心。』老板說。

『大嬸子啊！——』英蘭悽歎的說：『要是被家裏尋的人看見了，那，——唉，大嬸子！——我是沒命的了！……死就死；可是，——大嬸子！——刑罰難……難受呵！……』

『你放心，大姊，什麼事都有我。』老板說着問道：『——真的，我忘了；我還不知大姊你貴姓呢。』

『我麼？咳！——』英蘭不覺想着了她的父母，悽然地哭了。

老板想拿些什麼話來安慰英蘭，可又想不出什麼可用以安慰的話。只眼瞧着英蘭在痛泣着。『得了，不要儘悲傷了。』老板說。『自己身子要緊。』

『咳！……』英蘭抹着淚說。『我母家姓楊，呂是我夫家的姓。』

『哦！——』老板斜着頭道：『你就別說這兩姓，換一個姓得了。——』

『可又換個什麼姓呢？』英蘭遲疑的問。

『姓多着呢。』老板說。『你隨便換上一個姓就得。——張，王，李，趙，胡，馮，李，……多着呢。』

『我就姓王。——』英蘭說着時忽然想起虎兒是姓馮，就也姓馮罷。就換口道：『我——就姓馮罷。大嫂子，你說好不好？』

『有什麽不好。』老板說。『以後我們就叫你馮嫂子，人家要是問你姓什麽，你亦就說姓馮得了。』她笑了道：『可得記好，不要忘了，又說出眞姓。』

『我都知道。』英蘭說。

這時，外邊在喊喫飯了。老板就同英蘭到廚房裏喫飯去。英蘭跟着跑到廚房裏，只見有許多人把着碗在喫了。有的蹲在廚房裏，有的蹲在屋簷下，有的坐在院子裏凳上；都在噪嚷調笑着。見老板走進來時，都同聲道；『王老板吃飯。』

『喫飯了。』王老板說着，同英蘭走到廚下盛了兩碗飯，一碗菜，就伴着英蘭在菜櫃上吃飯。

她們只喫到一碗時，聽見外邊喊道：『王老板，有人要老媽子（女傭人）。』

『誰要叫？等一等。』王老板含着口飯說時，外邊走進來了一個十五六歲大的女孩子，對王老板道：『媽，就是東街李家的阿福又喊人來了。』

『阿福？——』王老板說。『阿福不要緊的。你就請他進來得了。你說，我正在這裏喫

飯呢。』

『我叫去。』那女孩說着，就去叫了阿福進來。

『王老板，』阿福賊頭鬼腦，笑嘻嘻地走了進來，對王老板說。『我們太太還得要個老媽子。』

『阿福，好久沒來了。』王老板調笑着說。『要什麼樣兒的？粗做？還是細做？年紀大的？還是輕的？』

『你聽我說。——這是我們太太告訴我的話，』阿福笑着說。『要好看點兒的，年紀輕輕的；要會粗做，可又要會做細；又要沒有皮氣的。又要，——』

『別說了，別說了。』王老板搖着手笑了說：『你們太太叫起人來，就是這麼一大套。上回你來叫的時候，聽了叫我耳朵酸；這時我還沒忘呢。——我叫個好的你。——劉嬸子來，你，跟來人去試三天。』

『我去？——』劉嬸子應聲而至。

『你告訴你們太太』王老板對阿福說：『這個，是我們店裏再好沒有的了；什麼都能做，細到鞋頭花做衣服；粗到倒馬桶，掃屋子，——』

人們聽見都好笑了。

『好，——』阿福打量了劉大孀子一下道：『我到眼一看，就是體面能幹的。——走，咱們走。——你不是姓劉嗎？劉大孀子，咱們就走罷。』說着，同劉大孀子走了出去。

『阿福，』王老板喊。『你告訴你們太太，先試三天工，第四天我自己來上工。』

『是了，——』阿福走着說。『誰不知道呢。』

英蘭因爲跑了一天，累了，喫過晚飯要緊睡了。王老板就安排他睡在東邊一間小房間裏。與她同房睡的有六個人，分睡在三條狹板床上。一個是五十來歲的老婦，一個是四十來歲的婦人，一個是二十來歲很體面穿著得也還漂亮的少婦，一個是二十多歲很長的異鄉婦人；還有一個，同英蘭差不多大，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她們喫完了飯，都聚在房裏；有的拿出鞋底來做，有的在談講，有的爬上床要睡了。

英蘭坐上床要睡時，和她同床的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問英蘭道，『大姊，你姓什麼呀？』

『我姓楊。——』英蘭答着時，却忽然想起了方才改姓的事，又改口道：『不是，我姓馮。——』

『是馮大姊』婦人又問道：『這麼青青年紀，有了夫家沒有？正是風光的當兒，幹什麼要出來幫人做苦工？不比我們這大年紀。儘着一身做。——』

『唉，——大嫂子，你不知道呵！……』英蘭不由自主的歎息着答。——只要有機會，她總想將自己的苦痛儘量說出來。

『有什麼爲難的事，要出來幫人？年紀輕輕的！說得了，好在咱們同是落難的人。』婦人細看着英蘭說。

『唉，——大嫂子。說起來，我的命眞苦。……』英蘭也不睡了。只感歎地將自己的痛苦和爲難，儘量的說了出來。到後來，竟嗚咽起來了，這時全房的人，也寂然的都注目着英

蘭聽她說。

『唉，——你的命亦眞算苦的了！可是，事到如今，還有什麽說的。——』婦女歎息着同情的說。『可是你總是年紀輕有好日子在後邊呢。像我，——唉……眞是沒有指望的了！過一天，度一天，度死日。』

『大嬸子，你又有什麽苦？』英蘭說。『像我們年紀輕，苦日子眞還在後邊呢。……』

『你那能知道。』婦人微喟着說。『我亦是沒有法兒才出來的呵。我亦不怕醜。說給大家聽聽。我家裏本來可亦不是頂好的日子。只可恨我們那沒良心的，——唉！我提起了多心痛。可不是，我爲這個，心口都氣成了一個塊。唉，事情亦眞奇怪！好好兒的四十來歲的人了，交起桃花運來。新近，——這句話就是今年春天。在外邊胡鬧，姘着了一個妖婦；從此，家裏亦不來了，錢亦不拿回來；一天到晚，只躱在妖婦那裏，人面不見，事亦不做；見了我，碰着了仇人似的。慢慢兒的，將田地去賣了，供應妖婦化用；眞把我氣得七死八活。咱們一個娘們，打亦打不過他，駡亦駡不過他，又不好意思老和他鬧；再要在家看着他們，氣都得氣

死。一想，還是自己出來做做，弄點飯喫，自己養活自己。反正，一輩子人半世過了，度到那裏說那裏話；省得在家受他們的無名氣。——』

『我不是麼。一個男人變起心來，就沒有底的；不比咱們女人，還有點回心，』較漂亮的婦人接着說。『像我們那個殺千刀，同我好了不幾年，就將我棄了，要說咱們年紀輕，就再姘不着一個好好兒的男子，非得他們養不成？好才在外邊幫人做做，亦餓不死了。沒有這些個要債的，到覺干淨。一個人做給自己喫，我幫了兩年人了，到如今，亦沒有餓死，反覺得比有男人的時候舒服。——』

『唉！——』坐在牆角的老婦接口道：『你們都還年紀輕，做又做得動，餓不死的。還有許多好日子在後邊呢！像我這年紀的老傢伙，做亦做不動了，眞才叫沒有指望了！』老婦人慢吞吞說，『我這條老命！才眞苦呢；年紀這般大，死都將死了，還得交這麼一部老壞運。——唉！……說起來眞傷心，要不是我那不孝的狗賊，我又何必要出來幫什麼人家裏苦粥苦飯，有得喫呢，我男的死的時候，——就是大前年死的啵。——』老婦說到這裏，

將老化眼鏡探了下來，嘴抖擻着說：『死時，亦留下不少的家業，可恨，不兩年多被我那狗才上賭場給輸了。田賣了不彀，把房子亦押了。慢慢地，將房子裏的東西亦多變賣了，弄得我這大年紀的人，沒有安身之處；沒法，只得出來。躲開他們吧！——唉！——隨他們去啵！我逃出了這窠，把房子賣了，我亦不管。好在我這大年紀的人，就快死了，還是出來幫着人過這殘年，沒人要，就將來死在路頭路尾，反正總有做好事的人家來收屍。——眞是空的！兒子要他幹什麼！老話說得好，「兒子一堆堆，不及丈夫一支腿。」眞不錯的！只可憐他早死了害我，要不然，怎能弄到這步田地。我是年紀老了，要哭，亦沒有眼淚，想起來，眞是傷心，：……』

『你們苦雖苦，終還有個家，只可憐我，——唉！是無家可歸的了呵！……』異鄉婦人聽她們都說着，不覺也就想起了自己的苦痛，落着淚接下去說，——『我們是安鎭人，——』

少婦不等她說完，便接着問道：『安鎭離這裏不很遠麼？——』

『不就是上次打仗的安鎭？』中年婦接着問。

『是啊。——』異鄉婦人抹着淚說：『聽我講，——上月，不知怎麼，來了一大羣的兵。唉，眞可怕！可怕極了！你們沒有看見呵，——看去，沒有邊，像螞蟻這般多。來了，就將鎮上的空房，廟宇，都給住滿了；就不肯去。要喫，要喝的。買東西，不給錢；看見好東西，拿着就是他的。還說就要打仗。鬧了這裏幾天，姦，淫，偸，搶，什麼都幹。過不幾天，果然，老天爺啊！聽說前面亦有好許多兵來了，就打起仗來。鎗呀，砲呀，響得天倒了似的。我們駭得沒有法兒，只得同當家的和一個七八歲大的孩子，逃了出來。逃不多路，回頭看時，老天爺啊！眼瞧得我們的屋都燒了起來！可憐，我們的窠兒都毀了啊！接着，大兵打了過來；逃難的人又多，把我們三人給衝散了。那時，我又不認得路，瞎走了一陣；在一個小村上住了幾天，聽說兵過了，再回到老家看時，老天爺啊！……還有什麼家呢！一個鎮，燒成一堆瓦礫了。尋了半個來月，都沒有尋到他們父子倆。沒法，想起這裏有我一個表姊在，就這裏投親來。到了這裏，滿處尋不着表姊；身上帶的錢，這時亦快用完了，只得尋一家人家做做事，——可憐，唉！……不知這時他們父子倆，是死……………是活！』異鄉婦人哀哀的哭將起來了。『這……這輩子我……

……們還……還能見面麼？……老天爺啊！……保佑我們活命！……我要再見得他們，……我得喫……喫一輩子長素呵！……』

全室的人，多愁視着異鄉婦，漸漸地，一個個都歎息着各個抱着各個的愁苦睡去。

英蘭在王老板裏住了好幾天。她的心，時常慌蕩驚怖着。恐怕鄉裏追來的人，尋着了她。直到第五天，有人來叫婢傭時，王老板才同她到一家人家做女婢去。

英蘭現在的主人，是姓張。全家，只有四口人。一個張先生，是全家之主；聽說是在一只學校裏做教員。一個是張先生多病的妻，張少奶。還有二個五六歲大的小孩。還有一個，是管門洗衣和燒飯的老媽子李媽。

那天李媽到王老板處將英蘭叫去時，英蘭以爲是到一家很富貴的大人家去，誰知不然，李媽同走進了一條狹暗的弄裏，巡走進一家中等門戶人家去了。在穿過第一進屋房時，李媽告訴她說，這是房東胡家，走過了胡家，方才走進了一間中堂，再彎進一間很低暗的廂房，英蘭踏進門看時，床前一張籐椅上，躺着一個三十左右的瘦小婦人，伴着兩個

孩子在讀書。

『少奶，叫來了——』李媽一脚踏進房，對張少奶說着，回過頭對英蘭道：『這就是我們少奶。』

『少奶。——』英蘭照例叫了一聲。

張少奶拋開了手裏的書本，回過頭來對英蘭細細看了一下，便問道；『你姓什麽？』

『我姓——馮。』英蘭想了想答。

『叫什麽？』張少奶又細聲細氣的問。

『我叫英蘭。』英蘭答。

『這個名字，到頂好聽的。』少奶笑着說。『你是那裏人？有了夫家沒有？』

『我是顧山人。——』英蘭答着又想了想道：『我還沒有夫家呢。家裏，只有爸和媽和幾個姊妹。家裏人多沒有喫的，才出來幫人的。』

『哦。……』張少奶說。『到我這裏來，亦沒有什麽事；只要看看小寶們，相幫着李媽

做點兒雜事；有空，做點兒小孩子的鞋，你願意嗎？』

『我什麽都願意做。』英蘭答。

『那很好。』張少奶答，『你就在我這裏做罷。天兒亦不熱，晚上睡，你就同李媽同床睡得了。』

『我那張床大着呢。三人都睡得下。』李媽接口說。

『就這麽罷。這時沒有事，你同李媽到下房坐坐去。』張少奶對英蘭說完，又對李媽道：『李媽，她有什麽不懂的，就教教她。』

『是了。』李媽答着就同了英蘭走了出來，轉過中間，走到她們的下房去。

李媽和英蘭在下房，漸漸談得親熱起來；英蘭就將自己的以前，也都講了出來。並且，和李媽約好。她，是不能出門做事的，恐怕被鄉裏來尋的人遇見了。以後出門的事，都叫李媽代她做。李媽也就告訴她說，張少奶是很和氣的，叫她就安心在這裏做着事；將來，總有好日子的。英蘭也就聽着李媽的話，安心在張家做事。

薦頭店的規則，薦了一個人，到第三天便到主家去說合的。倘使主家看中了，就留着當日支工錢；不合，是仍由薦頭的帶歸。到了第三天，王老板照例到張家下工錢來了。

英蘭到張家的第三天的早晨，坐在只有一張床這麼大的天井裏洗衣服。這時，英蘭的心緒比較的安定些了。她一面洗衣服，一面在想着。雖覺得後顧茫茫，只要眼前得了一個安身之處，且過一日是一日；比在呂家受說不出的苦，終得高一點。後頭呢，到那時再說得了。——她想到這裏，擡頭看見王老板走了進來。便嘻着嘴，站了起來迎上去。道：『王老板，你來了眞早。』

『不早了，楊大姊。——』王老板說着笑了道：『我又說錯了，馮大姊。張少奶起來了沒有？』

『早起了。』英蘭答。『這時候在梳頭呢。』

『你做了幾天怎麼樣？合意麼？』王老板走近了英蘭輕聲的問。

『有什麼不合意。誰家我都合意。我有了個安身之處就得。』英蘭說。『而且，張少奶

頂慈善的。』

『那，你就在這裏做吧。』王老板說。『咱們就到張少奶那裏上工去。』她說着，領了英蘭走進張少奶房裏去。這時張少奶坐在窗口梳頭。她的孩子大寶和二寶，伏在桌上玩着玩具。

『張少奶，你起得早已經梳頭了。』王老板一直走到張少奶的身旁說。

『是王老板？』張少奶回過頭來對王老板說。『這裏坐。』

『謝謝你，』王老板說着坐下了道。『呀！——張少奶，你眞好福氣。兩個寶寶，都這麼大了，你看，頂乖的。兩人坐着玩，鬧都不鬧一聲。眞好福氣！』

『還說什麼好福氣。』張少奶說。『有了孩子，眞才可厭呢。老得當心，我的心，都費在他們身上了。我看見了他們就頭大。』

『呵呀呀，少奶。說什麼客氣話。』王老板接着說。『我看着他們就可愛，多麼乖；眞算小孩中頂乖的了。我碰着好許多的少爺小姐，都沒有這般乖的。就像胡太太家的兩少爺，

多麼淘氣。看見人，就發皮氣，沒有這麼會鬧的。我要去，就怕他們兩少爺。』

『我們這倆不淘氣。』張少奶接着說，『你沒有看見他們淘氣呢，淘起氣來，誰亦管末不了。』

『少爺在家麼？』王老板想着問。

『他麼？——』張少奶一擡頭答。『一清早就出去了。八點鐘，學堂裏就得上課。』

『眞是辛苦，這麼一早就要起來。』王老板說到這裏，想想沒有什麼說的了，方才提着正題，問張少奶道：『眞的，少奶。英蘭大姊，你用着合意麼？』

『我用着到頂合意的。人亦不錯。——』張少奶答。

『是啊。』王老板接着說。『你張少奶要人，我自然得送個頂好的來。英蘭年紀雖輕，做事是頂能幹的。什麼不會做！我聽說你張少奶要人，總得送一個頂好的來。沒有錯的。』

『可是，英蘭她願意在我這裏做麼？』張少奶問。『老實說，做我這裏的傭人，是很苦的。——』

『呀！——少奶，還說這客氣話！』王老板接着說。『像少奶你這般好說話的，現在眞少見了。誰家的太太奶奶們沒有點兒皮氣，——眞是，我們的英蘭大姊運氣好，碰着了少奶。你這般的主家，還有什麼不願意的。那沒，少奶，就叫英蘭大姊在這裏做得了。就今天上工得了，今天是二十二。——』

『很好，就今天上工得了。』張少奶答着又問：『多少錢工錢一個月？』

『少奶，你還不知道。』王老板說着笑了道：『總是那個老價錢吧。反正，你少奶不能少給。』

『二塊？——』張少奶說着站了起來，在床前方桌鐘座上拿了二塊二角錢，給王老板道：『這兩塊錢，工錢。這二角錢，一點兒小意思，你買碗點心喫罷。今天二十二，算十九上工的。英蘭不來了三天？』

『我還要錢？這兩角錢，我不能拿的。少奶，你眞會客氣。』王老板笑說着將兩角錢袋了道：『准這樣得了。——英蘭大姊，咱們下房坐坐去。——張少奶，謝謝你；破費，我下房坐

忽兒去。過兩天，再來張望你。我可去了。——』王老板辭了少奶同英蘭來到下房，對英蘭道：『我忙着呢，我亦得走了；咱們將這帳算算明白。』

『隨大嬸子你說罷。』英蘭答。

『反正我亦不能欺你。』王老板說。『照老規，我們薦一個人上了工，就得半個月工錢，那時你看見我同少奶講是兩塊錢，一個月。付了兩塊錢，我就得一塊。還有，你在我們店裏住了五天，我們那裏每天房飯錢是兩角錢。你住了五天，二五得十，正好一塊錢。我亦不用找給你，你亦不用找給我。今天付着的二塊錢，就全給我得了。——你懂不懂？』

英蘭直視着王老板，只點着頭。

『不錯罷？——』王老板說着做出很忙的樣兒道：『我還有好些個事忙着呢，我得走了。——你就安心在這裏做罷。一個月兩塊，十個月亦二十塊錢呢。自己做點兒穿穿，亦殼了。……』

王老板說着走了出去。英蘭也送到她門口，方才回轉來，仍舊去洗衣服。

英蘭在張家到很覺安心。每天，只要機械式的做她每天的事務，而且張少奶待她到很和氣。就是同李媽，也很和好，漸漸地，英蘭覺得張家就是自己的家了。也不想再打別的主意，只預備就這樣過她的時間。不到幾個月，張少奶也知道了英蘭的底細，同時因同情而發生出愛護之感來；加之，英蘭皮氣又好，做事勤勞，也漸漸地當她一家人看待。主僕，不過成了一個空的名分罷了。——這一部分，大概是英蘭命運中較好的一幕。

一個秋夜罷？——英蘭將大寶和二寶安排睡好了，就同張少奶對坐在房裏做着孩子們的衣衫。無意中，張少奶問英蘭道：『你一輩子人，這般過着就算完了麼？——永生做一個孤單的人！……』

英蘭聽見張少奶忽然這麼問她，只獃視着張少奶。問道：『少奶，你說的什麼？我不大懂得。』

『我說——』，張少奶拉長了語氣問：『英蘭你一輩子人，這般過着就算完了麼？』

『不這般過，又怎樣過？』英蘭迅速的答。

『你不想進一步，……』張少奶看了英蘭一下問：——就這麼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過一輩子？——』

英蘭這時方才懂張少奶問的，只不語地太息着。等了一刻，方才道：『還有什麼期求？照這般的日子，我已經算很快樂的了！我只望一輩子有像今天的日子過；可不知，老天爺許不許呢！……』

『你就一輩子不想回呂家了？』張少奶又問。

『少奶，——你就別再提這話了；提起，就叫我心酸自苦。』英蘭放下了手裏的針線，深思着說：『我還到呂家幹什麼去？我再不能進這個籠了！』

『你自己的家呢？』張少奶問。

『我的家裏？……』英蘭用手來抹着眼淚說：『誰不想回家！可是，——我的媽！我又怎樣回去呢？……我眞憶念着我媽。可又不能回去！我那一天不夢到我的媽，只得將來托人帶一個秘信給我媽；就可以等我媽上來會面。——可是，又有誰替我帶這個信？自己又

不能回去！……我不知我這輩子還能見媽不！——她們還許疑我尋死了，這時她們的心上，或許早已沒有我這個人了。……』

『你還想她們呢？』張少奶說。『就把她們拋開罷！沒有她們，你亦不會到這步田地。趁早，自己的事，終別去靠人；自己的事，得自己打主意。本來，那時候你不聽你母親姑媽的話，不到呂家去；不就好了麼？』

『那裏能彀！少奶，』英蘭說。『我們鄉下，男娶女嫁，誰都自己打不了主意；都得從父母主持。而且，一個女孩子家，又有什麼好意思自己說這個事。聽見了父母在提起這事時，早已臉兒一紅，溜了；總得碰運氣。運氣好，碰着好點的婆婆夫壻；運氣不好，那，亦不用說他了。那能像現在城裏的小姐們，自己管自己的婚事？在我們鄉裏，要有這等事，不成了笑話？就得當新聞了！還有什麼臉子見人。而且，唉！本來是我自己不好，皮氣硬怪了一點，才鬧出這許多事來。老實說，像我這般苦惱的養媳婦，多着呢；誰家養媳婦不喫苦的？只不過她們喫了苦不反動，只像木魚般儘敲着不動；我，可不然，所以鬧起一場事來。——人家弄堂裏

生孩子的，（卽小媳婦未與丈夫併親卽產子）多着呢！亦沒有說個個要上吊尋死。只怪我自己皮氣古怪罷了！……』

『可不是麼！』張少奶接着說。『現在的女子，就可分爲三等：第一等：是儘受着苦，只忍受着的，像你剛才說的養媳婦一般。二等：就是你這般的人，受不了苦的時候，生起反動來；有能力的，就逃；沒有能力弱軟的，就尋死。三等呢；就不然了。她們在沒有嘗到苦的時候，就想起苦的難受；於是自己來解決自己的事，不肯把這主權落在旁的人手裏。——』

『鄉下人，那裏做得到！』英蘭接着歎息說。『老實說，鄉裏還靠女兒嫁的時候弄身錢呢。不是說笑話，誰家女兒不在嫁的時候弄身錢？凶點兒的父母，眞想將養你半世的衣食錢都賣出來呢。至於女兒將來到婆家受苦不受苦，早不在她們心上了。鄉下的女孩子，大半是這樣的。』

『可不是，你明白這個，你亦就不必去記念着她們了。』張少奶說。『還是自己打算打算！——以前不必說了，以後呢？終得自己打算你自己的終身了！你要是能一輩子自己

做給自己喫，最好了；要是不能呢，你亦得計算計算了。」

「唉，少奶！……」——英蘭紅着臉說：「又叫我怎麼打算？照現在這日子，我到亦知足了。而且，唉！要尋一個好好的伴侶，可亦不是容易的事，碰着好，固然終身的一個依靠，——」

「你又錯了，依靠什麼呢！」——張少奶接着說。「本來一個人要依靠人家，那自然得受人家的管束了。以前的女子，只知道依靠丈夫；所以一輩子沒有出頭日，只受着人家的管束使喚。本來呢，你要依靠人家，人家自然得這般對付你了。譬如，咱們養一隻猪，猪是依靠人們才有喫的，而且自己又不會做什麼；將來，自然只得隨人家宰割了。譬如鳥兒，鳥兒不會做什麼，只躲在籠裏依靠着人給牠喫；自然得受人家的玩弄了。而出了籠的鳥兒，固然一無依靠，得自己很苦惱的尋食；可是，他多麼自由！所以，要自由就不要去依靠人家；要依靠人家的人，就不能自由，夫妻是什麼講究，本來不過是抱着互助的精神，做一對伴侶罷了。女人的嫁人，不是要尋個人依靠依靠；不過人們一個性的要求；尋一個伴侶。我總聽見鄉下人說，女子嫁人，是一輩子的衣食飯碗；嫁了人就一輩子有了依靠。因此，她們就都得

受人家的管束玩弄了。——』

英蘭也不注意張少奶說的是些什麼，只深深地思量着她的以後。以前，她蒙蒙懂懂只以為就這般過她的一生了。但聽見了張少奶這番話，好似一個啞謎，被說破了；就尋思到以後些問題去。可是現在她的感情，仍然異常薄弱，「尋一個伴侶」這個問題，也不過薄薄的浮雲般，在她心上飄過；只一刹那，就遺忘了，而且，也不願再要求着要得些新的生命。

『唉，少奶！……』英蘭說了，『我亦不想有更可趣的命運了！只要像現在的日子，我就能很快活，我就，靠着我自己的能力來過這一輩子。我亦不想再去依靠人們，可我，亦不願意有什麼人在依靠我。我很願意這般孤寂的過我這一輩子，誰是可靠的？……誰亦是靠不住啊！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個人。我憑着我的力，來換點兒喫的罷了。我眞不想再尋一個什麼伴侶了啊！少奶！……我，是喫過苦的了啊！……我不要什麼親戚朋友，我亦不要什麼丈夫子女，就這般過我孤寂的生活得了。……』

『能這般，到亦頂好。』張少奶說，『只恐怕將來你不能照這話實行。……』

『看我將來自己的命運再定吧。』英蘭說。

『可不是，有點兒活意了。』張少奶笑着說。

英蘭臉兒一紅道：『我說的，不過是目前我自己的意思。至於以後呢，誰又能料得到？本來，一個人的心，是很活的；而且，主見亦是時常在變着，誰又能拿得住！——』

『咱們說正經話。一個人孤寂的，也很沒有意思。悠悠的命，眞長着呢！在這個無味枯寂的世上，總得尋一個同情知心的伴侶。可是，——』張少奶說到這裏很正經的面孔道：『英蘭，這種事總得自己很細密的去應付，不是糊裏糊塗可以成功的。主意一錯，就得受一輩子的累。』

『到那時再說罷。』英蘭感歎着說。『以後的事等着以後再說罷。……』

英蘭少情感的心，好比一具鎖；自從聽了張少奶這大篇話，被開了似的，漸漸地感到自己的單調孤寂；但仍舊像薄雲般，只輕輕地吹過，毫沒留一些痕蹟；只在孤寂的時候，感着孤寂單調罷了。而在孤寂時，英蘭的情感，漸漸沸熱起來；很想有一個伴侶的意向。但這

是一個暫時的另個性情的生命。

英蘭很愁慮，自從得到了張先生要到天津去的消息。她明知張先生的家況不見得好，決不會帶她同去；但她又很希望或者張少奶同張先生商量之後，竟能將她帶去，也未可知。但終於她的希望成了空。不幾天，張少奶很決絕的回絕了她，說：她願意帶着她同去，只因張先生說，這裏離天津很遠，路費很貴；而且天津的生活程度很高，到了天津，不再雇僕人了，都只得少奶自己做了，所以不能帶她去，英蘭聽見了，自然很是悽慘，好似要將她的窠毁去一樣。她本來將張家看做自己的家一樣，現在，忽然要離開，好比她又進了一條沒有方向的路，從新要尋一個安身之處了。而且，離了張家，又去做什麼好呢？——自然還是幫人去。可是，幫人未必再能碰着張少奶這般慈善的主人！——因此，她很憂慮。她只希望再後，張先生能將天津去的成議打消，同時她又希望日子過慢些；可是，實現和希望，只成了個反背。張家的搬天津去，決不能打消的了；而日子仍舊是過得迅速，或者比平時更迅速些。

在張家要搬家的早一天，各色都捆理好了；箱子等，都上了夾板，一只只眠在中屋。網籃什物等，都亂放着，呈了一種寂寞可悲的景象。張少奶房裏，只剩了一張沒有帳子的床，和孤單的一張桌子和兩張椅子。一間房間空闊着，好似比平日大了許多。這時，張少奶和英蘭默然的對一盞孤燈坐着。全屋承着陰森森的氣象。

『明天一准得動身了？』英蘭注視着張少奶說。要墮淚的樣兒。『我在這裏做熟了，眞像自己家裏一樣；這時候你們拋開我走了，叫我浮萍似的，上那裏去呢？……眞同小孩兒失了母親似的可憐！我，更是沒有家的人！——』

『唉！——我亦很願意同你去。可是，——唉！這亦是沒有法子的事。……』張少奶說。

『英蘭，我替你說。照你這般浮萍似的靠着幫人家做着喫，依人作嫁，終不是長久之計。而且，多麼單調沒有情趣！我想，你總得自己打算打算你終身的事。你年紀還很輕呢。日子長着呢！……』

『唉！……』英蘭只歎息着。這許多話，更添了她不少的愁緒。

『你自己想想。』張少奶，只泮視着英蘭說：『你，亦是一個很可憐的人呵！……』英蘭聽見了心一酸，淚留不住地儘命抛了下來。『眞叫我打不定主意！……』英蘭泣了。

兩人只相對愁視着。張少奶想想些什麼話來安慰英蘭，可總想不出些什麼適當的話。

『你們明天一准得動身了！』英蘭將手來撐着臉，目光定視着牆上的掛鐘說：『以後，叫我孤獨的人，更得感着枯寂了！——一個人活着，有什麼趣味。我覺很沒有意思！』

『本來「人」有什麼意思。』張少奶說。『不過旣已成了人，就跟着時間做你所應做的罷了。』

『時候不早了，張先生怎樣還不回來？——少奶，你早點睡罷；明天可以早點起來。』英蘭說着站了起來。『誰能顧到以後。碰着什麼事，用什麼法子應付得了。——這只鐘，亦得帶去罷？怎麼忘了沒有包好。』英蘭說着將鐘取了下來，用報紙包裹好了。對張少奶道：

『這鐘放在網籃裏罷。——你早點睡罷；我亦得睡了。——我失了什麽似的，心上很煩悶。』她說着用希望的目光看了張少奶一下；同時，見張少奶也很愁酸的目光直覷着她，微微點着頭。直到英蘭沒有勇氣而且不忍再留待時，就回到中屋，將掛鐘裝進了網籃，還到自己的臥房去。

英蘭睡在床上思量着，自己終不能決定她自己以後生活所應走的步程。『像蝴蝶般飄蕩着，在遇着每個可以停留的處所就停留一刻麽？像浮萍般只隨環逼着的水跟着風的意向飄浮着麽？……或者學燕兒來尋一個伴侶努力的創建一個新的巢？……』她總不能決定她所應走的途徑。

『英蘭，你愁思些什麽呢！』同英蘭同床的李媽，只聽見英蘭在歎息就問。

『唉！——』英蘭深深的歎了一口氣。

『你捨不得離開他們麽？』李媽問。

『李大孀子！……』英蘭說。『你知道的，我這麽孤孤單單一個人。少奶們上天津去

了，我又上那兒去？……那裏又是我安身的地方？……』

『可不是麼！』李媽說。『少奶頂好說話的，這時候要搬上天津去了，叫我亦很捨不得的。——』

『可是，李大嬸子。』英蘭問。『明天少奶她們走了，你預備上那裏去？』

『我麼？我亦不是同你一樣，麻雀兒似的落到那兒喫那兒。』李媽說。『我想明兒仍舊到王老板那裏，請她尋一家人家做着糊口罷了。——你呢？』

『我麼？——』英蘭呻思了片刻道：『我又有什麼去處？我亦想到王老板那裏去。除了王老板我又認得誰？明天少奶們走了，咱們倆去得了。』

她們默然了半刻。李媽幽幽地對英蘭道：『英蘭，你們到底年輕，有後福在呢。不比我們是老太婆了，而且，像你臉蛋子生得這般體面，誰不愛？將來碰着了好夫婿，眞一輩子喫穿不盡呢！……』

『你又說這話了。』英蘭小聲的說。『你還要拿這話來開我玩笑？不知我心中，眞何

等辛酸呢！……』英蘭每在聽見人們提着了這事，很能勾起她綿綿的愁思。

『咱們說正經話。並不是同你打趣玩。』李媽說。『英蘭，你到底不想想你自己的終身大事？難道你就這麽浮萍般得了？一個人，終得有根。你家裏又不能回去了，難道你一輩子一個在外邊幫着人過？我雖也浮萍似的，可到底還有個家在。你呢？——英蘭，我替你說的是好話，後日長着呢，總得自己打算打算。你年紀亦不小了，像你這麽大，眞是風光的當兒。不要到將來年紀大了，後悔，可來不及了。你到底年紀輕，不比我們這大年紀，死都快死了。後日長着呢！我告訴你的，都是眞老實話，銀錢都買不到的。不是和你打哈哈。你自己細細想一想。』

英蘭只不答地不絕的歎息着。

李媽不聽見英蘭答話，就再叮囑一聲道：『英蘭眞的，趁早自己打主意。到將來年紀大了，後悔可來不及了。你細細想一想。我替你說的話對不對。』

『又叫我想什麽法子呢！……』英蘭微喟說。

『傻丫頭！』李媽說。『憑着自己兩只眼去找罷。男人還少麼？男人尋一個相配的女人，不易；女人要尋一個中意的男子，可不見得難。憑着你這副可愛的臉蛋，就找不着一個能幹體面的夫婿？怕什麼羞！現在是民國世界，大戶人家的小姐們，都自己看中了配呢。運氣好，碰着一個好好丈夫，下半輩子，就不用愁了。只要自己兩只眼睛想想清，別上人當。』

『唉，——難呵！……』英蘭只歎息着。悠悠長夜，只跟着英蘭綿綿的愁思慢慢地轉過。

英蘭只覺失掉了什麼似的惆悵。她送了張少奶等上車，便和李媽一直到王老板處。她只鎮天愁坐着憂思。她同時也感到缺一個知心而同情的並能安慰自己的伴侶；也感到自己單調的孤寂，像漫漫長空一只失伴迷途的孤雁。因此，她也時常將張少奶和李媽所說的來細細咀嚼。但同時，也更增加她的愁緒和煩悶。她眞如一隻迷途之鳥。「無所適從！」

英蘭脫離了張家不過幾天罷，又由王老板介紹到一家富鄉紳家去做婢女了。本來

英蘭在張家時將所得的工資做了幾身衣服。在第二次到王老板處時，王老板看見英蘭裝束得很整齊，就告訴她說。照她這般漂亮和清爽，只要有機會，她就能薦她到紳富家做婢女去。富家做婢女，比在貧家做小姐都得舒服些！將來眞是「後福無量」呢！果然，一天機會來了。有一家富紳楊中正家，到王老板店裏來喊婢女，說要清爽而且不討人厭些的。王老板因愛憐英蘭的原故，有意要提拔她，就將她薦了去。

據來喊英蘭的人自己說，他是叫做劉貴。——劉貴將英蘭領到楊家，英蘭一路只覺得說不盡的富貴華麗。跟着劉貴一直跑到第四進樓上的一間房門口，只聽見劉貴輕聲說道：『蔭少奶，人叫來了。』

房裏一個細小的聲音道：『叫她進來得了。』

『你進去罷。』劉貴說着將英蘭一推，回轉身走了出去。隨後，來了一個三十來歲很清潔的婦人，問英蘭道：『你不就是劉貴喊來的麼？』說着時，也不等英蘭的答話，就一開門，領着英蘭走了進去：『蔭少奶，叫的人來了。』

英蘭走了進去看時，只見一對少年男婦，坐在一間很華麗的屋裏在鬬着紙牌玩。英蘭直立着等了半天，等着牠們一付牌打完時，方才看見蔭少奶回過身來將她打量了一番。問道：『你叫什麽？』

『我叫英蘭，』英蘭答着時，無意中看見蔭少奶對面坐着的，大概是蔭少爺罷，只用帶着慾望色彩的目光細細看着她。英蘭一個不好意思，連忙收回目光時，聽見蔭少奶在說了道：『英蘭，你就跟着陸媽，到下房坐坐去。這時候沒有你的事。』

英蘭答應着跟了陸媽來到下房看時，一間很潔淨的廂房，鋪着兩張床。大約就是陸媽們住的了。

她們互問了幾句姓名，陸媽就告訴英蘭說：『這裏的老爺，是叫楊中正。太太早已亡故了，只有一個姨太太。咱們侍候的是三少爺。一共四個少爺。住在第二進樓下的，是棻少爺。樓上的，是蕙少爺。這裏底下的，是芸少爺。他們喫，多在一塊兒喫。平常，就各歸各。每房有一個媽媽一個丫頭。我們這房，本來的丫頭秋菊，昨天回去了，所以今天來叫的，你安心在

這裏好了，反正一天到晚亦沒有什麼事。做很舒服的呢！

英蘭在楊家很安逸舒服。每天，只要侍候着蔭少奶們起來後，就沒事了。終日只和陸媽在下房談笑着做些自己的鞋襪。有時，跟着陸媽到各房的下房和些同伴們談論說笑，或者在少奶們打牌時，侍候在一旁看打牌。

在安逸自由中的日子，是過得很快的。並且，在安逸自由時，便更進一層要要求適意和快樂了。英蘭在靜閒時，時常能憶到張少奶和她說的許多話。同時，感到自己單調的孤寂。漸漸地，這種感念就時常刺進她的感覺，不似從前般只像朝霧的無力。

英蘭很妒忌蔭少奶和蔭少爺的相愛。牠們倆像春林裏的小鳥，時常相依在一處的。她感到這種滋味，——甜到像蜜的滋味，非但她從來沒嘗過；實是一個新的發現，她很仰慕蔭少爺像這多情的美男子，倘是她碰到了——唉！醜笨的梅生！倘使你能像蔭少爺這麼多情，——唉！又何至於要成功現在的局面！……唉，粗笨的梅生！倘使你用你細膩的情，——唉！——總之：英蘭的性情，是漸漸在改變了。

的確，英蘭的性情是在漸漸的改變了！而且改變得很快。她時常感到單調和孤寂而，更感到單調和孤寂的可悽慘；因此，她又進了一個煩惱愁慘之境；終覺身心悶到像有什麽遮蓋了似的。她每在早晨掃地掃到蔭少奶們的床前，看見蔭少爺和蔭少奶的鞋子同列着時，立刻能使她的心驚覺一下，受到一種異味的刺激；直能使她眼睛定視着那兩雙鞋，而耳朵也同時精密的聽着床上或者在要發現些什麽聲音。同時間，或又要迴想到她在呂家時要上吊之前的一刹間。接着，就要歎息了！心也酸痛了起來。——漸漸的，什麽都可使她嫉慕了。在林間唱答着雙雙的小鳥，——不止這些，只要是成一對的，無論什麽，都是這樣和好；只她可算世上唯一單調孤寂的東西了。

『以後——日子長着呢！仍舊這般孤單麽？不想想！』在前不過別人來勸詢英蘭，現在，英蘭也時常拿這些話來問自己。『不想尋一個知心的伴侶麽？……』經歷時常能變移人的志向，以前英蘭只覺得世上除了自己，是沒有一個人可靠的。就像梅生都如此欺侮她！可是她現在，又感到男子不盡如梅生，以前的見解，是錯誤的；像蔭少爺的對蔭少奶，

唉！……只要也能碰到蔭少爺這般的人！……

英蘭每在梳頭時，時常對着鏡子出神；只嘆憐自己這樣美麗，而境遇可異常的壞。在鏡中，她可以證實平日同伴贊歎她美麗的不虛。她非常憐惜自己的不遇。並且，她想倘使她有好的命運，像自己這般的美麗，難道就碰不着蔭少爺這般的人？……

英蘭時常將蔭少爺來當做多情男子的代表，漸漸地，蔭少爺就深深地印進她的心。同時，她又覺得蔭少爺待她異常的好，而且有時還用眼睛來挑引她，直使她的心煩亂而且失落了什麼似的惘悵。但這，不過是無可決定的非常感知。她也不敢決定，蔭少爺是否愛她，而有意的挑引她。並且她還時常能記憶到張少奶對她所說的：『——這種事，終得自己精密的去應付，不是馬馬虎虎可以成功的；一個失足，就能受一輩子的累！——』即使蔭少爺是有意的去挑引她，她也決不會不假思索，就答應他。可是，使英蘭悵悵的，是不知蔭少爺究竟是有心，還是無意。

這是使她明白這個問題的機會了。在蔭少奶到茱少奶家去打牌的那天，房裏只剩

蔭少爺一個人在看小說；英蘭因爲要拿衣服，就走進了房去；一眼看蔭少爺時，誰知蔭少爺也眯着眼睛在看她；英蘭一個不好意思，低下頭拿了衣服就出來。走出門時，聽見蔭少爺在喊了道：『英蘭，——』

英蘭聽見了，心接連着跳躍起來；只得答應着走了進去，遠遠地站着。可是半天，不見蔭少爺分付她什麼，便問道：『幹什麼呢？——』只見蔭少爺臉一紅，對她瞟了一眼道：『我這時忘了，等等再叫你罷。——』英蘭聽到這裏，一轉身走了出來。

『英蘭，——』在英蘭剛走出門時，又聽見蔭少爺在喊了。英蘭只得仍舊很羞澀地回進房去。

『幹什麼呢，蔭少爺？』英蘭不見蔭少爺說什麼，便嬌怒的問。

蔭少爺想了想，答道：『倒碗茶我。』

英蘭答應着，倒了碗茶給蔭少爺。蔭少爺在接茶杯時，似無意，又似有意地捺了一下英蘭的手腕。雖英蘭平時是怎樣的慕蔭少爺的多情，但這時她的本性，使她油然生了憎

惡，和「蔭少爺現在是在欺侮她」的心；不過她不敢立時表示出她的不滿，只一回身，飄然地退出房去。但在這一剎那過後，英蘭反感到那一摸的多情和奇趣，使她如喫青果般，漸漸由苦而甜起來；並且覺得餘味滿口。然而，她又憶起她自己身世的可悲和張少奶所說的：『莫失足啊！——』她自己在規勸自己了。『他明明已有蔭少奶在了，——莫上當！……』但她終於不能忘情於蔭少爺的一摸。這種奇趣，是她從來沒有感受到過的。她現在迴思起張少奶和李媽所對她說的不虛。『倘使有一個人時常伴着我，使感受到這種奇趣！——唉！這種單調孤寂的生活！……』她時常這般想。

英蘭感到蔭少爺的對她竟是有意了。非但如此，連茱少爺都有勾引她的意思。照嚴格說，又何止於他們倆！連中正老爺，對她都有些說不出的意思！現在的英蘭，眞似一只美麗的蘋果，許多小孩圍着，誰都想搶來喫。

因爲和陸媽經過一次長久的閒談，楊家的底細，英蘭都明白了。以下些話，都是陸媽說的：『你以爲大戶人家就很有禮規麼？哼！——更是渾淘淘的。反正你住上一年半載，你

就都能明白了。——你可不能說出去，我告訴你罷。誰是正氣的？像蕙少奶，——你可不能說出去。——外邊都有相好呢！誰不知道，你問拉車的阿二，他都知道；只蕙少爺還睡在鼓裏罷了。——老爺，哼！你看着他老，心可不老！這裏體面點兒的丫頭，誰不得經過他！茱少爺房的秋月，同咱們家蔭少爺就有那調兒。咱們蔭少爺，更是色鬼。秋菊，走了的那個秋菊，本來同蔭少爺鬧得頂熱的，後來看上了秋月，就把秋菊拋開了。你知道，秋菊好好兒在這裏，爲什麼要回去，就是爲蔭少爺將她拋了。愛上了別個，氣不過，才回家去了。唉！要說大戶人家的少爺們，就沒有長情。見一個，愛一個；可愛上那個；又把這個拋了！——』這些話：很能使英蘭驚覺；想到蔭少爺，現在是在勾引她呢；但並不是眞的情，看自己長得體面，圖個歡樂罷了！同梅生的行動，有什麼分別？因此，英蘭雖覺得單調的孤寂，但明白蔭少爺的多情，不過是一種人工的做作，來做勾引的工具，於是她就時常的躲避開他們，不讓他有下手的機會。

英蘭很覺奇怪，她在中正老爺房門口經過時，中正老爺喊了她進去，很詳細的詢問

她的家世，英蘭自然照樣的答覆了。也不見有什麼下文，就放她走了出來。她信步到後園門口看時，園裏的芙蓉，都開了；一支支直立着。英蘭就走近看了一看，同時採了一朵，想帶回去插在瓶裏。轉到假山洞口時，忽然聽見洞裏有很親密的談話聲；細細聽時，一個尖細，一個粗濁，可聽不出是誰的語氣。聽到有趣時，直使她的心，顫盪了起來。聽出了神時，忽然想起：倘使牠們出來碰着了，她那時何以爲情？便輕輕的退出了園。還到自己房裏去，她想到照如此，陸媽告訴她的，是實在的話了。她又想照這般，自己恐怕終也要免不了的！可是，從陸媽的話裏可以得到，誰也不是眞情，玩弄罷了。又憶起張少奶所說的，於是她就有了想離開這裏的心；只因「離開這裏，又上那裏去呢？」的意見，所以仍舊擱了下來，沒有實行。

在蔭少奶回娘家去的一天罷，英蘭又受了人家的欺侮了。

在下午，英蘭托點心——是一碗麵給獨坐在房裏的蔭少爺時，蔭少爺對她眯着眼道：

『英蘭，你等我喫完了將碗拿出去罷。』

英蘭答應着，遠遠地站在房門口瞧蔭少爺喫着等。

「英蘭，」蔭少爺慢慢地喫着麵，瞧着英蘭問道：「你穿這點兒衣服冷麼？」

「我不覺冷。」英蘭無意的一笑。

「你的衣服怎都是布的，沒綢的麼？」蔭少爺又問。

英蘭瞟了蔭少爺一眼道：「沒有錢，穿綢的？」

蔭少爺想了想道：「明日我叫少奶做給你。」

英蘭不答，只低着頭。

「英蘭，」蔭少爺沒有什麼可說的喊。

英蘭回轉身不見蔭少爺有什麼說的，便怒聲道：「幹什麼呢？——」

「唷，好狠！」蔭少爺瞟了英蘭一眼，微笑的說：「你看，」他將手指上一只戒指，探了下來說：「這只戒指，是我昨天打的。你看好不好？」

「喫完了沒有？」英蘭無興的說。「你少爺打的戒指，有什麼不好。」

『你愛麽？』蔭少爺說着站了起來。『給你。』

『我不要這些個。』英蘭縮後一步冷冷地答。

『唷！——』蔭少爺仍舊微笑着說：『我看你這兩天有氣呢。爲什麽有氣？』

『誰有氣？』英蘭說。『快喫麵罷，冷了。』

『勞你駕，』蔭少爺說。『今天少奶不回來了，請你替我把床早點舖好了罷。』

『呵，——』英蘭不答地去舖床。

『你看這被好看麽？』蔭少爺也走近了床問。『你的被，亦這樣麽？』

『你們蓋的，還能錯？』英蘭仍然冷冷地答。『我們是沒有福氣蓋這種被兒！』

『你沒有福氣？誰有福氣！』蔭少爺遲遲道：『你不信，今兒咱們就蓋！……』

英蘭臉兒一紅道『蔭少爺，尊重些！』

蔭少爺沒等英蘭說完時，已情不自禁地親了英蘭一下。

『這算什麽？』英蘭急聲的說着便逃出房來。她很憤怒，又不敢反抗。『誰都來欺侮

我了！——你們左不是有錢，使喚我；就這般欺侮我？』英蘭愈想愈氣，沒有地方出氣，便跑到後園；坐在假山脚哭將起來。

這時，棻少爺家的春桃，到後園來採花；聽見園裏有幽幽的哭聲，很覺奇怪，便滿處的去尋。可是，轉到後邊，哭聲到前邊去了；尋到左方，哭聲又好似在右方；尋了半天，方才看見一個女子，在假山洞口痛泣。

『誰呀？——』春桃走近了看道『不是蔭少爺房的英蘭姊麼？爲什麼在這裏痛哭？』

『唉！——不是春桃姊？』英蘭抹了抹淚道：『你那裏知道？——苦命呵！……』

『幹什麼呢，英蘭姊這般苦苦的哭！』春桃坐在英蘭一旁問；『快別哭，誰欺侮你？——

——』

英蘭抹乾了淚，仰頭看了看春桃；歎息道：『春桃姊，——唉！……』

『你說得了，咱們都是一樣的！』春桃細看着英蘭的臉兒說：『到底誰欺侮了你？』

『誰欺侮我呢！唉！春桃姊？』英蘭憤慘地將方才的事，細細地告訴了春桃。春桃末了道：『你

亦不要見笑。——我的命，本來是苦！到那裏，得受人欺侮。』

『英蘭姊，』春桃說，『本來這裏是渾淘淘的。到了這裏，就如進了魔宮。誰是，——唉！別多說了，你亦是明白人。要說咱們是一個丫頭，好壞只得受些委屈；又怎樣好反抗他們！不是說笑話，姊姊你臉兒長得好，來了就血紅的了。好在我臉兒醜，算免了這個。姊姊，我老實說：要在這裏，就只能媽媽虎虎，大家渾淘淘的。可是，唉！姊姊。——我是眼見多了！他們那些個，又有誰多情？左不是來一個，愛一個；愛一個，拋一個罷了。要是真情，咱們亦願照他們，唉！弄着咱們玩啵！——我反正亦得離開這裏了。——』

『姊姊你上那裏去？』英蘭很迅速的問。

『我麼？』春桃答，『我有兩個姊姊，在無縣做廠呢。不等一個月，我亦得去了。做廠，是很快活的：不比在這裏老得受人家的氣。多麼自由，自己身子是自己的，誰亦管束不了。高興做做，不高興就不做。這裏又有什麼好處？——』

『像你這樣，在這裏到也罷了。』英蘭說，『要說在這裏做丫頭，舒服是很舒服的，亦

沒有什麼事做；只可怕那些個魔！——唉，像姊姊，你就安心的在這裏得了；比做廠，總要安逸一些，聽說做廠，亦很喫苦，』

『英蘭姊姊，你不知道。』春桃悽然拉着一條垂柳出神地說：『一人有一人的難處呵！——我一定不能再在這裏了，今年我非得離開這裏不可。』

『你眞的要離開這裏了麼？』英蘭接着問。

『誰騙你呢，我一准得走了！實在，我亦有說不出的苦處，再也不能在這裏。再要下去，我——唉！……』

『你肯將我帶出去麼？——』英蘭注視着春桃問。『我早想走了，只可憐沒有伴兒呵。』

『有什麼不肯。』春桃說，『你眞的要同我一塊兒出去，我眞求之不得呢。可不能騙人。』

『唷，姊姊，我那能騙你。』英蘭懇切的答。『你能同我去，我眞感激你不盡了。』

『咱們也不必說這些個客套，』春桃拉了英蘭的手說。『你既然肯同我一塊兒做廠去，咱們今天就說定了。咱們下月三十，就走。我家裏有人領我來呢。說定了，可不能反悔，』

『誰反悔？我能立誓！』英蘭迅速的說：『就這般得了，——我可作準了。不是說得玩的。』

『那，自然！』春桃說着站了起來道：『咱們等等從長計較。——茱少奶叫我採芙蓉花來的，芙蓉花可謝了；又採什麼呢？我得進去了，等等裏面又叫。准這般辦——咱們晚上談。』

『我亦得進去了。』英蘭擦去了淚痕，說着站了起來，同春桃一路談講着進去。

忽然的，有一天王老板叫人來將英蘭請了去，英蘭也不知是什麼事故，要不去罷，心裏又很狐疑，就跟着來人，雇了輛車子一直奔向王老板家來，一路上，英蘭異常疑懼，雖來人說，並不是她的呂家有人趕來。『或者是媽來了罷！』英蘭這般想。

英蘭一見王老板要問原因時，王老板巳笑嘻嘻地先對英蘭道：『英蘭姊，請你沒有別的事；我很記念你，請你來談談心的。』

英蘭心一定。道：『沒有什麼事，我到駭得什麼似的，連忙趕來了。』可是仍舊有些疑慮。

『沒有什麼事，英蘭姊，』王老板只嘻着嘴說。『咱們裏面坐，這裏噪鬧極了。』說着，對她的女兒道：『阿媛，去泡壺熱茶來。』一面說着，一面同着英蘭走到最裏的一間。就是英蘭第一次同王老板談論的那間房裏。

英蘭很狐疑。王老板對她的景像，是從來沒有的。坐定了，便又問王老板道：『到底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請你談談心的。』王老板說。『英蘭姊，你不餓了麼？咱們買——』

『我不餓，你快不要去忙。』英蘭連忙說。『我剛喫完飯才來的。我一忽兒就得走呢。』

『呀，英蘭姊，這點兒臉都不肯賞？咱們還有什麼客氣！』王老板一撇嘴說，『我得和

你談談心。』

這時阿媛已經泡了茶來，替英蘭和王老板每人倒了一杯茶。

『咱們喝口茶再講，』王老板托起茶對英蘭說着，喝了一口，對阿媛道：『阿媛，去打兩碗餛飩來。──』

『王老板』英蘭站了起來去阻止她們說。『別去買什麼餛飩了，我一忽兒就得走。』

『呀，──』王老板推開了英蘭說。『這點臉兒多不肯賞？一碗餛飩，是小東道；將來你還得好好兒請我呢。』

『為什麼？──你說這話，不有緣故麼？』英蘭一呆，坐了下去疑慮的問。

『什麼也沒有。』王老板也坐了說。『我請你來不過談談心的，好久沒有見你，我怪記憶你的。』

『我──』英蘭要想說什麼，可又縮止了。

『英蘭姊，你可不要疑心；我請你來，眞不過是談談心。』王老板注視着英蘭，鄭重似

的說完，又改一副面像語氣道：『英蘭姊，楊家是不錯罷？』

『𠵩，……』英蘭瞟了王老板一眼點着頭。

『可不是，英蘭姊，我不能給當你上罷？』王老板很注意似的說。『他家是多麼富有闊氣，你看，——眞是一輩子穿着受用不盡！——』

英蘭不等王老板說完，就斜視着她道：『這些個咱們講牠幹什麼。——反正在一天算一天，他們富也罷，貴也罷；與咱們沒有什麼相干，他們富貴，是他們的；咱們又不在他們家裏一輩子！——哼！……』

王老板狠狠的瞟了英蘭一眼道：『啊，這亦不過是我在便中提着了談談罷了。——我說英蘭姊，你在楊家做着合意麼？』

『我想，——』英蘭縮住了改口道：『有什麼不合意的，這裏做工，那裏亦是做工；全是氣力換來的錢。中意，就多做兩天；不中意，就少做兩天。——』英蘭說着時轉了個念頭，便笑道：『我是很合意的，這麼大富貴人家；一天到晚，有得喫，有得穿；一天到晚亦沒有什

麼事做，還不好麼？還要怎樣舒服？』

『唉！——』王老板長歎了一聲。

『你又歎息什麼呢？』英蘭注視着王老板問。

『我想咱們要生在這富貴人家不就好了！』王老板悵悵說。『做他們家的人，多麼舒服！咱們一天到黑奔走着，半夜還得計算計算明兒有喫沒有。』

『咱們有那福氣？』英蘭不覺也悵然地說。

『唉！』王老板坐近了英蘭一步道：『我們是沒有指望的了。像你，這大年紀，這體面臉子，後福大着呢。只要將來得發了，提拔提拔我，就算交情了。』

『哼！——』英蘭瞧了王老板一眼，深思着說。

『眞的，——』王老板想着了什麼似的對英蘭道：『英蘭大姊，楊老爺楊中正，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到底是個什麼樣兒的人？這般又富又貴又有福氣！』

『左不是兩只耳朶一個鼻，又不多什麼。』英蘭笑着說。『我告訴你罷，很瘦長滑氣

的這麼一個四五十歲的人。——』

『嘴上面有粿痣的，是不是！』王老板問。

『我想想，……』英蘭想了想道：『對了。』

『就是他？——』王老板驚覺了似的說：『曾經托過我一件事的呢。——有太太麼？』

『太太早死了，現在只有一個姨太。』英蘭答。『醜極了的這麼一個娘們，我看看就不愛，——』

王老板笑着道：『本來都得像你這般體面？像你這般美麗的人，本來是很少的呢。——』

『唷，——』英蘭羞澀的將手巾來抹了抹嘴。

『餛飩來了。』阿媛托着兩碗餛飩一路喊了來。一人給了他們一碗。

『這裏沒有什麼喫的。』王老板對英蘭說。『喫兩只餛飩，點點飢罷。——』

『王老板，你眞客氣；我這時實在不餓呢。』英蘭拿起筷說：『你既已買了，我亦只得

領你的情。』

王老板喫得很快，只幾口，將餛飩喫完了；抹了抹嘴。等英蘭喫完了，便叫阿媛倒了兩碗茶，將餛飩碗收了去。又復對英蘭道：『英蘭大姊，不是我又多話。一輩子人長着呢！像你這大年紀，眞是風光的當兒，別錯過了，將來後悔來不及。趁這時候，——我說的都是老實話，不能給當你上。趁早自己打算打算自己的終身，一個人這般飄盪着，到那兒喫那兒，總不是事，咱們女人，總得有個靠防。像我丈夫在的時候，多麽舒服，誰敢說句閒話；從他死了，就不成了；誰都可以欺負了！多麽苦？——唉！……這時候你還年紀輕，過兩年，你就能明白了，而且，現在年紀輕的時候做得動，總有得喫；將來歲數一大，就不成了。要說一個人，總得有根。你的底細，我亦不是不知道；家裏罷，都不能回去了；將來又靠誰呢？英蘭姊，你是明白人。』

『唉！——』英蘭觸着了心事，不覺默然長歎了一聲道：『王老板，又叫我怎樣好呢？我是眞沒有主意！』

『有什麼有主意沒有主意。』王老板更坐近了英蘭一步說：『有機會，就把這件大事了了，不就得。這些話，我亦是爲好，看着你孤零得可憐才說的。』

『又有什麼機會不機會，到那裏說那裏話；隨着我自己的命跑得了。』英蘭很惆悵的說。

『英蘭姊，我有句話替你說。——這，亦不過說得玩的，願不願在你，你可別多心。我對人家罷，亦不過傳傳話；對你，也是好意，你可別願意時，感激我；不願意時，又見惱我是頂直不過的。——』王老板遲遲的瞧着英蘭的臉兒說。

『什麼話？』英蘭心一動問。

『你別當眞，願不願隨你。』王老板說。

『你就說得了，我怎能恨你惱你。』英蘭愈覺疑慮了說。『你快說，我決不能惱你。——說呀！』

『我告訴你，——』王老板說完咳了聲嗽，又坐近了英蘭一步，差不多可以碰着英

蘭了。又看看四下沒人，方才輕聲的道：『昨天楊中正叫了我去，——』

『你不是不認得楊中正麼？……』英蘭迅速的問。

『你聽我說，我本來可不是不認得他麼，昨天叫了我去，我亦不知是誰呢。』王老板說。『我細細告訴你。——他把我叫去了，我亦不知道是什麼事。——』

英蘭聽到這裏，心一動；只搖搖着；就裝着鎮靜的樣兒，微哂道：『同你今天來叫我不一樣？——』

王老板看了英蘭一眼，停了停道：『我不說了。』

『說到這裏，怎又縮住了？我亦有點兒明白了！——』英蘭推着王老板道：『你說下去得了。』

『我說你聽着。』王老板接着說。『可是，隨你願不願，你也別見惱。——他——是楊中正的意思。說你頂兆重的，就——他亦不知怎麼，你的底細，都知道了。——』

『哼！——』英蘭想：『我說呢，那天無緣無故的叫我進去了，頂詳細的問了我這麼

一套，就不懷好意！』想到這裏，臉兒也漲紅了道：『你說，你說！』

『有什麼可說的，反正你亦明白了。』王老板細細察看着英蘭的臉色說：『左不是想要收房罷。——英蘭姊，你的運兒來了！……』

英蘭冷冷地哼了一聲道：『怪不得她們都說他人老心不老。——哼！王老板，對不住；你就告訴他：我窮小丫頭，萬萬不敢當；可亦擡舉不起。——』

『可不是，你見惱了罷？我也不過替他傳話的。本來我那時候聽見了這話，我就不願傳。——本來這大年紀的人了，死都快死了，還打這念頭。眞是想喫天鵝肉！——可是，英蘭大姊，你終身亦得打算打算了。——這話，我是衞護你的話。你別多心。……』

『唔！……』英蘭默然。

兩人默然了半刻。王老板又道：『英蘭大姊，——咱們一個人活在世上，有得喫，有得穿，就得了；還顧別的什麼。一個人可以往上爬，就該向上爬；我是年紀大了，像你這像年紀；正是爬的當兒。要說，——英蘭姊，你別多心。我不過說說空話。楊中正家，多麼富貴榮華；想

踏進她們家，眞才不易呢。要是做了他家姨太太，這眞才一輩子喫穿不盡了。而且，又沒有太太了，誰不敬重；要怎麼着，就怎麼着，多麼榮耀？將來家產，誰敢哼一聲！——』

『王老板，時候不早了，我也想走了。』英蘭不耐煩的站了起來說。『謝謝你，——』

『忙什麼呢？』王老板悵然的說：『再坐忽兒去。』

『我要走了，來了這麼半天，她們得滿處尋我。』英蘭說着便走了出去。

『明兒我望你去。——英蘭姊，自己總得算計算計，趁這時候；將來後悔來不及。』

英蘭也不答什麼，告辭了王老板；就在門口雇了輛人力車飛奔回去。

一路上，英蘭愈想愈氣憤。『誰是可靠的啊？……』她想：『誰都看中了我，想……唉！……』她一路想着，也不覺得，現在，是有人在跟着伺候她了。在她回到楊家門口時，忽然聽見自己後方也有一輛車子停的聲音；回頭看時，心一驚；看見一個人對她細細打量了一下。英蘭連忙躲進去，想時，覺得那人似乎是有些認得的，這時心上記念着方才王老板所說的，以爲是偶然，也不在意；便忽忽地一直跑回自己房裏去。

第六章

也不與英蘭有考量王老板所說的那問題的機會，不幾天罷，英蘭就又碰着以後的事故。

英蘭很高興的一天早上，將要梳頭時，看見自己結子上的頭繩，已很髒了；便與忽忽地跑到街上絨線店裏去買了幾個銅子頭繩，又復買了兩個饅頭，回來時，將要走到楊家門口，離開還有四五十丈罷，沿河一只小船裏，跳出來了幾個大漢，英蘭一驚，看時，是不認得的；也就不在意。以爲幾個大漢，是鬧着玩的，誰知走到英蘭身邊時，竟將英蘭圍住了！有一個，英蘭細細地看時，似乎是曾在什麼地方見過的，迅然的，將英蘭抱住了。英蘭知道出了事，要喊時，已覺有一塊輭的東西，塞進嘴裏。一刹間，微弱的英蘭，已被他們捉進船裏去了。英蘭在糊裏糊塗中，覺船已在行着。最可異的，英蘭心稍微定了，張開眼睛看時，唉，天啊！

……英蘭驚惶悲慘到絕點。冷嚴的長發家的，傻笨的梅生和長發高坐在中艙。看自己時，手已被縛橫眠在船底。英蘭萬感交集，心一冷，將頭也眠了下去；全身的機能，多停止了似的，懷着絕望的念頭，只閉着眼睛，『唉！——現在，——隨他們去罷！……』英蘭所能思量到的，僅僅乎這些。『本來，唉！——到處得受人欺侮，不如早死了！……』英蘭只眠在長發們三人的脚邊，驚顫着。

『哼——』長發家的只對着英蘭冷笑。長發也一聲不作，只狂吸着旱煙。梅生，獨做着得意的樣兒，坐着搖擺着頭刁笑。

全艙慘淡的靜默着，滿藏着啞謎般的神氣。只有櫓聲，是在努力的合拍地叫着，和些船戶喊叫的噪亂。經過了很長久的時候，船搖出了水關；只見長發家的方才伸了個懶腰。『哼』了一聲，對英蘭道：『我以為你眞是尋死了，——亦有這般一天！我想你總跳不過我的手心罷？……這時候，你還有什麼法術？試試上吊，你手上有的是繩；投河，窗外就是河。——我亦沒有什麼可替你說的，到家再說。』

英蘭存了個必死之心，到也不什麼悲慘驚懼。長發家的說了這麼一大套，只當沒有聽見；只靜閉着眼，眠在艙底。心裏也一些兒什麼不想；像入定的老和尚般。『隨他們收拾罷，總只有一條命。』她只有這麼一些意念。其外，心上一些兒痕蹟沒有。

『別假清高了！』梅生說。『原來要私奔？害我們住在小船上候了你一天一夜。』

『這還是咱們的運氣呢！正好，她出來買東西。』長發磬去了煙筒裏的煙灰說。『要不然，眞是侯門深似海，又上那裏去尋她這麼個人？』

『總是咱們運氣好。剛巧，全餘會碰着了她。否則咱們又上什麼地方去尋她，不便宜了她？咱們眞得蝕本，人財兩空了。』梅生說。

『照我，一直將她』長發家的說到這裏蹴了英蘭一脚，『搖到上海賣去得了。』

『又何必將她搖到上海？』長發接着說。『在呂橋就賣不掉？照我，咱們將她領回，亦不用打她，亦不用罵她；將她鎖在廚房，等主顧。有主顧，一百二百賣不到？看她的臉兒，到値幾個錢呢，眞是知面不知心！』

『對啊！這種丫頭，要她幹什麼？趁早賣了乾淨！省得將來又鬧什麼玩意兒，人財兩空。』長發家說。

『將她賣了，丈母家答應麼？』梅生問。

『什麼丈母家？——還是你的丈母家呢！你有這般私奔的媳婦，算你闊！——傻孩子！』長發家說。『你別多嘴！賣了，就怎樣？誰敢哼一聲！要私奔的養媳婦，不賣放她在家幹什麼？——哼！——』

『准這樣得了。』長發又裝上了一筒煙說。『要仍舊給梅生罷，我看她這皮氣，這輩子亦改不了的了；將她收拾死，看錢面上。——還是賣了好！有錢，難道尋不到這樣的丫頭？回家亦不用打她，可是得好好兒鎖在空屋裏，免得又逃走了。』

『我說，長發，』長發家說，『最好還是搖到上海賣去。照她那付淫浪臉兒，別說二百，四百亦有人要，你說怎樣？咱們總得將這本兒好好撈出來。』

『到家再說罷。』長發答。

英蘭只似睬非睬的等候着以後長發等三人，一路只商量着處置英蘭的方法。船搖了好許久時候，來到呂橋靠了岸了。

『捉到了沒有？——』船剛靠岸，已經聽見是大阿姆的聲音在喊着問了。『不是娘回來了？』

『是的。』長發家一路說着，興冲冲跟上岸去。『捉到了，這個賤貨直候了她一天一夜。』

『阿彌陀佛……！』大阿姆拉長了聲調說。『我不說准不能尋死？麼這容易呢，尋死！』

『我說准能尋到罷？果然。』二阿姆也說一句。

『得了，得了。』長發家高興的聲音說。『人來了，你們亦該說太平話了。』

一個個上岸去。末了，梅生拉着英蘭也上了岸，成羣的回到呂家去。

一路的人們，愈擠愈多；在進呂家的門到中屋時，看的人們擠了一院。英蘭只低着頭，存了個必死的心，熱血只陣陣的湧上頭部來，臉都鮮紅了。

『呀，到底要喫外邊飯的。你看英蘭姊，城裏去了不久，臉兒喫得胖胖的；又白，又美，』一個看的說。

『可不是麼。』又有在說了。『咱們亦喫外邊飯去罷。沒有愁惱，沒有心事，多麼舒服！不比在家好？』

這時許多人在談論着，有的譏諷，有的調笑，有的咀咒着。全場的人，沒有一個是同情於英蘭的，還有些在對着長發家的道喜。苦惱孤獨的英蘭，像待決的犯人，只微微檯起眼皮，對全場的人渺視了一周；沉沉微聲的長歎了一聲，仍舊將眼閉了。這時，忽然感到一種異味的悲苦和悽慘，心像小刀般在割將起來，淚珠簌簌地在拋了。

天暗將下來，看的人們也漸漸地散了。長發家的們舒舒齊齊喫過了晚飯。『得了，現在咱們好舒舒齊齊安排她了。』長發家說着對應保道：『應保，將大門去關了！』又對梅生指着英蘭道：『還不將她牽到廚房去。——』

梅生答應着將英蘭一直拉到廚房去。一行人，都跟着來到廚房。

『尋根長長的繩子來。』長發家坐在一張方凳上，指揮着衆人說。大阿姆去將繩尋來時，又吩咐梅生們將英蘭緊緊的縛在柱上。這時的英蘭只像被捉住的小鳥，儘着他們捉弄，也不反抗。她也明知反抗是沒有用的，或者更可增進些他們的羞辱；只靜候着最後的解決罷了。同時，她很希望最好，她們今天就將她收拾死了，免得零碎的痛苦；和以後的欺侮。最難的日子，恐怕還在被賣之後呢！……

長發家的尋了一支長長的桑枝，舞着試了一試；就迅然的擊了英蘭一下。『你好，』說着又是一下。『你要害倒我們這家人家，——我到以爲你眞死了，原來躲在他們家。』更重的一下。『現在你又有什麼法術？』連擊着說：『你逃，——你逃，——你逃！……我看現在能逃不能逃！——逃！……』

英蘭只泣着將身子左右扔着躲桑枝。直打到英蘭泣不成聲，滿身痛楚到像無數的小針在刺；而長發家的也已力乏之時，方才停了。長發家的將桑枝投了老遠道：『我力乏了，明兒再問你。』

『娘，你奔波了一天亦累了。早點兒睡啵。』大阿姆斜視了英蘭一下說。

『實在，我是累了。』長發家的長長呼了口氣說。『你們將她縛緊了，盛碗飯給她喫，餓死了，不要緊；咱們還得賣兩個錢化呢。』

大阿姆聽着長發家的話，盛了一大碗飯來給英蘭。英蘭將手臂遮着臉部苦泣着，也不接碗。

『不喫？——』長發家冷笑着說。『隨她去。你將飯碗放在椅子上。她餓了，少不得喫去。』

『你就喫罷。』大阿姆說着照長發家的話，將飯碗放在凳上，將凳搬到英蘭面前。

『走，咱們走罷。喫不喫，隨她去。』長發家的說着，將大衆推了出去，將廚房裏的火也吹熄了，自己方才退了出去，將廚房門鎖好。都睡去了。

人們都睡了，英蘭一人在黑暗的廚房裏苦苦哀泣着，這時天氣已很有些冷了，只有微微尖利的風，簌簌地從紙窗裏吹進來；寒淡的半月，也漸漸地移過來偷偷地從紙窗縫

裏窺視她。寂寂的落葉，只被風吹着在地上打戰，發生陰森森的聲音。

英蘭思前想後，也不喫東西；只有哭泣，是現在可做的事了。要尋死罷，非但無法可死；身子被縛着，也不得死，只能僵僵地直立着。又累，又冷，又餓。哭到無力再哭，而眼睛裏面的眼淚也已乾了；就擡起頭來，悽絕的長歎了幾聲。『我的媽呀！你知道我現在在這裏受這種苦痛嗎？你養了我是爲叫我受苦的？——媽呀，你聽了姑媽的話，可害了我這一輩子了。——可恨的范瞎子啊！……你，……你，——』

漫漫的長夜，像沒有時間的這般難過。但終於，也漸漸地過了。在英蘭，好像經過了無數苦痛的世紀，方才看見天色慢慢地亮了出來，雀噪，雞啼，狗吠。英蘭糊糊塗塗好似在另一個悲苦黑暗的世界。各種，都好似在表現出或者在哭唱出牠們的悲苦。英蘭好似在夢中，一個黑暗烏陣陣的恍惚的夢中，天雖已在亮了，但仍舊好似在沒有亮的時候的夢境。

各人都奇怪了！不過經過一夜，看見英蘭已消瘦到同昨天如換了一個人似的。於是長發家的發議了說，倘使照這樣，不必幾天，英蘭就會死的；死了，不要緊，這筆錢何處撈？照

這樣，不妥，就同合家的人，商議了好幾次後，決定照着長發的話。在廚房的一角，舖些柴給英蘭睡。至於縛繩的放寬，切不可過；他的範圍，只可止於這個舖的大小。而舖的四周，只要可以用以自盡的就是一只釘，都不能放。並且每天須叫她喫三碗，免得餓死了。不喫時，就打到她喫。

以上的，就是現在英蘭所過的日子了。

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的英蘭，時常可以聽見她們在商量出賣她的方法與時間。有的說，還是趁早將她賣了，免得夜長夢多。有的說，快年底的時候了，誰有錢辦這事？不如過了年再說，亦好多弄幾個錢。英蘭只要微微聽見她們提起這事時，就能如在火上烘的繭兒這麼難過。可是，她想來想去，總想不到一個反抗和自解的方法。

『明兒搖你上海賣去了。』有這麼一天罷，英蘭蹲着思索時，忽然聽見在洗着碗的愛保，含着譏諷的色彩這般對她說。『爸爸自己同于二商量好了，叫于三同着三哥同你到上海賣去，總在這幾天之中罷。』

英蘭聽見了，心裏一驚，木然的瞧了愛保一下。但這時，愛保已將碗洗好了，飄然走了出去。

『除非你是將來不出去做養媳婦，不嫁人的，……』英蘭無聊的咀咒了愛保一下。接着想，愛保所說的，必有原故。死也在今天，自拔也在今天了！明天，就得被她們搖到上海賣去了啊！——唉！愈跌愈深！要是被她們賣了，不知更得喫怎樣的苦呢！——可是，又想什麼法子自拔呢。逃？——身子是緊緊地這般縛着。死？——又拿什麼來自盡！

英蘭只這樣盤算着，漸漸地天色已是黑夜了。眼看着她們，都喫過了晚飯，收拾好了廚房，出去睡了。這時，天已很冷，風像被激怒了般的號叫着。英蘭凍得瑟瑟地在抖擻。幸而，燃在灶上的一只油盞，最後出去了人，忘了沒有將牠吹熄。被風擊着在發出陣陣的火焰。

英蘭只沒七沒八愁思着。她也不知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她在無意中，忽然看見她手能伸到的地方，有幾根火柴；這大概是她們燒飯時落在這裏的。就無聊地去取了，在手裏玩弄着。半天。在無意中，她忽然驚覺了。『倘使將這火柴燃着了。——』她想『再燃着幾

根柴，就用這些火，可以將縛着我的繩子燒斷。繩子斷了，我不自由了麼！——』她想到這裏，全屋看了一看，沒有出路；只有一個天窗。鄉下的房子，是很底的。在灶上放一張椅子，就可以接到天窗了，她又想：『倘使現在繩子是斷了，就拿張凳子，放在灶上；爬上凳子，就可以接到窗了。這扇窗，本來可以開的。開了窗，就可以爬上屋去。——可是，爬上了屋又怎樣呢？……有了！屋的後面，不有棵樹麼；緊接着牆的，就可以沿着樹落下去。——逃罷。……』英蘭想到這裏，看了看手裏的兩根火柴；心跳了一陣，滿身的血熱沸了起來。禱告着道：『火柴呀！我的命，也在你身上了啊。……可別熄了！』

英蘭將柴另外堆了一小堆，就細心的將火柴燃着，却被風吹熄了。『天啊！——』英蘭驚惶地想：『只有這一根了。再熄了，老天啊，我是沒命的了！——』想到這裏，就又將最後的一根燃時，着了，可又手一脫，落了下去。幸而，可巧落在柴上，柴就着了起來。英蘭這時再也沒有心思去想什麼了。不加思索將手臂上的繩，引到火上。居然不一剎，繩被火燒到寸寸斷了。『唉！——』英蘭悽然的落了兩滴淚，站了起來；將火踏熄了。這時，方才想起：『倘

是有人看見了，——」心就很驚惶地跳躍，身子也顫抖起來；就四面去看了看，沒有什麼響動，心方始定了；將手上的繩結，用嘴來咬着解了。於是，搬了張凳子，放在灶上；爬了上去，將天窗推開了；又試試，凳子還低些，身子爬不上去；就又爬下來看看，沒有什麼是比凳子還高些的，只有刀板架．比凳子高上一倍；就將刀板架放上灶頭，重又爬上灶；踏上了凳去，再踏上刀板架時，頭已探出了天窗。風很大。四下裏望時，滿處黑刺刺的不辨西東。這時的英蘭，也不顧什麼了；手一用力，爬上屋去。也不將天窗關好，就在屋上爬到後邊有樹的地方去。幸而風大，將瓦的碎雜聲給遮蓋了，這時的英蘭，也不怕懼，似喫了狂藥似的，只照她現在所能做的做去。慢慢的，爬到後方樹邊時。正好，樹是靠着牆長的，樹枝還交到屋面上。英蘭就吊上了樹枝，緊抱着樹，一節節地落下去。落到地着時，不覺使英蘭驚駭到要狂叫起來。原來有一個黑刺刺的東西，蹲做一團，在離樹脚不遠的地方，她還以為是眼花；抹了抹眼睛看時，何嘗不是一個人！就輕輕的問了一聲，「你是誰？」也不見那人答應。英蘭眞駭到毫毛直立，要拔出脚來逃，忽然想到：「一准是賊。難道眞有鬼不成？反正我亦死裏逃

生，要是鬼將我抓死到也罷了，——」想到這裏，膽子壯了起來；便細細去看了一下，可不是個人麼！「一定是個賊了。」英蘭想着時，對那人道：「你拿去得了，你可別嚷，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說完，也不顧什麼，就逃。黑暗的夜，只微微有些月光，從雲縫裏射出來，英蘭也不辨方向，只瞎走一陣。走了不多時候，忽然想起走過村莊時，是有狗吠的，只能向冷落的去處跑，又復想起方才的賊，倘使進去偷東西將牠們驚醒了，察看我不見時，准得四處的追來。想到這裏，心一陣的亂跳，便狠命的逃，經過了無數的松墳，墓墟，這時，也顧念不到怕的一事了。雖然有頂面像，尖刀般銳利的風虎虎吹過，和像冰屋裏的這般冷。

英蘭逃到力乏氣也回不過來時，覺得已經跑了好許多路，似乎已經過了危險地處。看看前面，有一條河阻着去路，便站停了脚。想了想，呼了幾口氣：就決定向左走去，她也不思慮什麼，現在所最要的，是盡着她所有的力量來逃。

英蘭儘命的只沿着河逃，也不顧脚的酸痛和自己的有無力量；每在碰着前面有拉着縴的夜船來時，便在桑田裏躲過他們。英蘭這時機械的車般，脚如變槳的走着。好似她

一生的使命，只爲着現在的逃；也沒有別的情事，只要逃，儘力的逃。

英蘭只逃着，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也不顧脚的提不動。還拿手在捧着脚幫着逃，——經過了說不出記憶不到的這般些時間，天漸漸地有節級般的在亮了起來。她從朝霧中看見前面好似有個城在，等到看得見時，可不是麼，前面就是城！就是以前她居住的城！而自己，已站在離城不遠的地方了！跑不多路，道旁有一只亭子，英蘭就走進亭子坐着休息一下。她很奇怪，她現在是坐在這裏，——離城不遠的地方，她好似經過一個長長的惡夢。牠想就算早上她們覺察了追來時，最速，要到飯時方能够追到這裏。現在，她是又飛出鳥籠了。『到何處去呢？』她自己不覺問自己。『東西不在楊家麼，逃到楊家再說，——』她自己答着，就站了起來，忽忽地一直跑進城，逃向楊家去。

自然，楊家的人們看見英蘭來了，並且帶着這種疲乏，消瘦，骯髒的樣兒，很奇怪；便都來圍着問她。英蘭就將她這次的經歷，細細地宣佈了一下。並且說，現在她要帶着她的東西，逃到遠遠的地方去。家裏又要尋來的。就將自己的東西，都收拾好了。問起春桃時，李媽

說，春桃在前三天有人領去了。並且說，春桃走時，曾留下一個信，說她是到無縣做廠去的，住在生一廠後背生德里，到那裏問信得了。同時將去的路逕，都說明白了。只要這裏雇輛車子，一直拉到火車站；買無縣票；到了無縣，雇上一輛黃包車，一直可以到生德里。英蘭聽見了，心一定。這時還早，英蘭就跑到陸少奶房裏，將要走的話告訴了陸少奶。陸少奶自然答應了。陸少爺叫了起來說，在這裏得了。難道他們敢進門來搶？他來，我還告他一狀痛打養媳的罪名呢。可是英蘭想到這裏也是不懷好意的虎口，就也不去答應陸少爺，就回到下房；背上了個包袱。在告辭陸媽時，千謝萬謝的叮囑陸媽，叫她不要露出話鋒，說她逃到無縣去的；卽使呂家有人來，只說沒有到這裏來。陸媽滿口的答應了，一直送到英蘭門口。英蘭就在門口雇了一輛人力車，一直奔到火車站來。英蘭知道時光很早，卽使呂家覺察了追來，可是這時飛也飛不到城裏呢；所以也很膽大，沒有什麼顧忌。

英蘭跑到火車站時，真巧，早車在將要開的時候。便詢問了買票的地方，在包裹裏拿了些錢出來，買了張票，走上火車去；揀了一只車廂角坐下了。直到火車開了之後，英蘭方

始定了心。現在，她不怕了。即使有人追，可是無論如何，追不上火車。而且誰又知道她是逃向無縣來的？地方大着呢！

因為是冷天的早車，旅客很少；所以英蘭只要一眼看去，就可以知道這一羣中是沒有注意她的人，她自己覺得好像經過了一塲長久的惡夢，從被捉至現在。更長的一個夢，從她有了知識到現在。可是現在，恍惚地未嘗不仍舊是在夢中！

第七章

英蘭聽着人們說，這站就是無縣了；就靠着窗子探頭看時，遠遠的許多煙筒，在噴着煙。她聽見人們說過無縣是很熱鬧的，果然房屋都是這般高大；人們這般多，都忽忽地來往着；車輛更如穿梭般奔馳着。

車停了之後，英蘭恐怕下錯了站，問訊了一下；是無縣了，方才跟着人羣下去，湧出了站，雇了輛人力車；也不管車錢的貴賤，只要能够到生德里，就坐上了車子。

英蘭坐上車子後，心裏到驚慌了起來。『倘是到了生德里，尋不到春桃——』她想。『唉！——到了那裏再說。』

車子奔馳過了許多大街小巷，轉過了一個很大的廠，在一個街口停了。

『這是生德里麽？』英蘭遲疑的問着車夫，四下裏張望了一下。

『是生德里呵。』車夫轉着身子，踏着步，氣急呼呼地抹着頭上的汗說：『你看，這裏不有字麼。』

英蘭就付了車錢，提着包，茫然的走進街去。走不多路，巧極了，看見遠遠地站着的一女子，有些像是春桃，走近些看時，——可不是春桃。

『不是英蘭姊麼？』春桃已經看見了她，迎了上來說。

『春桃姊……』英蘭如在茫茫沙漠裏的小鳥得着了一枝樹枝般，親熱的叫着，淚珠不自禁地跟着酸楚了的心簌簌地拋了下來。

『想死我了呵。……』春桃一把將英蘭的包袱搶了過來說：『爲什麼又哭？咱們見了面，在一塊兒了，不就該樂嗎？——那兩天你到底上那裏去了？你怎知我在這裏？陸媽告訴你的不是？』

『唉，——春桃姊！話長着呢。』英蘭嗚咽了。

『咱們家裏講去，』春桃說着一把拉了英蘭，一直走進一家門裏，上了樓，到一間小

小的房裏去。這時，後邊也巳跟上來了幾個女子。

她們都坐定了，一個女子看了看英蘭問春桃道：『這不就是你時常說的英蘭姊麼？』

『對了。』春桃答。『這就是我時常說的我的英蘭姊。』說着時，又對英蘭道，『這都是我的小姊妹們，』指了指穿綠的道：『這是我的表姊順保姊。』又指着一個瘦長的，和一個微胖的道：『這是來纔姊，這是秋波姊。——她們都住在隔房。這裏很熱鬧呢，今天正好禮拜，我又在門口；要不然，你得尋不着了，——咳！我眞天天想你，那一天不在門口望你，今天，你果然來了。眞叫我好樂，——你餓麼？——』

『唉，姊姊！——』英蘭定了定心悽然道：『不騙你說，我幾天沒喫東西了。……』

『怎麼能幾天不喫東西？』春桃驚駭的說。『快點兒買點什麼來喫。——麵好罷？反正便當得很。』

『我買去。』順保說着忽忽地下樓去了。

『快別，姊姊們又忙了。』英蘭感激不盡的說。

『到底怎麼回事?英蘭姊』。春桃問。『那天我在楊家聽說你逃了，而且，什麼東西沒有帶：我就很奇怪。我想，總不至於要逃。後來我出去的時候，知道你的東西在楊家，一定還得到楊家取東西來；我又等不及你，只得將我的地處告訴了陸媽先來了。我眞記憶着你！——到底那幾天你上那裏去了?』

『唉!春桃姊姊，你那能知道，說來話長。……』英蘭悽然地將這回的經過，連嗚帶咽歎息的講將出來。春桃們多靜靜地默歎着很同情的聽，在英蘭講到被長發家的狠打時，聽着的她們，都憤憤地在咀咒長發家的甚至秋波聽到憤怒極了，擊了下桌子道：『英蘭姊，長發家的是什麼樣兒的一個人?我下回碰着了，非得打她兩下出出氣不可。——』說着時，順保托着麵走了上來。聽見她們這般雜碎歎息憤怒的聲音，便問道：『怎樣了?你們都要瘋?』說着，拿了雙筷和麵給英蘭。英蘭千謝萬謝，接了麵來喫。

『我下回碰着了那老東西，非打死她出氣不可。』秋波又復這樣說了一遍。

『秋波姊姊，怎這般憤怒?』順保莫明其妙的問。『又打那一個什麼老東西?街上老

東西多呢』

衆人聽着多哈哈地笑了。來緩接着就將英蘭所說的，又復學了一遍告訴給順保聽，講到長發家的狠打英蘭時，講不下去了。順保還在問以後的。『以後的，你問英蘭姊自己罷，誰叫你送麵來了。』來緩說，『坐着聽，——』

『英蘭姊姊，以後呢？』順保又走到英蘭旁問。

『忙什麼呢，早晚你能知道。』秋波說，『人家好久沒喫東西了，又緊着問。——』

『唉！——』英蘭喫完了抹了抹嘴說：『以後？聽我講。』英蘭又復將被打到現在的經過，都講了一遍。

『英蘭姊。』秋波聽完歎息了一刻說：『你能幹，竟能逃了出來。』

『可不是！叫我再沒有這膽子逃出來了。』來緩說，『賣，就隨她賣去罷。賣到上海，或許到有好日子過，要是被她們覺察了，那——』

『你本來是個沒用的。』春桃看着來緩說，『賣到上海有好日子過？那你賣自己到

上海去得了。』

『要說，英蘭姊眞有本事。』順保說。『一夜逃了這些路，還得在松林墳墓裏經過，不害怕麼？』

『哼！——』秋波接着說。『還害怕？那時候什麼時候，還害怕？一個人到緊急悲苦的時候，就什麼都不怕了。——怕呢，這時麼？怕鬼？』

『咳！——』英蘭想了想又歎息着說：『逃是逃出了虎口，可是他們尋到這裏來呢？……』

『不能尋到這裏來。我保險，你放心得了，』春桃安慰英蘭。『地方大着呢，她們怎能料到你是到無縣來的？而且，即使尋到無縣來；無縣地方大着呢，又怎知道你是住這裏。無縣尋個人，眞如大海撈針這般難呢。——你安心在這裏，決不能尋來。』

『對。他們不能料到她是這裏來了。』來綏說。『他們還得當你自盡了，或是來回母家去了；還得以爲上楊家或是在別的地方幫人去。』

『只恐怕問上楊家去，陸媽告訴了他們，我是到這裏來的，那不一尋就尋着了麼？』英蘭恐懼的說。

『不會！——』春桃搖着頭答。『我到這裏來，誰都沒有知道；我只告訴了陸媽，而且陸媽那人頂好不過的。你叫她不要響起，她死都不能將這事宣佈出去。可是，你不叮囑她，她就什麼都得說，她頂老實的。要不然，我爲什麼只告訴陸媽一個人！』

『怕什麼呢？』秋波接着憤憤地說，『什麼事都得講理，在他們家受不了苦，自然只得逃出來了。就是到得公堂，有理說理，亦不怕他們。』

她們說着時，英蘭因爲疲乏極了的原故，迷迷地要睡了。春桃們就叫她睡在春桃床上，天氣冷，儘可與春桃同睡。英蘭睡上了床，不一刻，就睡着了。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春桃因爲英蘭累了，第二天也沒上工，只和英蘭談講了一上午，喫過飯，恐怕英蘭累出病來，又復叫英蘭睡了一個下午。直到喫晚飯時，英蘭方始醒了。英蘭休息了這麼許久，精神也漸漸地復原了。到喫過了晚飯，睡時，反到睡不着。

英蘭是同春桃同床睡的。她們很親熱地睡在一頭，輕輕地談講着。

『英蘭姊，』春桃說，『還是做着廠，一個人自由多了。你休息了幾天，我就帶你進去學織布，鐵機織布，是頂易不過的；只要接接頭，沒有什麽難處，像你這般聰敏人，學兩天就會了，管一只機，就够喫的；要是管兩只機，就可以存一只機的錢了。一個人頂少可以管兩只機呢。』

『春桃姊，總得姊姊提拔我帶領我了。』英蘭說。

『說這話呢，咱們姊妹們，有什麽客氣。』春桃說。『自己做着存兩錢，自己眼兒看准；就是一輩子的依靠。反正咱們直說，亦不必隱瞞的。』

『唉！——』英蘭只歎息着。

『英蘭姊，咱們亦不必說什麽客套打轉灣說話。』春桃又說，『像咱們這年紀，眞是風光的時候；別誤了，傻姊姊，你想想。像你這樣有什麽趣味？到處受人欺！——你又何必這般傻，咱們女人，本來就苦。過一天，是一天；過一天快樂日子，就是拾着一天；誰又能顧到將

來？——』

英蘭默然的思量了一刻道：『春桃姊，——』說到這裏縮住了。

『什麽？』春桃隨口的問。

『我說出來，你可別多心。』英蘭遲遲的說。

『呀！——咱們還有什麽話不可說的？』春桃說，『我的事，都可以告訴你。怕什麽呢？——你說。』

『春桃姊，』英蘭遲遲疑疑的說。『你爲什麽不肯在楊家？要出來做廠來！我想做廠，總沒有在楊家這般清爽安逸罷。而且，在楊家亦不少賺錢。』

春桃聽見英蘭提着了心事，不覺長長歎了口氣道：『要說咱們這般親熱，亦沒有什麽不可講的話，儘可以都同你講。——可是，姊姊你別見笑。』

『姊姊說那裏話，我那能見笑。』英蘭說。『你說得了。——咱們還有什麽不可談的話？』

『唉！——英蘭姊。』春桃只歎息着說。『可不是同你去的時候一樣。你是主意老，我沒有主意，上當罷了！——有錢家的人，眞是沒有恒心常情的。——英蘭姊姊，我告訴你，你可不要見笑。咳！咱們的主義，是沒有準力，一來就上人家的當。我去了不多天，茱少爺就千方百計的來引誘我。只怪我主見不定罷，竟上了他的當。可是有當心到也罷了；不知怎麼，又愛上了姨太家的秀弟；將我拋了不說，他更當我眼中釘似的。你想，可氣不可氣。我想着再在楊家，亦沒有什麼好日子過，不如離開了，讓他們啵。……』

『可不是麼？我亦差點兒上了當！』英蘭說，『老實說，幸而陸媽將他們的底細早告訴我了，才自己耐住了，算沒有上他們的當。』

『可不是，還是你的主意老結。』春桃說。『英蘭姊，還是做工，自己賺幾個錢；將眼睛睜亮些，碰着相當的人，了了這輩子。一個女子沒有靠依，總難，英蘭姊，又何苦呢。這世界，大家混淘淘；咱們又何必假淸高。你還是自己往快樂地方走。過一天快樂日子，就算拾着一天，英蘭姊，——咱們過了半輩子苦日子，有得快樂，還不向快樂的地方走？——』

在第二天，英蘭覺得身子已很健全了，精神也已恢復，便一清早天在剛亮的時候，就跟着春桃到廠裏做工去。

一路上，英蘭只見些女子們都提着一只鉛桶抹着眼睛到廠裏去。跟着春桃走到廠門口時，只見許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美的，醜的，都有；成羣的追跟着進去。

英蘭跟着春桃一直走到布機間裏。一踏進門看時，只見一間很大的大房子，無數的布機排立着，每個在發出「括括括括」的聲音，合成一個大而雜噪的聲音，還有許多在轉着的皮帶輪，在「無……」地響着。

這時正在日夜班交代的時候，人們像穿梭般來往的忙亂着。春桃帶着英蘭穿到靠後的兩只布機前，只見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對春桃道：『春桃姊，你來了。』說着抹了抹一夜沒睡的臉，眯着眼，讓了出來。布機，仍舊在括括括括響着，這時，就是春桃接手的時候了。

『巧勤姊，你乏了罷。』春桃說着時看見前面的一只布機的梭子，線斷了；就將機旁

的一根軸一拉，機停了。看看，接上了線；只將軸一推時，機又括括括地在走了。

『一夜不睡不累麼？這行飯，眞不是好喫的！』巧勤說着伸了個懶腰，在機下提了只鉛桶去了。

『你在這裏看着我做，不兩天你准會了。』春桃對英蘭說。『頂容易不過的，沒有什麼難處。只要紗線斷時，接接頭就得了。在斷的時候，你看我接上幾次，你也就會了。最要緊的，就是斷了得趕快去接；不然，梭子就得飛出來。梭子飛出來可不是玩的。一個碰巧，飛上眼睛，就了不得。上次東廠不是有個管機先生，修機時，一個梭子飛出來弄瞎了一只眼睛；後來裝上了一只假的，——你可別害怕，這也不是常有的事；一個巧罷了。——』春桃說着時看見後邊一只機的梭線又斷了，便將機拉停了喊英蘭道：『英蘭姊，你看我接線。——』

『你的手太快了。』英蘭笑着說。『我亦沒有看出你怎麼一來，就將機給拉停了。』

春桃不覺也笑了道：『你來看——這裏不有一個皮帶盤麼？皮帶帶着盤，盤轉時，機

就走了，你這將杆子一拉時，皮帶滑出了盤；盤不轉時，機亦停了。你要機走，只要將杆子一推時，皮帶又滑上了盤；盤轉時，機不又走了？——』

『這東西眞巧！』英蘭細細的看着，樂了說。

『你看。這麼一來，線頭就接上了。』春桃接着線說。『你看線接上了罷？』說着隨手一拉時，機又很爽脆的走了。

『這個東西眞巧！』英蘭說。『可是這東西怎又會老轉着？』

『咱們走進來的地方，你不見有許多人在燒機器麼？像火車頭這麼一個機器。可是，比火車頭大多了。鏘鏘鏘地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在走着。機器走，這東西亦就走了。』春桃演講着。『你看，樑底下不是有個大盤子在轉着？大盤子上一根皮帶，就緊到靠地的一根軸上；大盤子轉，軸自然亦就轉着；這根頂長的軸上，有許多的輪盤，都分別布機上來。那個大盤呢，亦有一條皮帶再通到機器房後邊的一個最大的盤子上。那個盤子，就連着機器，好比火車頭底下的輪子似的。』

『姊姊你怎會知道？你眞聽儆！』英蘭說。

『我亦是來的時候人家告訴我的。』春桃答，『可不是和你一樣。明兒人家問你時你亦就同我一樣在演說給人家聽了。』說着笑了。

這時英蘭看見全屋的女工們，都在嘻嘻哈哈地調笑着。雖然天氣是很冷，可是在機塲裏，到很暖和。人們都只穿着一件單布衫，外面再加上一個棉背心，再難看使英蘭不耐的，看見竟有在修機的男工，在和女子們調笑着。可是很奇怪的事，忽然全塲又靜寂了起來。英蘭不知是什麼原故，四面張望着時，看見有一個穿西裝的年輕男子，很莊嚴似的直視着四處走了一轉；轉出去了，立刻機塲裏又復熱鬧了起來。『那是誰？』英蘭目送了那男子走了出去，問春桃『怎麼他一進來，就一羣鼠子見了貓似的都不響了。』

『那個，——』春桃一斜嘴說。『機塲總管！』

『什麼機塲總管？』英蘭問。

『機塲什麼事，都由他管罷了。』春桃說。『我看見他就有氣，僵屍似的。喫了飯沒事

做，這裏闖闖，那裏闖闖，他自以爲是廠長的女壻。——什麼東西！』

在飯時，她們——春桃和英蘭只站在機邊將帶來的鉛桶裏的飯，到機器塲旁熱水龍頭前放了些開水，和了和喫了。

照例在飯時有不到一個鐘頭的休息。春桃們喫完飯，看看還有半個多鐘頭方才上工，就在廠裏四處玩了一轉；回到布機塲時，英蘭因爲站了半天疲乏極了，就坐在地上休息。

『你沒有站慣，累了罷？』春桃說，『我們每天整整得站一天呢。早上六點，一直得站到下午六點放工，慣了，到也不覺得怎麼累法。——做布廠還算好的，做絲廠，更得苦了！清早三點半就得起來，進廠，直到晚上七點，好在有坐的，——可是，打盆的小孩，還不得站一天，眞苦！打得不好的時候，還得被做工的用熱水澆，——做鐵機布，還算做廠中頂舒服的呢，』春桃說到這裏，聽見嗚嗚地在放氣了。道：『快上工了。這次放氣，就是叫回家喫飯的人們應該來了的記號，你聽見二次放氣，機就得動了。動的時候，做工的還沒走到時，廠門

已經關了，沒法進來了。』

『這裏一共有多少人做工？』英蘭問。『我看着眞沒有數。多極了！』

『有三四百人一班罷？這裏一共五百部機，有一人管一部的，有一人管兩部的。沒有一定。』春桃說。『英蘭姊，你就學得了。你會了，咱們兩人管兩部機。一人兩天日工，兩天夜工，好不好？』

『有什麼不好呢。』英蘭說，『做這，到很易。我雖傻，學上兩天亦能會了。——順保姊她們呢？她們不同你一塊做麼？』英蘭忽然想着了她們問。

『她們不同咱們在一處。』春桃答。『秋波是在咱們東邊的一個絲廠裏。來縵和順保，就在咱們後背的絲廠裏做絲。——』

她們在談論着時，只見人們已經一羣羣地在湧了進來，看看差不多人已齊了時，第二次的放氣已在響了。響過之後，春桃將機一拉時，又復括括括做下去。

英蘭站着看到心灰意懶時，聽見又在嗚嗚的放氣了。『這時又放氣幹什麼？』英蘭

問。

『這時五點半了。』春桃說，『這次放氣，就是叫做夜工的人們得預備了。到六點放兩聲氣時，就說做夜工的人們，該來了，到六點半放三聲氣時，做日工的已走完，而做夜工的亦來齊了，廠門亦得關了。——我告訴你你不聽見人家說：「頭回聲喊，二回聲站，（無人俗語走叫站）三回聲坐監來。」你記着這句話，你就明白了，而且亦就不會誤時候。——我替你說，實在是咱們廠裏的老板楷油。本來別的廠在拉頭回聲時，做日工的就能走了。到拉三回聲，方才做夜工。咱們廠老板，他的計算好；要照這樣中間不得停一個鐘頭的工麼，他就想起了交替的法子。非得做夜工的來接了手，做日工的不能走；照這樣一來，不又多做個鐘頭工？——』春桃說到這裏，看見前面只機的布已織完了；便將機拉停了對英蘭道：『今天眞巧，這疋布又織完了。你看我上好了機再走。』說完對坐在窗下的一個男工喊道：『二寶——』因爲機聲的熱鬧，喊了幾聲，二寶方才來了。『換布，——』春桃對二寶說完，二寶忽忽地去背了一軸經好的紗來，替春桃換上，一面在調笑着。

『春桃姊，——』二寶換着軸，笑嘻嘻地瞟着英蘭對春桃說，『又帶來了一個頂體面的大姊。』

『你管麽。』春桃狠狠地說。『快落布罷！』

『呀！呀！好狠！』二寶嘻皮笑臉的落着布說。『咱們今天上新世界看戲去。』

『你可別儘笑皮笑臉的同我胡調，看你那賤樣兒。』春桃上着經紗說。『你少同我多話，我可不是那些個賤骨頭。人多着呢，又何苦來魔我。』

『呀，我知道你是正氣的。』二寶只笑着說。『不開棧房不——』

『你就少說。』春桃迅速的說。『你自己開着馬桶照照你那個樣兒，配麽？——』

『本來我們怎配。』二寶說。『頂少得先生們才够得上同你開棧房遊新世界呢。——』

『你說這話！』春桃要去打二寶時，二寶已將布落好，笑嘻嘻地逃了。

『不是東西！做廠的男工，都是壞骨頭。』春桃對英蘭道：『你看我上經紗。——』說

着就教着英蘭將經紗上好了。織起來時，沒有一些不對的地方。

『這不是二回聲了麼？』英蘭聽見了二回聲說。

『是二回聲了。』春桃答。『等巧勤來了，咱們同去交了布再回家。』

『交什麼布？』英蘭問。『交那裏去？』

『將這布交收布間裏去。』春桃答。『凡做好了的布。就得交去，等等咱們同去。』

這時已在日夜工交替的時候。全場喧嘩了一遍，來的去的，像每只機上的梭子這般忙碌，不多時，巧勤也來了，走到春桃前放下了鉛桶道：『又得一夜！……』

『你剛做上一天夜工就這般愁煩了。還有九夜呢。』春桃對巧勤說。『這只機又換上經紗了。』

『那只機不半天亦得落了，』巧勤說着看了看英蘭問春桃道：『這位姊姊是你的誰？』

『英蘭姊，』春桃說，『是我的親戚。』

『呀，頂體面的！』巧勤說，『英蘭姊不亦織布來？——做廠是很苦的！家裏有得喫，總別出來做廠。』

『巧勤姊，爲着家裏沒有喫的，才出來學做廠呢。』英蘭羞澀的說，『總得姊姊們照應。——』

『呀，——姊姊說的那裏話。』巧勤說。

『眞的，巧勤姊，』春桃接下去問：『咱們這裏有空機沒有？初學，只要管一只機就得了。』

『空機多着呢。』巧勤說。『不是英蘭姊姊要麼？我想想，——就是東邊四百三十號一擡機空着一班呢。織着的，是秀弟。同我很要好的，明兒放工的時候，我同她商量好了，就到帳臺上工去得了。』

『好極了。巧勤姊，這件事就托你。』春桃說。

『自然，——』巧勤說，『明兒准能辦妥，後天上工，——英蘭姊學會了麼？』

『有點懂了。明天再學上一天就會。』英蘭答。

『英蘭姊很聰敏，一學就會。』巧勤說，『要說這亦沒有什麼難處，只要懂幾個過門，就好了。——』巧勤說着時看見一個紗頭脫了，去繫紗頭去。

『明天見』春桃拿起織好的布說。『這件事就托你，——勞你駕。』

『我知道。』巧勤說，『明天我就把牠說妥了。』

春桃拿着布一直同英蘭到交布間，將布向一張很大的檯上一放道：『張先生，交布來了。』

『到這時才來交布？』張先生——一個年青的先生，很嚴冷地說着時，慢慢地走了過來；眼睛光從眼鏡的玻璃片上，射了出來；細細地對春桃和英蘭看了看道：『你不是春桃？四百六十四號布機的。——那個又是誰？這麼頂體面的。』

『你管麼？體面怎樣？不體面怎樣？』春桃嘻皮笑臉說，『快點兒罷，關廠門了。——肚子餓極了！』

『你肚子餓，我飽呢。』張先生不去接布，只看着對她們說。『你眞餓，咱們上天一飯店喫晚飯。』

『看你那個樣兒。』春桃一撇嘴說。『快點將布收了，我們可得回家了。勞駕，張先生快點。』

『忙什麼呢。』張先生說。『咱們今天眞的去不去？喫過晚飯看戲，看過戲咱們就——』

『就什麼。——』春桃問。

『就，嚇嚇……不能說了。』張先生笑着說。

『張先生，你嘴就少作點孽罷。——』春桃嘻着嘴說。『我們是頂規矩乾淨的。』

『唷，——得了罷。頂規矩乾淨的！』張先生說。『除了惠山的桂花栗子，就沒有一個是乾淨的。女人總得桂花栗子般，不能碰；碰着，就着刺；才是乾淨的。你要乾淨，趁早買個栗子皮披上。——』

坐在帳檯上的和坐在牆角椅子上的兩個先生，也都笑了道：『老張，別打趣了。當心腦袋（指廠長）滾來。』

『張先生說了這半天，彀了罷！連你家奶奶都說下去了。你家奶奶不老披着栗子皮兒麼？』春桃說。

坐在帳檯上的先生，哈哈地笑了道：『老張，好，怪不得你滿身是疤，原來是你奶奶刺的。——』

『張先生，收上罷。什麼時候了！』春桃着急說。

『收上罷。』張先生說着照例翻了一翻，看了看；對坐帳檯的道：『四百六十四號春桃。——』

『走罷。』春桃拉了拉英蘭忽忽走到了廠門口時，偎偎站着的一個稽查，走上來，先開了開春桃提的鉛桶看看；隨手在春桃身上摸了一摸。摸過，又在英蘭身上滿摸了一遍；甚至褲檔裏都摸到了；直摸到英蘭紅了臉，方才停了手。

一路上，英蘭咕嚕道：『廠門口這幾摸，眞要命，有人看見，不羞？什麼地方都摸到了！』

『過幾天就要好些了。』春桃說。『你初來的時候，稽査不認得，就得摸得認眞些。本來初來的人，稽査得給一個下馬威，叫你知道他的利害。』

『剛才在收布間，怎麼要他——那姓張的報過數才能走？』英蘭問。『還得這般儘胡調！』

『英蘭姊，你不知道。做廠，本來不是好行業。』春桃說。『本來，咱們女人，到什麼地方都得受人欺侮。交布間裏的先生們，最可惡，他同你胡說八道，只得隨他去；咱們要是當眞，他就儘命的將布看。這裏不好，那裏織壞。輕點兒罰工錢；重點兒，連布都不肯收。你要隨他嚼舌，他就同剛才似的，不看就收下了。他們報了號，坐在帳檯上的先生就記下了。到月底，做多少布，領多少錢。』

英蘭聽着微喟道：『唉！總不要生做女人，到什麼地方都得受人欺侮！……』

英蘭同春桃回到家裏，燒了晚飯喫了；看看已是絲廠放工的時候，便到隔壁去尋來縵們。到了隔壁，順保和秋波同坐在竈下燒火，只不見來縵，英蘭和春桃就也都擠在竈倉下烤火，

『英蘭姊，學會了麽？』秋波拉着英蘭同坐在一條凳上，很親熱的問。

『有點兒會了。』英蘭微笑着答。『秋波姊姊，你不就在我們後邊絲廠裏做絲麽？』

『對了，就在你們後邊。』秋波說。『明兒我亦學織布去。做絲，頂苦不過的。老早起，老晚放工；工錢也不見得多什麽。只沒有夜工，算舒服點兒。可是，人家說出來總是做絲的，不是正氣女人。』

『以前只說做絲的多不是正氣的。現在，人家一提到做廠，就搖頭了。本來，做廠正氣的少。』順保說。

『你算是正氣的，還是邪氣的！』秋波問。

『我麽？既不能算正氣的，可又不能算邪氣。』順保說。『反正同你差不多罷，正氣的

時候正氣，可說不定也有邪氣的時候。隨着便罷。本來做廠的，有誰是正氣的？正氣的，只有栗子皮。可是栗子皮，到底得給先生們停了——』

春桃和英蘭聽見栗子皮，不覺都哈哈地笑了。

『笑什麼呢？——』順保看着她們問。

『天下的事，眞巧。』春桃笑到氣也回不過來了說：『剛才我們廠裏張先生說過栗子皮，你又說起栗子皮來了。難道眞有個栗子皮？』

『誰說沒有栗子皮，你問秋波姊。』順保正正經經說。『栗子皮，是我們廠裏做絲的。不騙你。』

英蘭和春桃看着順保這副正經面孔，儘說着栗子皮，更笑不可仰了。『你講，栗子皮是怎樣人？』春桃問。

『栗子皮不就是栗子皮。』順保說。『栗子皮是在我們做廠的，長得非常體面。於是做小工的先生們，都同她胡調，可全被她罵了一塲。末了，我們的工帳房劉先生，也同她胡

調起來了：她不管什麼，將劉先生都駡了一場；人家因爲她中看不中喫，就替她題了這麼一個綽號。後來，終於被劉先生停了。』

『眞的？——』春桃問順保道：『來纔上那裏去了？怎麼老看不見她的人。』

『來纔麼？哼！——』秋波接着說。『左不又是同阿二到那裏去了。不信，咱們到那裏尋去。——』

『我老聽着阿二，可到這時還不知道阿二是怎麼樣兒的一個人。』春桃說。

『左不是一個下等流氓這樣兒的一個。』秋波說。『我勸過來纔幾回了。她老不聽，沒有法兒。我時常勸她，別老同阿二在一塊。就是要姘人，亦不要阿二這樣的。阿二是什麼人！一個下等流氓，不值同他和在一塊，她不信，迷在這裏面；就是勸她，亦是白勸的。——我看來纔總得上當。——還得給阿二賣了呢。我們廠裏，那一個月不得逃去一兩個？全是被這種人拐賣了的。春桃姊，你有空，也得勸勸她。再照這個樣，我可得撇塲了。明兒眞的逃了，她家裏來尋人，還得說同我們住一起的，又得疑心。——』

『可不是麼。』順保這樣接着說。『來綫的量也太小。像阿二這樣的人，也不値姘他，要姘，也得姘一個好好兒的。——』

『那有你能幹，姘着——』秋波說到這裏時，順保儘命了去遮秋波的嘴道：『你呢？——』

『今天她上廠做去沒有！』春桃問。

『怎麼沒有去，我們三人同去的呢。』順保答。『放了工出廠的時候，我就奇怪。覺得我們後邊，有兩個男子在跟着。我也不敢回頭瞧，到底是誰。我想，或者就是阿二，也說不定。我同來綫到街口時，她只說要買東西，將飯桶叫我帶回，她就去了。——』

她們談講到這時，飯已經燒好了，秋波盛着飯，順保拿着菜，就都到房裏喫飯去。

在飯後。順保說，英蘭姊來了還沒有街上去玩過，還是同到街上走走去，衆人也都答應了，就鎖好了門，一同到大街玩耍去。在大街上轉了一圈，買了些頭繩鞋面布……之類，方才歸來，分着二起，各歸各的家。

英蘭同春桃回到房裏，想想沒有什麼可做，也就上床睡去。

英蘭只記着剛才所談的來綫的事，睡上了床，便問春桃道：『春桃姊，方才講的來綫姊，是怎麼囘事？——來綫姊也不規矩麼？』

『又有什麼規矩不規矩呢！』春桃說。『做廠的，大半是這樣。老實說，老靠着做廠的錢過活，餓都得餓死！誰不在外邊胡調弄點外快？可是，也有分等，有的媽虎一點，有的就自大一點——英蘭姊，像我，是有背累的了，自己總得顧名譽，不能眞的胡作亂爲，——英蘭姊，還是你，沒有掛念；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將來自己眼睛看清了，就是一輩子的依靠。——英蘭姊呀！咱們趁年紀輕的時候，喫喫穿穿，過一天是一天，老實說，這世界大家混淘淘，過了這輩子就算完，誰不得死？好也得死，壞也得死，又何必這般自苦？英蘭姊，你是個明白人，——過一天算拾着一天，誰不歡喜過快樂日子！……』

英蘭聽了尋思道：『唉！可不是麼，以前過了這麼半輩子苦日子，有快樂，就該走快樂地方去了。譬如那時候死了，這日子，不是白拾着的。唉！又何苦呢。隨便怎樣罷。隨着我自己，

愛怎麼做，就怎麼做。譬如那時候死了！……」

她們兩人各人尋思着各人的心事，漸漸地入夢。

不兩天，英蘭已將織布學會；就同秀弟同管着一部機，每天，同春桃同去同歸的去做工。

起先，英蘭最不慣的是廠裏的男工和先生們的調笑。尤其是放工後那些遊民的引誘。可是不幾天，英蘭也漸漸地慣了，到後來，反感到和異性人相調笑和異性人來引誘的有趣，本來英蘭很不願人們注意她，後來反要裝得很美麗，要使人們來注目她。本來她在放工後，倘使有人跟誘她，她就很憤怒地頭也不囘的忽忽地歸去；漸漸地，可不然了，愈有人跟誘她，她愈能做出羞澀的樣兒同同伴調笑着使人注意，她的性情是漸漸地在變移着。

從此，英蘭很安心地跟着春桃做廠。每天早出晚歸，做她機械式的生活。這也算是英蘭一生中比較安逸自由的一個時期。

有這麼一天罷，英蘭同春桃同在廠裏回來後，正在喫飯的時候，順保和秋波都驚惶的跑了來，上氣不接下氣地，順保只惶然地對春桃道：『現在可怎麼辦了？我說總逃不了要出這件事，果然。春桃姊，你說現在怎樣辦？我是沒有主意的了！春桃姊。』

『唉！春桃姊，』秋波接着歎息說。『咱們得商量商量，想個法子。——』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春桃問。

『還有什麼事。』順保說。『來緩逃了！……』

『來緩逃了？』英蘭緊接着說。

『可不是逃了麼！』秋波歎息着說。

『跟誰逃的？』英蘭很奇的托着飯碗問。

『那又誰知道呢！』順保答。『左不是阿二啵。』

『我想不見得能是阿二，不像是跟阿二逃的。』秋波說。『或許同別的人逃了，也未可知。』

『除了阿二還有誰？準是阿二的，』順保說。

『不見得是阿二的，新近你沒聽出來纔的話鋒？好像已經同阿二不對了，或者是被拐誘到上海賣去了！』秋波說。『你看來纔傻裏傻氣的，上人當！』

『可不是。我早說，她總得逃。』春桃說。『可是你們又怎知道她是逃了？什麼時候走的？今天？』

『那裏是今天。』順保說。『昨天她就沒有上工，直到今天早上，還不見她回來，本來她每回出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能回來的。今天上工的時候，還不見回來；我們還以爲她一直進廠去了，我們就到廠裏去。滿廠尋到，沒有尋到她的人，我們還以爲她今天起晚了不來了，亦不以爲奇，到我們放工回來，想她一定在家了；可仍舊不見。我們這才很奇怪了，就看她的衣服東西時箱子裏，空空的，什麼也沒有。這才想起她一定是逃了。春桃姊，現在怎樣辦呢？』

『她在什麼時候逃的？』春桃問。

『想來是昨天早上罷，』秋波想了想說。『一定是昨天早上我們上了工，她就帶了東西逃走。』

『現在怎辦呢？』順保驚惶地說。『明兒她家尋人來，怎辦？只說是同我們在一起的。——唉！……』

『人是逃了，有什麼辦法？又不是咱們叫她逃的。我看這傻丫頭，逃了出去，亦沒有好日子過。才不值呢。』春桃說着問順保道：『來緩不是與你同鄉麼？你認得她家麼？她家離你不是很近的？』

『誰說不是。』順保說。『她家同我住在一個村上。而且，我們兩人是同出來的。唉！這怎麼辦好！』

『有什麼辦法，』春桃說。『我看明天你得回去報個信，省得將來她家怪你。你以為怎樣？——』

『我亦這麼想。』順保說。『明天只得走一蹚了。唉！眞是害人，弄得我心不定。……』

『來纔家還有什麼人呢？』英蘭問。

『唉！說起來可憐。』順保歎息着說：『有什麼人呢，家裏只有一個老娘，什麼人也沒有了。而且，頂窮的。她娘自己一個人種點兒菜地，賣賣菜過活，眞可憐！只有這麼一個女兒，現在可又逃了。唉！……』

『唉！……』全屋的人都歎息着了。

『明天你只得回鄉跑一蹢了。』春桃說。『又有什麼法子呢？要說，來纔亦不該這般。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她逃了，老娘得怎樣急？眞是沒有心肝的？看中了，嫁他就嫁他，姘他就姘他；又沒有男家，就是老娘前，總能商量。難道老娘不許？又何必要逃！——』

『對啊！』秋波說，『既然做了，那還怕人家；要怕人家說閒話，就別做；既做了，還逃什麼？傻丫頭！』

『只有上人家當罷了。』春桃說。『跟他逃的那人，眞愛上了她，難道就不知道她是還沒夫家？爲什麼不明媒正娶的娶她回去，要同她逃？眞是騙她上海去了賣給人家做小，

或是賣給妓家去了。』

『我也這般想。』秋波說。『傻丫頭，上當了！——來纔本來是個沒有主意的人。我想着她，怪可憐的。現在許已經被拐她的人賣了，也沒有准呢。』

『我想，你們還沒喫晚飯罷？』英蘭問。

『誰曾喫晚飯！』秋波答。『談着，倒也不覺得餓，——唉，來纔呵！頂自由的身子，又何苦！……』

『你們就回去燒晚飯喫罷。』春桃說。『順保姊，你明天打早就回鄉報信去，自己脫了自己的責任。這蹚，是省不了的。省得將來老太婆說閒話。』

『自然，只得我回鄉走一蹚去了。』順保說。『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去，又怎辦？』

『走罷，咱們燒飯喫去。』秋波說。『提起了，我肚子也餓了，明天我還得上工去呢。』說着就同着順保忽忽地回去燒飯去。

這件事，倒又很能使英蘭春桃和秋波掛心的。直到了第二天，她們從廠裏回來時，看

見順保和一個老太婆已經坐在房裏。春桃們三人都走進去時，那老婦已抖抖擻擻地站了起來，哭着道：『小姐們，——唉！這件事又從何說起呢？唉！……老天爺啊！我只剩這麼一個女兒，可又逃了。也不知是誰拐了去的。唉！——我的命這般苦麼，一個女兒都不許我有？唉！——可又逃上那兒去了呢？……這個沒有心肝的，她竟會拋開我逃了。她也不想我這苦命的老娘。怕我老不死，要急死我麼？天呀！……』

春桃等一踏門，就看見一個老婦這樣對她們說着，不覺都一呆。只看着她那副着急的樣兒。

『來緩媽，可不來了麼。』順保對春桃們說完，又對來緩媽道：『這許多，都是我們小姊妹們。』

『唉，小姐們！』來緩媽坐了搖着頭說：『我們來緩那沒良心的，怎會逃了？又不知是被誰拐了的！』

『可不是麼！』春桃接着說。『平常看着來緩姊，頂正氣的，也不見她有什麼人來往，

眞奇怪！亦不知怎麼竟會逃走了。眞是料不到的事！——』

『對啊，誰又料到她會逃呢！』來縵媽拍着膝蓋說：『我要早知道她有這狠心，就是我們倆在家餓死，也餓死在一塊；不叫她到城裏做廠來了。——唉！誰又料到有這麼狠心的人。眞是，我做娘的，也是生她的人，不生她的心。——』

『來縵媽，你就看開點兒罷。——』春桃要說下去時，來縵媽就哭聲的接着道：『小姐，又叫我怎樣看開呢。我一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唉，小姐們。講起來傷心！我生了她五個月，她爸爸就死了。家裏，又頂窮的。眞是！糠餅粉糰子，喫辛喫苦養她這麼大，不是容易的，我下半輩子的心血，都化在她身上了。直指望有那一天，替她招一個好好的夫壻，我也好靠靠老；那知道她狠心的，現在竟拋了我這麼個苦命的老……老娘逃了。……唉！你們想想。想她這人還有什麼心肝！——小姐們，我這條老命，亦活彀了。我想再活着，還有什麼意思！……』來縵媽講到這裏，抹了抹老淚。求春桃們道：『小姐們呵，——看我這條老命可憐，總得幫着我尋找尋找。我糠餅粉糰養到她這麼大，眞不是容易的。我要找不着她，我這

條老命亦是沒有的了，你們小姊妹們時常在一處的，總有點兒路用。——』

『來縵媽，』秋波接着說。『要說來縵姊是同我們住在一塊的，可又誰知道她的心？現在逃已經逃了，又上什麼地方找尋去？眞是比大海撈針都——』

『來縵媽。』春桃不等秋波說完接着說：『你放心，我們終幫着你招尋。要是能尋到，總是你老人家的福氣；尋不到呢，你可亦別怪我們。你們大家盡力的留心找得了。——』

『是啊，小姐們，總得你們幫忙了！——』來縵媽說着站了起來道：『我還得到我小叔那裏去托托他，……我去了一忽兒就能來的。——』

『來縵媽，你認得嗎？我送你去罷。』順保說。

『不必你送了。』來縵媽走到樓梯頭說：『我是認得的，我今天可還得睡在這裏。你等等我。』

『知道了，你好好走。』順保送到樓梯頭說：『你可得早點回來，省得我們老等。』

『一忽就來。』來縵媽說着，開門出去了的聲音。『唉！這，這，這，怎辦呢！……』還在抖

擻着默念。

順保回到房裏道：『可憐不可憐？唉！……』

『來緵這丫頭，真不應該。』秋波說。『拋了這麽大年紀的老娘，逃走？她的心是什麽做的！這般狠！我聽了來緵媽這大套，怪心酸的。——不應該呵！』

『可不是麽。』春桃說。『你看，娘對女兒的心，是何等慈愛。——緊急得這個樣兒，我想來緵這時，不知在什麽地方尋快樂呢。可憐她的媽，熱鍋底裏的螞蟻這般，她亦想得到麽？唉！——真是狠心的！聽來緵媽說的話和看她那急樣兒，真叫鐵石人亦得心酸，來緵在外邊，亦知道麽？唉！——看了這個，就能知道媽媽對女兒的心了。……』

『春桃姊，——』英蘭聽她們說着，不覺想起了自己的飄蕩着一無可靠。雖然媽仍舊活着，但分離了幾年，媽到底活着不活着，也無從探悉。在她媽知道她逃了或尋死時的悲急，當然也是同來緵媽現在的景象差不多的；她又怎會料到自己仍舊很安逸的在這裏呢。——她想着，悲苦了起來；便喊春桃道：『咱們睡去罷。明兒還得做去呢。』

『又忙什麼呢？』秋波瞟了英蘭一眼說。『咱們再談忽兒，我們還得等來縵媽回來才能睡。』

『你們等得了。』春桃說。『我們可得囘家睡去了。』春桃說着同英蘭囘去睡去了。

英蘭想着了自己的母親，翻來覆去思量着，終覺不能入夢。只聽得春桃睡上床，就呼呼地睡着了。

英蘭好容易拋開了一切，將要入夢時；聽得有人在儘命的敲門，一驚，醒了，心只恐怖的驚顫着。問道：『誰啊？——半夜三更鬧來。』

『是我，——』順保的聲音答。

『幹什麼呢？』英蘭聽見是順保的聲音，心稍微定了；便起來去開了門。順保和秋波都走了進來。

『這可怎辦了！』順保忽忙的對英蘭說。

『又有什麼事了？這個急腔！』英蘭看着順保問。

『英蘭姊，——這又怎辦呢！』順保着急的說。『來緩媽去了到這時沒有回來，我同秋波等得不耐，就尋到她小叔那裏去了；誰知她小叔說，她簡直沒有去。我想來緩媽這大年紀的人了，城裏的路，她又不熟；許失了道。——這怎辦？這冷的天，又不認得去，又不認得回來；不凍死麽？我又有什麽臉子再回鄉去。人家不說將來緩領出來賣了，又將她媽給騙走了，誰當得了這罪過？天啊！……』

『怎麽來緩媽又不見了？』英蘭說。『眞是！——她又上那兒去了？乾急也沒有法子，你們到街上找尋去啵。是你領出來的，總是你的責任。』

『又上什麽地方找去呢？我們滿處尋到了，不見她的人。這麽大的人失了道，不是笑話。』順保說着歎息道：『我也沒有什麽方法。明天不見她回來，我也沒有臉子再在無縣了。我也只能逃了。』

『別瞎說了！咱們儘咱們的能力找去。』秋波說：『你逃了，責任不都在我身上？難道我不也得學你逃？照這麽說，英蘭春桃，也全得逃了。咱們全逃了罷！省得我逃了你逃，你逃

了她逃。——』

『半夜三更，你們鬧些什麼？人家正好睡呢！』春桃睡裏朦朧，頭從被中伸了出來，說着，看見秋波們多在這裏。驚訝道：『你們怎麼又來了？——』

『你到好睡。人家急死了！』順保說完，將來綫媽失踪的事，又對春桃說了一遍。

『走了一個不殼急；又走了一個！』春桃擦着眼睛說：『眞要命，這又有什麼法子可辦！』

『春桃姊，你睡着了，我也不便叫醒你；這時你醒了，還得請你想想法子。你的主意，比我大。』順保坐到春桃床上說：『好姊姊，總得請你想想法子。』

『又有什麼法子可想。』春桃說。『今天時候巳晚了，乾急也不是法子；明天再說罷。找尋得着最好沒有了；找尋不着，——那也沒有法兒，隨她去啵。』

『要說這大的老婆，也沒有人要。』順保接着說。『只恐怕這冷的天找不着住處兒，凍死在街頭路尾；可不是玩的。又怎辦呢？』

『那能就凍死了呢。』春桃說。『睡去罷，半夜三更。——這事，眞是笑話！……』

『順保姊走罷。』秋波拉着順保說。『我累極了，眼又撑不開了。——明兒再說。』

『唉！——』順保長歎了一聲。『走罷，明天再說。——沒有影兒的事！……』

第二天，順保一定要拉着春桃和英蘭伴她去找尋；但春桃等因爲工錢的關係，沒有允許，仍舊進廠做工去。終於，來緩的逃走和來緩媽的失踪，成爲一件沒有結果的疑案；時常印在她們一羣的心頭。

英蘭做了若干日工人之後，漸漸的感到做工也是很困苦的事；老實說，沒有做婢僕安逸得多。同時，也感到經濟的拮据。每在月終她支到了工錢後，便能使她更感到支配工銀的困難。這天，又碰到支工錢的日期了。一心記憶到的，只要看兒同伴們都沒有心緒，和在談論着些關係着金錢的困難時；這天，決是支工錢的一天。

許多人，不能計數的許多人，都擁擠在一座四層樓像煙囱這麼高的最低一層工帳房門口，一個個爭先恐後的進去支了工銀，穿心從後門出去，雖然天是在落雨，這些人，仍

舊撐着傘站在雨中等候着自己可能進去的時候。

英蘭和春桃每人撐着一把傘，從橋上走向工帳房去。——從工場到工帳房，是要經過一座橋，她們在橋上，只見無數的傘，像走進荒蕪松林中，遍地許多的蕈一樣；可是，都在雨中搖盪着。尤其是笨重拖着的雨鞋聲，在耳朵四邊響着，使人煩惱。春桃在橋上看見工帳房門口已有這許多人在鵠候着了；而後方，仍舊在源源不絕地笨遲的跟着雨鞋聲追上了。『咳！——』春桃憂慮着對英蘭說。『今天又得到黑才能到家了。這麽大的雨，到那時咱們不得像水老鴉了麽？——天湊到今天，又下雨！』

『等着罷。』英蘭無意的答着。『囘家換衣服。』其實這時她的眼線，早已不自主地飛到透平間前了。因爲每天——她只要有機會經過這裏時，終能覺到有一個穿着西裝的中年男子站在透平間前斜視，或竟直視着她。雖她總是忽忽地經過這裏的。倘使她有時想試試躲開這條路從河對過走時，她仍舊可以感到他像箭也似的視線，在許多同伴中尋尋到她時，像蜜蜂或是蝴蝶得到了一朵花，一直目送她進工場。她久想等個機會來

探詢那男子是誰，但終末得機會。自然的，她不是十年前的她，豈能不知這些意思；但她，只很鎮靜的罷了。

她們——英蘭和春桃已走下了橋了，直擠向工帳房前人羣中去。春蘭站定了時，覺得那男子是站在煤堆上高高的遠視着她。英蘭雖然無什麽意思，可自己都不明白是爲些什麽，時常要囘視那男子。

英蘭因爲在工廠久了，也得到了一種習慣。在工場裏，手時常得動着做，脚時常等得跟着手的方向動；於是她在無事時，站着時，總覺不很自由；因此，雖一只手是撑着傘，另一只手，終覺得要做些什麽。不是抓抓頭髮，便摸摸衣衫；脚呢，只交着踏步。——她的視線，仍舊不自主地在看站在煤堆上的男子。那男子漸漸的走近了。英蘭站住了；雖然這大的雨，在他雨衣的四角流着。

等了許久，天色已黑了。英蘭和春桃方才擠進了工帳房，便一直跑到第三張發工桌前，將工摺給了高坐在寫字檯前燈下啣着紙烟的一位先生。那先生看了看工摺，擡起頭

來，又看了看她們，便在摺上寫了些什麼，在桌上一堆堆的銀元中，取了她們應得的連工摺給了她們，目送她們穿出後門。

『要桌上的都給了咱們才好。』春桃將工錢包在手巾裏，走出後門對英蘭說。

『哼，要瘋！』英蘭看了看手裏的說。『春桃姊，你看這點兒那彀一月化的。唉！——怎麼辦？眞難！』

『可不是，』春桃答。『靠這兩個錢過活，總是難的。……這樣勤勤苦苦做了一個月，才得這幾個錢。』

她們在雨中忽忽地回到家裏；換去了雨鞋，拿了些米和菜之類，到廚房燒飯去。

英蘭既拿到了工銀，到使她憂慮了。她在灶下烘着火，默默思量着。『一塊錢房錢。』她這樣想：『這一塊錢，是省不了的。兩塊錢米。——一個月喫兩斗米，總算省的了。——可是，唉！米又貴了，聽說一斗米，一塊錢還得三十八個銅子。每月喫一塊錢菜，要算省的了。油，糖，……五角。——算一塊錢罷。還得另用。褲子，是非買不可了。一角八一尺的廠布，五尺得

九角，——自己做罷。——那裏彀呢？唉！人家都穿這般體面的衣服，我呢？——非做不可了。多麼寒酸樣。可是，——眞奇怪！人家同我賺差不多的錢，怎麼都穿得花枝兒似的？怎麼我，——奇怪！——唉，別想了！』想到這裏時，忽然又憶起方才雨中的男子；便不由自主的問坐在她一旁也在深思着的春桃道：『春桃姊，剛才站在雨中的那男子，你認得嗎？是誰？』

『誰？我沒有留心。』春桃回過頭問。

『就是時常站在機器間前穿洋裝的那個，——高高兒的有三十來歲罷。——』

『我想想……』春桃想了想道：『嗯，阿成？』

『誰？阿成。』英蘭又問『幹什麼事的阿成？』

『阿成，你都不知道麼？』春桃燒着火說。『是機間裏的老貴。機間的事，全得他管。闊着呢，賺三四百塊錢一個月。你問他幹什麼？』

『我問問罷了。』英蘭默然。又深思着說：『這人很奇怪，咱們經過時，他老看着咱們。不知幹嗎？』

『哼！——』春桃斜視了英蘭一下，微笑道：『你想罷，幹什麼？反正，——總不過，——別說了！……』

英蘭臉兒一紅，默默只用火筷將柴挾進灶去。

『你以爲他是好的？壞透了的這麼一個東西！家裏有了一個大老婆，一個小老婆，還是餓鬼似的胡鬧。這裏體面些的，——別說了。見一個，好一個；好一個，抛一個。眞是一個女中賊！不是東西！……』

英蘭覺得很不好意思，便劈開問道：『春桃姊，爲什麼咱們付了幾個工錢都不彀用，可是她們同咱們賺一樣的錢，都穿得花枝似的？什麼道理？』

『傻子！——』春桃看了英蘭一眼道：『誰都像你這麼傻？誰都有人在後邊貼補呢。沒人貼補，還不是同咱們一樣！賺那兩個錢，眞不彀化的！——』

『誰貼補她們？』英蘭很速的接着問。

『呷！——你這傻丫頭！』春桃將臂端一推道：『不都有男的在？喫男的，用男的；自己

賺的，就買些衣服穿。沒有男的，就不許有相愛的？相愛的不做給她們穿？——傻丫頭，你別儘傻了！誰像你這般淸高？我又得說我的老話了。別自己儘糊塗了！好容易做了一個人，不歡樂一輩子，儘像你這麼假淸高？——自己想想後路罷。一輩子這樣？人家說得好：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你的根在何處？家裏？家裏可又不能回了。夫家罷，更不用說。將來你就怎麼歸你的根？不自己想想！咱們女人，總沒有用的；總得有依靠。像你這般飄飄盪盪算什麼？一個人有什麼樂趣，孤孤單單的！——』

英蘭聽着，只不語地撥着灶肚裏的火灰。思量了忽兒，擡起頭掠了掠頭髮道：『又叫我怎麼好？——我不是不願意有，——唉！只可——誰又是靠——』英蘭說到這裏，搖了搖頭；長歎了一聲道：『春桃姊，咱們在一起這麼好久，比姊妹多親熱；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事？——上回我不同你說過麼？我的春桃姊！——唉！……』英蘭被春桃觸起了心事，覺得無限惆悵悽慘；像在茫茫的夢中一樣。微弱的心，好比無數的雲霧包裹着這樣迷糊。

兩人默然了一刻。春桃看着英蘭道：『要說，——英蘭姊。你亦是很可憐的一個人！這

麼孤孤單單，沒有一個親近些的人可以商量商量。可是，——既這樣，你自己總得替自己想想以後的了，儘這麼着總不是了局。要說，——英蘭咱們說正經話，像你這麼能幹美麗，就配不着一個好好丈夫？老實說，這時你孤孤單單一個，不比在家有父母替你主持了。現在，總得你自己留心，自己看中了相當的，就不了了一件？——難道你眞的就這樣孤寂的過一輩子？……』

英蘭只不語地眯覷着灶肚裏熊熊的火。『我何嘗不想——』她將兩只手撑在膝上，捧着鮮紅的臉兒說，到這裏縮止了。『可是，——』她接着擲了一個草結在灶肚裏。『春桃姊！——』她說到這裏又縮住了，搖着頭道：『難呵！……』

春桃看了看英蘭，撥着灶裏的火灰道：『英蘭姊，——』很爲難的樣兒遲疑着道：『我，——』

『你什麼？——』英蘭疑慮地迅速的接着問。

『我喫過飯囘得到——今天許不囘了。』春桃答。『到我娘舅家去。——明早我一

直到廠。』

『天不下雨麽？』英蘭說着心一動不語了。

在一個小小的靜默中，英蘭感到春桃大概在今天又要和情人聚首了。英蘭明知春桃有一個很相得的情人，並且感到好像某人，或者就是春桃的情人。每個月中，牠們倆總得聚會一兩次。但英蘭固然有些覺得，同時春桃也明知英蘭的切知；終不說穿罷了。

『春桃姊，——』英蘭不自主的喊春桃。

『什麽？』春桃看英蘭時，英蘭又不語了；以爲英蘭要說穿她的隱處，臉兒一陣的紅了起來。兩人只不說地相對着，各有無限的情緒；要談講時，又都不敢先表示出來；但兩顆微弱的心，無意的接觸了。

『你的心事，我亦早已知道了！……』英蘭不由自主的說。『我的，——唉！想來你亦能明了吧？——』

春桃臉兒一紅，接着心猛烈的跳躍着；連忙接着道：『要說咱們倆，比親骨肉都親熱，

有什麼——』

『是啊！——』英蘭接着說。『春桃姊，我有什麼爲難的事，你都知道。你——』

『唉，——』春桃這時不覺也將心事儘量的勾了起來。——這時她們倆了解同情到恨不得互抱吻着一下。鍋內的泡飯，沸到在怒聲的響着；她們也未曾覺到，只機械式的只將柴擲進灶膛去。

『我亦知道你的難處呵。……』英蘭又說。

『可不是麼！』春桃覺得好比一個擠滿水的瓶子，被人開了蓋，就想儘將她一肚子的憂悶發揮出來。『你想，——唉！我父母替我配的那誰，不知道是一相傻窮的！你問順保，她就知道。幸而我出來了，擱到這時沒有拼親。他家，亦沒有錢娶。否則，——可是，唉！——總有那一天！——英蘭姊，我不願意再說了。咱們同是苦命的人呵！……你，現在到自由了！……

……』

她們似乎感到現在泡飯已經燒好了，就都站了起來，拍去了衣上的柴灰，去開鍋看

時；泡飯成了糊了。『唷——』春桃看了看，但也不注意，就盛了出去，同去喫晚飯。

因爲有這次同情的了解，直使英蘭得到與外界接觸的機會。

春桃和英蘭在放工後談論着歸家時，忽然從弄口走出一個年青的工人來。春桃看見了，追上了一步，和那工人很親密似的講了幾句後，那工人忽忽地去了。英蘭明知是春桃的戀人，但忽然的感到好像在什麽地方見過似的面熟，可是一時記憶不起。想了想時，也已追上了春桃；春桃臉兒微微的紅着，兩人也只微笑一下，將方才的事遮瞞過了。

『咱們亦不必客氣了。——還得這樣兒，誰不知道呢！羞澀些什麽！——』英蘭微笑地看着春桃說。

『唷，——誰還怕你呢？』春桃眇了英蘭一下，『要怕你，他還不給你看見了。』春桃趁這機會，便疑遲的看着英蘭道：『咱們，——』

英蘭不顧春桃所說的，便問道：『他同你說什麽來着？這般親熱叫人看着怪——』

『我告訴你。』春桃說。『他約我——』春桃說到這裏一笑道：『左不是——』很羞澀

地止了。

『喫晚飯開——』英蘭調笑着拉了春桃說。『能同我去麼？——』

『老天爺，嗳，我求之不得呢。』春桃答。『咱們同去。本來我不敢邀你同去，可是現在你自己說的。』

『我不去，騙你的。』英蘭說。『一個人不認得，怪羞的。幹什麼去？你是有公事的，我呢？——』

『嗜，這怕什麼？咱們倆還——』春桃撇着嘴說：『你喫過飯就先回家。——咱們到家再說。』

英蘭被春桃逼邀着，只得答應和春桃同去。她們回到家後，都換上了一身較新的衣服；將頭髮掠得很光潔，說笑了一陣；便鎖上房門，走出門來。

『我糊裏糊塗，不知到底上那裏去啊。』英蘭微笑着問春桃。

『你別管，跟着我走就得了。』春桃說着隨口喊了兩輛人力車道：『到馬路上多少

錢？』

一羣人力車都湧了來，沒七沒八將她們圍在中心，八個七個的噪嚷了一陣。最後，春桃和英蘭各人坐上一輛，飛也似的奔向馬路上去。英蘭坐在車上，只見房屋，行人燈火車輛轉也似的從眼角掃過。不一刹間，只聽見春桃喊聲停時，兩輛車已停在一座高樓底下了。春桃不由英蘭分說，給了車錢，拉着英蘭走進那房屋去。只見裏面燈光輝耀，英蘭這時也不知如何行動，方才得當；只得跟着春桃奔上樓去。樓上是有許多的門，像鴿棚一樣。春桃可很熟悉的樣兒尋了一遍，尋到了一扇門，就推將進去；嘴裏還默默的念着：『與三來了麽？——』

門開處，可不是方才碰到的工人已在笑嬉嬉地迎將上來了嗎。『我等了好久了呢。』他這樣說。

春桃微哂着同英蘭走了進去，反手將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現在英蘭走是已走了進去了，可是愈想愈覺不好意思起來，只微紅着臉，坐在壁角

的一張椅上。

這時興三已倒了兩杯茶，一杯隨手給了春桃，餘一杯恭恭敬敬給英蘭道：『英蘭姊，喝一杯茶罷。』

『他怎知道我叫英蘭？』英蘭一驚奇，斜過眼看時，猛然的憶起想道：『不是在楊家做聽差的興三？——怪不得剛才春桃在說什麽興三來了沒有呢。——噫！……』英蘭想到這裏，很羞的接了茶。

『咱們好久不見了。』興三看着英蘭說。

英蘭微笑地不覺道：『你怎麽亦到這裏來了？』無意中觸着春桃和興三心事，兩人不覺都微紅起臉來。

『興三，』春桃瞟了英蘭一眼說：『我們還沒喫飯呢。——你喫過麽？——咱們叫點什麽喫？』

興三答應着去喊了茶房進來，便問英蘭和春桃道：『你們喫什麽？叫點什麽菜？』

『隨你罷。』春桃說。『我們不知道有些什麼菜。』

『茶房，』興三便對茶房道：『你去喊一個圈子，一個活落，一個三鮮湯；帶三客飯。』

茶房答應着去了。

這時正在旅館上市的時候，很熱鬧。隔壁房裏，有的在興高彩烈的鬬着牌，有的有些女子唱些使人聽了發春興的曲兒。有些男女雜出着些奇趣的歡笑聲。直使英蘭聽了，忘去了以前的單調和孤寂。

『你聽，英蘭姊。』春桃拉着英蘭坐在床上說。『這裏多麼熱鬧！到了這裏，簡直將愁惱都能忘了。你聽，——什麼都有，比在咱們家熱鬧多了罷！』

『是啊！我都不知道有這麼熱鬧的地方，』英蘭答。『咱們在街上走過時，我總以為，像這樣大的房屋裏面，不能更有什麼熱鬧的玩意兒了。誰知——』

興三笑着道：『這能算熱鬧了麼？熱鬧的地方更多着呢。——咱們一不做二不休，喫過晚飯再聽戲去。你去看，新世界，才熱鬧呢。多少人！』

『對了，咱們喫過飯看戲去。』春桃說。『聽說又來了一班做新戲的，好看極了，我久想去看了。』

牠們忙着要去看戲，便催了好幾次飯，茶房方將飯開了來。牠們就坐在一桌談講着晚餐。

英蘭一面喫着飯，一面想道：『像這樣好喫的菜飯，這樣美麗的住房，我眞做夢都沒有夢到呢。──唉！──春桃好福氣，碰到了這麼──……』

三人忽忽地喫完了飯，便到新世界看戲去。自然的，更加鬧熱好看了。直使英蘭好像又進了一個快樂的生命。戲散場之後，英蘭一想時候已不早了，要回家，又疑遲時，春桃便對英蘭道：『咱們怕什麼。──你就住在旅館得了。』春桃和與三便將英蘭拉回旅館。因爲親近的原故，也不顧什麼，叫茶房添了一牀被褥。與三和春桃就睡在大床上，英蘭一個人睡在一旁的榻上。在睡的時候，與三還笑眯眯的對英蘭道：『你不用害羞，不要緊的。你沒有看見工房裏住的人們麼？兩對夫妻都住在一房呢。你安安逸逸睡得了。你睡你的，我

們睡我們的。其實——你那張榻好睡麼？不好睡，咱們三人睡一床亦沒有什麼要緊。——』說到這裏，春桃狠狠瞟了與三一眼，與三方在縮住了改口道：『我看你人小，那榻亦睡得下了。』

英蘭也只得羞羞澀澀地睡上榻去。

英蘭睡上榻後，萬感交集，總睡不着。尤其是四圍的熱鬧，使人興奮；同時又感到孤寂的更可悲苦，她想：我這等熱鬧的，……唉！——她睡上床不多時，似乎又聽見些什麼聲音，使她青春的心熱烈的顫抖着擺盪着，像搖籃裏的小孩，接着自悲青春的無伴，又嫉慕春桃的知道及時行歡。漸漸地使她的心，像在火上燃燒着。到實在疲乏之後，方才入夢。她在夢中，好似得到了同與三一樣多情的戀人，這樣的在安慰她。

自然的，第二天她們醒來時已很晚了；也來不及再去上工，就趁機睡了一個晚起；直到中午時分，方才都起來，洗過臉，喫過點心，就都含羞歸去。

第八章

昨天的熱鬧，深印在英蘭的腦中；同時，更反感到自己的單調和寂寞。似乎她很希望能得到一個同情的伴侶，他——伴侶，或能將自己從深井裏似的地方提拔起來，領她到這樣熱鬧美麗像昨晚所經過的一樣。

漸漸地，她由期望進了幻想之境。她，好似已經走進了她所希望的地位。她穿戴着市面上最時新的衣飾，她的伴侶這樣親密的陪伴着她；他們微笑着緩緩走進熱鬧美麗到使人遺忘了一切煩惱愁苦的市場。在這時，有無數各式的眼線，像星光般閃閃地注意着他們，——像羣鴉裏走進來了一對鳳凰。——這樣美麗漂亮時新而店鋪裏的夥計們，也笑迎着似的，在期望「或者牠們能光顧一下。」

英蘭得意極了。『像這樣，——』她很自然地搖着頭想。——可是，她在無意中將這

幻想推翻了，仍舊還到她本來的地位。——她旋轉着頭，四邊看了一眼，深深地長歎了一聲。黑刺刺充滿了灰塵。像渾渾地一個灰色的寂寞的木板房屋裏，仍舊獨坐着，只她孤孤單單；一個只有一只小小的孤燈，伴着她飄出縷縷綠焰。

『嚇，——』她尖酸的冷笑了一聲。——自己在譏諷自己。——『別儘做夢了！有那麼一天能彀得到安逸，就謝天謝地了。還想——』英蘭想着，目光移到春桃睡的一張床上去。春桃上夜工去了，只留着雜亂的一張床。『她不在一塊，更叫我感到孤寂了。——這般日子，有什麼生趣？……』

思潮像無數的箭，環伺着她射；只覺好似有無數的小手，在分她的感覺。她好似處在有刺的床上，翻覆着，終不能入夢，床，是在和着沉歎——少女的心在燃燒着悲哀的沉歎咯吱着響。

大約是那天罷。——風和日暖的那天：許多工廠的回氣聲，雜亂的牛也似的接連着吼。英蘭提着一只小鉛桶，從廠裏隨着人潮湧了出來。——因爲春桃是做夜工，所以沒有

同行。——她只覺心是在燃燒着；頭腦好似蓋在蒸籠裏的煩悶。她青春的心，被在工場中聽見同伴所唱的一支春女曲挑引到燃燒着無可壓制，她朦朧着，隨着脚走；轉了一個灣，灣進一條冷落的小弄裏去。

一個輕速的脚步，在英蘭後方急促輕浮的跟着。『又是那人？……』英蘭想着，心一陣的燃燒；臉兒飛紅起來，羞澀着不敢回過頭去，只俯視着脚尖前數步的地方忽促地走。

『到底是不是老跟着的那人？……』英蘭想。她不能止住熱燃着慌亂的心，只在酸驚似的顫動着。她不自止地稍微移過頭，斜着眼看了跟在後方的一下時，更飄盪了的心思索道：『可不就是他麼！……』她只覺那少年身上所穿的衣服，是怎樣的美麗層層的光線，穿到她目眩。

少年得着了英蘭一瞟的機會，便追上一步，差不多同英蘭並行的時候，微微地對英蘭道：『放工了？……』

英蘭臉兒一紅，也不答應，仍舊忽忽地向前走。

『唷，——』少年做着低卑的樣兒，瞟過一眼輕聲的說：『爲什麼老不開口？——』

英蘭無意地不覺瞟了少年一下，微微地一笑。

少年以爲唯一的的機會，在目前了。便更走近了英蘭些。『唉！——』做着期望忠誠的色彩，『老實說。——』少年好似啞叭忽然得了能言語的機能，悠悠地說。『我化了多少心血在你身上了！你——你就可憐可憐我啵。唉，……』他好似一個化子跟着富人在訴苦；而且，也傴着身子這般低卑的樣兒。他不見期望者在答話，便激憤了些說：『天都知道，我爲你，——』可是又復緩和了些，無力的口氣道：『你不信麼，英蘭姊？——天知道的！……』

『唷，——』英蘭脫口而出問：『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她用着驚異而又帶些自得的目光瞟了他一下。

『我，——唉！我自從見了你一面之後。——那天，在渡頭的那天；連喫飯，我都感到乏味；睡也睡不着。你聰敏人，看我這樣兒，你可憐我。——救我罷。……』少年如宣佛號般日

不斜視地至誠地說。

『誰問你這些個！』英蘭羞澀的紅着臉，心酸趣的跳盪了幾下。

『天知道的，英蘭姊，』少年鄭重地又說。

在平時，英蘭聽見這些話時，不以爲奇的；但在感到孤寂的悲哀的今天，直使她微弱的心，驚盪到要跳出腔外來了。

『英蘭姊。』少年注視着英蘭的臉兒，好像已竟窺破了她的心，就更對準她的弱點攻擊道：『你就救我罷，英蘭姊，除了你，唉！誰又能救我？……』少年喃喃地說着懇求的道：『我在東戲塲等你，萬望你來。——英蘭姊，你救我，我在東戲塲。——就是橫街頭東戲塲，你可不能失約！……』

英蘭看見前面有許多上夜工的同伴們，迎面的來了；又好像後方的脚步聲，已不止一個，她很恐怕，恐怕在道上碰着上夜工去的春桃，或其他認識的人們，便假意的對那少年道：『你去，你先去；我就來。』

少年驚喜的道：『果眞你來？可別失約！』

『准來，准來，——你就先去罷。……』英蘭默念着。

『可不能騙我，英蘭姊。——』少年又叮囑了一句，彎進一個巷裏去了。

英蘭懷着遲疑，悵悵地忽忽地歸去。

英蘭失掉了什麼似的，好比處在迷網中的朦朧着，一直跑到廚下。開蓋看時，飯已由春桃燒好在鍋裏了；便胡亂喫了一頓；稍爲收拾了一下，便回到樓上臥房去，獨坐在床上惆悵地默思着。

『去麼？……』英蘭在問自己。『剛才說的，固然是一時騙他的話。——可是，既已對他說了去的話，怎麼又不去呢？不害得他在那裏老等！——於心何忍。而且，——去了之後，說幾句決絕的話，冷了他的心就得。——去一次，就這麼一次！』她想到這裏又轉念道：『別去了！誰又知道他是什麼樣兒的人？上他當！——怕什麼！——』她反覆駁自己。『到那裏絕了他的心，不結了？反正，——還是不要去的好！——倘使到了那裏，被他——』

英蘭遲疑不決地在小小黑暗的室內轉着。『到那裏看看去，只要——就得。』她這樣想：就照着床前小拼桌上的一方缺角鏡子，掠了掠頭，抹了些粉，在箱子裏拿出一件比較漂亮時新的衣服換上了，又復照了幾下鏡子：便吹熄了小壁燈，遲遲地走了出去，剛走出了門，轉念有些不妥，縮進門來時，可又轉念道：『怕什麼，——譬如一個兒去看本戲。』想到這裏，便決定走了出去，喊了輛車子，講好價錢，坐上，一直奔馳向東戲塲去。

英蘭坐在人力車上，仍舊很遲疑着；但車子，只儘命往前奔馳，不一刻已經停在東戲塲門口了。她下了車仍舊遲疑着，可後方，好似有人在推着她主使她進去。她躲在人們後方跟着要去買票時，看見剛才的少年，在前面分開了人羣迎了上來；手裏拿着兩張票道：『票已買好在這裏了。』不由得英蘭開口時，便追着英蘭走進門去。這時的英蘭，好似進了迷途，不由自主只聽着少年的指示，一直跑進包箱坐下。

雖然戲檯上在做着，少年在對她親密的談着；她都不留意，她只在思索自己應該怎樣應付少年。可是她既膽小，又糊迷；她不能，也沒有勇氣決定現在自己應該用什麼方法

來應付他。那少年，可很殷勤地倒茶她喫，問她飢餓不，愛喫什麼：像捧着了明珠似的歡欣。

『這戲好麼？——』少年看着多心事的英蘭在憂慮似的，便懇摯的問。

『嘸，——』英蘭無力的樣兒答。

『你厭煩麼？』少年拉了拉英蘭的手袖：『這戲，沒有什麼可看，倒鬧得使人心煩。你說怎樣？——你喫過晚飯了麼？咱們還是到別處玩兒去罷。』

英蘭聽着好似提動了她一陣不可思議的味兒，很羞澀了起來。不過騎上了馬背，只得答應着問道：『又上什麼地方玩去？我等一刻，就得回去。』

『咱們走，』男子站了起來說：『外邊玩去。』

英蘭如受了催眠術般，不由自主地跟着少年走了出去。他們忽忽地一直灣進了一所很大的房屋，直到開好了房間，英蘭方才明白了；心急慌的跳盪着，臉兒漲得紅蛋也似紅，全身的筋絡多緊張了一陣。『幹什麼呢？——唉，我要走了。』

『英蘭姊。——』那少年看着英蘭要開門出去時，却已攔門跪了下去。哀求道：『英

蘭姊。我只要同你說幾句話。——姊姊，——你救救我罷。——』

英蘭通紅了臉，心突突的跳躍了起來。看了看那少年，跺脚道：『你……你就起來啵！有話不好說？——你，……是孽障！你姓什麼叫什麼我都不知道，就——』

少年站了起來將英蘭掠到床邊，同坐在床上道『我姓張，叫大方，難道你還不知道』？

英蘭嘆了一聲，笑道：『我怎知道你的姓名！誰像你這般似的，閒着沒事，將我的姓名打聽去了。』

『你這忽兒不餓了麽？』大方站了起來問。『咱們喫點兒什麽？——叫去。』

『別叫去，我很飽的，喫不下。』英蘭又站了起來說：『我可眞要走，時候不早了。』

大方不等英蘭說完，又復跪了下去。

『你要怎樣呢？……』英蘭直跺脚說着，拉了大方起來。『眞是魔！唉！——你可要逼死我罷？』說到這裏，換着輭順哀求的口氣道：『咱們明天再說，難道明天我就飛了？逃了？實在今天我不便。』她說着臉一陣紅了起來，很羞般躲向帳後去。

『得了，——好姊姊。』大方不由分說將英蘭抱到床上坐了。

兩人羞澀的默坐着，互相偷視，青春強烈的在牠們心旁燃燒着。英蘭雖幾次要走卻總被兩條長長細韌的青春的絲縛住了。

大約在第三次的相會罷：在熱烈的深情中，英蘭忽然悽然的記憶起什麼似的，深深微喟了一聲。『爲什麼歎氣？——』大方聽見了便問：『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待錯了你，或是你有什麼不如意事？』

『唉！——』英蘭更深深的長歎了一聲，遲遲的道：『別提起牠了！……』

『你說，』大方懇切的說。『你說得了，——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只要我能穀辦到，就是死，我總能答應替你幹，——不是我有什麼地方——』

『現在，——唉！——』英蘭歎息着說，『咱們糊裏糊塗就——誰知道你的心！……倘是你——唉！——咱們非得有個——』

『姊姊，——難道我？——』大方急急地辯。『你還不知道我的心？海可枯，石可爛；我

的心，是永遠——你還不信麼？——我立誓。』說到這裏，便誠誠心心咬着字發誓道：『倘我張大方——天知道的，天看見了！——我，將來倘辜負了我的英蘭姊姊，老天在上，愛怎般處罰我，——』

『得了，得了，誰信這個！』英蘭苦笑着，連忙用手按住了大方的嘴道：『反正，——唉！……我的大方，……變心不變心，隨你啵。你，總是我最後——』英蘭悽然地止了。

『我不已經立過誓了麼？』大方安慰着英蘭。

『那自然——』英蘭微聲說：『現在咱們在——到將來你厭棄了我，又誰能說定你不拋棄我？——』

『沒有這事。』大方誠懇的說。『你還不知道我的心麼？——我決不能拋棄你。你不用愁。——』

『我不是說的麼？』英蘭接着道。『我知道。你現在，決沒有拋棄我的心。只怕將來你心要變的時候，你自己都阻止不了自己，別說你了，一個人變起心來，連自己都料不到的

呵！……』她說到這裏，歎息了一刻。連着道：『我們到底是不值錢的女工，將來你要娶了人家高貴的小姐，不知要將我拋到多遠呢！到那時候，——唉！像我這樣的女工，還在你心上？你還值得同我在一處？不墮了你的身價了！——』

『決不能的，英蘭』大方說。『有了你，還要誰？天下除了你一個，都不是我所愛的了。……』

英蘭自從得到了大方——最親熱的伴侶之後，不比以前的多愁煩悶了，好像尋到了一線光明似的。她覺得只要大方不變心，永遠像現在一樣，那麼終身或者還有些希望；因爲據大方說，他還沒有妻室；而且看他到也是一個多情的人；對於英蘭或者竟是眞情也未可知。同時，英蘭的經濟也比前寬裕了。同其餘的些同伴一樣，打扮得花枝似的，還時常到戲場飯館去走走。——漸漸的，指上也戴起金戒來了，臉兒整理得比以前更覺美麗了。身心，也很快樂，不似以前的悴憔多愁。現在英蘭才感到男子的可貴。——『男子不盡如梅生的傻笨，不過自己的命運不好，早先沒有碰着大方這般的男子罷了。——女子竟

不能離掉男子，非有男子幫助不可。好似美麗的水，不能沒有山來映托。』她時常這般想。

自然的，英蘭和大方的感情跟着日子濃厚。牠們感到如魚水的一刻不能相離，牠們時常相商着要另行尋覓一處住所，建造一個小家庭。牠們一方面計劃進行，一方面等候拋離春桃的機會，但因爲要躲開衆人的注意，英蘭一面仍舊每天做工去。

這實在出於她們意料之外的。——『媽，——你怎麼還來了？……』有這麼一天罷，春桃和英蘭——因爲近來她們同時做日班，所以仍舊同去同來。——從廠裏囘來時，春桃忽然看見她媽坐在樓下房東的灶下，她便很驚恐的這樣問。

『春桃，你來了，等了你好久啦，』春桃媽看見春桃走了進來，便迎了上去這麼的說：

『你爸爸亦來了。』

『你們什麼時候車來的？——爸爸呢？』春桃問。

『我們喫過飯的車來的。』春桃媽拍着春桃的肩頭說：『他等得你心煩，上街買煙去了。——』她說到這裏，拉了英蘭的手問道：『這怪體面的小姐是誰呀？——』

『是我英蘭姊。』春桃不耐煩地迅速的答了又問道：『你們幹什麼來了？——』

『唷，——唷，……』春桃媽笑着答：『愈學愈凶了，這個樣兒！——』

『到底幹什麼來了？』春桃拉着她媽問。

『你說這話。』春桃媽答。『我到底是你的娘，就不應該到這裏望望你。——』

『「無事不上三寶殿，」左不是又——』春桃說到這裏使做勁兒道：『我是，……』她說着憤憤地靠在門上瞧着她媽：『——不又是催我回家麼？——就算你白來。我是不能回家的。……』

這時英蘭看着她們也儍住了。

『唉，春桃，——實在，李家來催過好幾回了。逼得我們沒法，只能來領你回去。可是，你，老不肯回家，——現在你爸爸來了，看你還有什麼說的。而且，——這才可惡呢。亦不知是誰放出來的謠言，說：「春桃這丫頭，被她爸爸媽許給城裏有錢人家了。……」這句給李家聽見了，就早來鬧，晚來要；實在被牠們吵得沒有法子。——給了他家了，早晚得上他家

門，又有什麼推三挨四的。好孩子，將東西收拾收拾咱們晚車走，這時候亦不早了，你爸爸亦該回來了。——別再誤了！』春桃媽抖抖擻擻說。

『別說爸爸，爸爸的爸爸來了，我都不回去。——』春桃說到這裏隨着淚，鄭重地悽然道：『媽，——你眞要害我麼？……』

『你說這話，怎麼叫害你？』春桃的媽走近了春桃說：『得了，——春桃，還是大家安逸，你就跟着回去罷。你是知道的，你爸爸不比我；他當個正經領你來了，你要是不聽他的話，——反正，你亦得不着什麼好處。——終得到家。』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你聽見了沒有。——』春桃跺着脚嗚咽說。『今年我不能回去，要回去，亦得明年，——爸爸怎麼着。』

『好丫頭，你是聽話的。有什麼，咱們到家再談。——又哭什麼呢？』春桃媽拍着春桃的肩頭說。

『回來了麼？——』春桃爸啣着烟筒一脚踏了進來問。『回來了！——』他看見了

春桃。

『爸爸——』春桃見她爸爸來了，便收了泣聲叫了一聲。問道『你上街買烟去了』？

『到這時候才回家！每天這樣麽？』春桃爸坐上板凳，冷冷的說。『這時有六點了吧，夜車不是八點？——春桃，快去將東西收拾好，咱們得走。』

春桃注視着她爸爸，遲遲道：『廠裏走不開。』

『什麽走得開走不開。』春桃的爸爸搶着說。『要走就走，誰管得了？——』

春桃發傻了一刻，又道：『不好等幾天麽？……』

『等什麽？我專誠領你來的。』春桃的爸爸答。

春桃不語地墮着淚，轉身走去開了鍋蓋。

『幹什麽麽？不收拾東西去！』春桃的爸爸問。

『不煑飯喫麽！』春桃無可如何的樣兒說。

『春桃媽，你替她們泡點飯。』春桃爸說完，對春桃道：『你住樓上麽？快去收拾東西

去！』

春桃急到要哭了。一轉身，奔上樓去。——英蘭也就跟了上去。

春桃嗚咽着整理東西，對英蘭道：『唉，……英蘭姊——這回，是免不了的了！——誰——』她說到這裏，看看房門口，輕聲道：『誰又知道這倆老東西今天就趕了上來。要不然，——唉！英蘭姊，悔不聽與三的話！這時，亦來不及了！……英蘭姊，咱們倆在一處久了，這時忽然要分別，又怎叫我捨……得！』

英蘭不覺也悽然墮淚道：『春桃姊，——你也不必傷心，回去了，不是不能再來的；過不幾天，不就又可上來？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有什麼傷心。』

『唉，——』春桃理着箱子，只歎息着。『咱們倆——』她一擡頭無力的說：『咱們倆眞比親姊妹都親熱，現在要分離了！……唉，怎不傷情。英蘭姊，』春桃說到這裏拉近了英蘭悽慘的道：『——我的心事，你總能知道。唉！……』

英蘭免強的安慰春桃道：『你亦不用愁煩，一個人總有些悲歡離合的時候，離不久，

就能合；你回去一個半個月，就可以上來。——總有那一天，咱們大伙兒又能聚在一處了！現在不知怎麼我到看得頂闊了。』英蘭雖這麼說，心裏也漸覺酸溜溜起來，

『英蘭姊。——』春桃水油油的目光，只注視着英蘭停了一刻道：『我有一件事托你，……你』

『什麼事？——』英蘭問。

『唉！——』春桃遲疑的看着英蘭。

『到底什麼事？——』英蘭懷疑的注視着春桃問：『——你說得了，什麼事，我都可以替你做。咱們還？——你說，——』

『唉！……這回是不能不回去的了！……』春桃悵然說：『英蘭姊，——倘使與三來的時候，你可不能告訴他，——唉！……你就說，我回家侍候我爸爸的病去了，——你替他說，早者半月，遲到一月，我准就上來。你可別忘了。你告訴他，誰要負誰，有站在——』她說到這裏臉兒一紅，羞澀的接着道：『英蘭姊，你不會笑我罷？——你告訴他，可不要把楊家

花園裏的話給忘了——我想他總還能記着吧？倘是我走了，他要變心；那我，只有一條路。——唉！……只要他有這狠心。英蘭，——以後的，誰又能料到呢？……』她感激的歎息了片刻。『你可別忘了，好姊姊。』她悽然拉着英蘭的手。『你告訴他。我回家，不爲別事；是侍候我病着的爸爸，叫他不用疑心，有天在頭上，我的心像石這麼堅，叫他等我一個半個月，我准能上來。以後的，等我上來了同他商量。你告知他，倘是他要棄我，以前的——反正，他都能記着。叫他亦不必悲傷，自己尋歡樂；不用煩惱不久，我就能回來的。——你都記得麼！英蘭姊。』

英蘭迷迷糊糊只看着春桃的嘴是在動着。直到春桃停了嘴，才驚醒了茫然答應了一聲。『我都記得，我告訴他得了。你回去了，亦不必煩惱，自己尋快活。總可以再上來。』

她們相對着只歎息。

『英蘭姊呵！……』春桃長歎了一聲。淚簌簌地拋着。『我的心，真有什麼在割似的難過。我心好比被亂絲捆着，我亦想不出什麼要說的了。你，總都能知道，英蘭姊。——我回

去之後，隨便他們將我怎麼處置。遲到一個月，我總能上來了，我死，都得到了這裏會過你們面才死。——唉！……英蘭姊。你等着我，我總就會來的。倘是你要搬場，可亦得留個信在這裏。——英蘭姊。——唉！我沒有什麼可說的；總之。——唉，悔不早聽輿三的話呵！……』

春桃將衣物收拾好了，只和英蘭慘然愁對着。

……………………………………

『時候不早了，飯亦燒好了；快下樓吧。』春桃的媽站在樓梯頭喊。

『唉，喫過飯再說。』春桃和英蘭一同下樓喫飯去。春桃愁默着的只喫了半碗飯。

飯後，春桃的爸爸和媽，不由春桃分說，便押解也似，雇了人力車將春桃裝在車裏，一直馳向車站去，迷糊着的春桃，臨行時悽絕的對英蘭道：『英蘭姊，——那話你可別忘了，……』她坐上了車子，伏在車背上期望地看着英蘭。——車子已開始的跑了。

『——我都知道。』英蘭答着悵悵的目送春桃到遠處，直到看不見了。她也不知道春桃在何時方才回過臉兒去棄了她們望着前途；好似春桃不知道英蘭在何時方才悵

然的歸去。

自從春桃走後，大方和英蘭便公然地同居了。他們的愛情，一日深似一日。英蘭也不再做工去，只躲捧着她小小的家庭。漸漸地英蘭探到大方是一個世家子，家中也很殷實；同時她也很明白大方的待她竟是眞心。她似乎感到大方或者就是所謂「終身的依靠」了。

日子過得非常快，牠們倆好比沉在甜密的海中，度着牠們快樂的生活；雖然大方因爲怕懼他親屬的原故，不能時常來伴着英蘭，但英蘭對於她的生活，已很滿足。

誰知，——唉！……這是英蘭的最後結果了。……

大方自從和英蘭同居之後，他對於自己的生活，很滿足。但是他父親雖早已死了，還有他母親伯母和叔父的管束；所以不能公然的時常戀守在他秘密的小家庭裏。

大方的行爲，漸漸地被他親屬們知道了。最先大方的叔父均叔聽見他友人偶或談到大方，漸漸的，就時常聽見人們在談他了。並且有人在無意中告訴均叔說，大方竟在外

邊租了小房子。均叔聽了不成話，就將這許多實情告訴了大方的母親。均叔自己，也好好教訓過大方幾次，可是總未得到些效果；只覺大方還一天深似一天沉向情的一字裏去。大方的母親又因只有大方一個獨子，不忍如何狠狠的禁教他。因此，他們——大方的家屬，時常議論研究這個問題，有的說：應該將大方禁鎖起來。有的說：大方的年紀也不小了，應該趕緊替他配房親，娶了體面些的妻，決定就能將這條路拋了的。有的說：這件事須得從長計議。倘是決絕做，只怕激出特別事故來。一面慢慢的替他物色一個漂亮些的小姐，一方面隨他戀着那人；將來娶了體面的新娘，自然就能將那舊人漸漸地拋棄。——最後商議的結果，就照着最後的方策進行。

大方自從同英蘭結識後，感情一天好似一天，可是他感到他親友的對他，也一天天冷淡一天；而且他覺得自己對他們，他們也一天天冷遠起來。同時他的親戚朋友類們碰着他時，大都帶着一臉的冷淡譏諷他。他現在的下流，有時還現出不值得和他同伴的神氣。慢慢的，直使大方成爲一個獨立而爲社會親屬厭棄的下流墮落人物。有幾次，大方受了人們劇

烈的譏誚之後，他便自己責問自己爲什麼要入於下流，姘戀一個低微的女工，自己失了自己的人格；就狠狠的咀咒自己行爲的不適當。同時，也想自己提拔自己出來，從這裏深黑的下流裏，可是他這種心願，總是失敗的；到底他爲英蘭而忍受一切譏罵。

有一次，直使大方幾乎不能忍受了。他幾個朋友公然的當面對他說：『你——大方。這個下流東西，簡直不配同我們上流人物一起，只配和些工人們做伴。倘使我們有這樣的下流親屬，非逐出他不可！這種東西，豈能容他在世代書香的門第人家？……』自然的，大方是世家子，當然還有些世家的氣味；雖然他聽見了這些話很憤怒，他也明白，確乎是自己的行爲可以被人指罵；總只得忍受着。

大方眞苦惱。一方面忍受着衆人的指罵，一方面仍舊要維持英蘭的情感。因此，他感到無窮的痛苦；還有無數的危險，是在環伺着他，他走進了煩惱迷離之境了……

大方好比是一只迷途的小鳥。他不知道現在應該怎麼去做人；怎樣做，方才不被人們唾罵；要做上等人，須用什麼方策；怎樣做方才能夠自拔於下流：——僅僅戀着一個女

工，就將上等人的人格失掉？既須繼續着英蘭的相愛，又欲列身於上流社會，有這個可能性麼？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做？——拋棄了英蘭的愛而爬上上等社會去？爲英蘭而竟甘於下流！……這無數的問題，同時擠在大方的腦中。他自己責問自己，同時也代自己辯駁。——他不能——沒有勇氣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思慮，因思慮煩悶以至於病將起來。

大方在病中：愁悶的思慮着他自己應該怎樣去做人，方才能夠適存在現狀的社會裏；或者用什麼方法將英蘭暗藏起來，雖做下流的事，同時列身在上等社會裏；——或者竟拋棄了英蘭？——還是放棄自己的人格和高貴的階級伴着英蘭一世？……大方迷惑着這許多各樣相反的心理，多在對着他征戰。——服從誰呢？……

大方的母親是很慈善而富於道德思想的。自從大方病後，她時常陪伴着大方；趁着大方高興的時候，時常鄭重而帶沉悲的坐在大方身旁訓教他。她看着大方是時常在思慮中，她就握着大方的手說：『大方——安心的養病，將以外的什麼事都拋開。別儘記憶着！……』

『唉！……』大方每次聽見他母親說了些什麼，總這般深深的沉歎。

『你到底有什麼爲難的事？儘這般歎息着！把以前的，都拋棄了！能以前做的事，以後亦不必提起。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只要別再走上壞路去就得了。——唉，大方！——』

大方的母親悽然地道：『你爸爸亡故了十多年，我辛辛苦苦教養到你這麼大，眞是不容易。費了多少心血！你想，倘你現在還要在外邊胡鬧，非但對不起你已經死了的爸爸，就是我，……唉，方兒！你總得及早回頭才是。並是，——方兒。你想，自從你走了壞路以後，誰都對你變了樣兒；難道你還看不出來？誰不對你冷淡了！甚至你表兄弟們，都說你這般下流，不願意再同你做伴了；非但你自己走出去沒有面光，叫我爲娘的都得受人家非笑。一個男子，眞得轟轟烈烈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怎將好好淸白的身子，自己墮自己向下流去！——大方，你總得聽我的話，趁早將那人拋棄了。俗語說得好「回頭是岸」到那時候誰會敢看輕你，說你下流？……方兒，你自己細細想想。……』

『唉！……』大方只是歎息着。

因爲每天切實的勸導和迴憶到以前被人輕視的原故大方竟決心的要拋棄英蘭。

『我情願辜負英蘭，不要負慈愛的母親和已死了的爸爸』這是大方對付自己良心和拋棄英蘭的武器。

這是大方和英蘭最後的相會了！大方病愈之後，抱着「回頭是岸」的宗旨，橫着棄絕英蘭的決心跑到牠們的小家庭裏，做一個最後談判。

『英蘭姊。——你饒了我罷！我……』大方跪在英蘭面前痛泣着。『我……唉，英蘭姊。——』

英蘭斜靠在床上，含着無限的悲慘和絕望，木視着大方，她朦朧着好似在夢中，要哭時，却淚不知躲向什麼地方去了。

『英蘭姊，——我的苦衷你都明白了？』大方說，『我……再世爲你做牛馬！……』

英蘭慘笑了一下。她悲苦失望到極點時，覺好似進了另一個光明的場所，到覺腦中無遮無涯，將以前的痕蹟多驅散了。只淡淡的道：『從此，咱們各走各的路得了。可是，——

大方。你只要明白是你來——你想旅館裏的光景。——可不是我引導你墮向下流來的。——你只明白這個，我死了都安心。——』

『我都知道！……』大方答。

『你還在這裏幹什麼呢？——從此你得好好上進，做點事業，就算對得起我；亦不辜負了我今天這點心念。……』英蘭冷冷地說。

『我都知道！』大方答。『英蘭姊。——』

『還有什麼說的？——走罷！』英蘭揮手說。

『英蘭姊，你怨我麼？……』大方說着心好似冷水澆了一下。

『我不怨你。』英蘭隨便地答。『我怨我自己。——你還不走麼？——』英蘭站了起來，將大方推向門外去後，將門閂上了。

『我還有話。——』大方站在門外喊。

『什麼話？——』英蘭怨聲說。『去罷！——』

『你怨我麽？……』大方還在說。『她另有相愛的麽？——不然，她今天爲什麽不急，老淡淡的樣兒現在，竟怒驅我起來了。……』大方疑惑着歸去。

夜深了！英蘭獨坐在一盞小孤燈下，將火柴上的紅頭，一粒粒掐在碗裏。『現在脫離苦海的時候不遠了！……』她輕聲說。她迴想到自有知覺到現在的經歷，許多情，慾，苦，樂，悲，歡，衣，食，……等等：在她腦中，好似一座劇場一幕幕重新演過。

許多人圍在醫院門口看着在被逼喫着藥水的英蘭。『這人爲什麽？』『頂體面的人，怎會自尋死路？』『准又是醋字上來頭！』……許多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驚談着，都懷着好奇心，要探問究竟。『還能救麽？——』有人憐惜她的臉貌，這樣問。

『不要緊。』醫院裏的聽差淡淡說。『喫火柴頭的，不算什麽；每個月我們總得治好幾個。』

『到底又爲什麽尋短見？』又有人問。

『那我怎會知道。』聽差說。『左不是，——』

『我告訴你們。——』英蘭的房東擠開了衆人，看着英蘭揚手說。『她，——』她要說時，看見無力的英蘭，毒視了她一下，只得默然不語了。

衆人看着沒有什麼新鮮的了，也就散去。

不多幾天之後，果然應了醫生『死不至於，可恐怕好了亦成瘋子，因爲中毒很深悲哀過度的緣故。』的話了。市面上，果然多了一個瘋狀的女人。——英蘭她終日在街上來回地走着，尋找什麼似的嘴裏呼喊着；雖然天氣很冷，小刀子似的風狂擊着她；有許多人跟着她調笑；她只終日尋找什麼似的呼喚着。在附近的居民，雖在嚴寒狂風的深夜中還能聽見悽慘的尋找什麼似的呼喊聲，陰森森地敲着寂寞的空氣。

十五，四，廿一日脫稿於無錫。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

英蘭的一生

實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著者 孫夢雷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第一六五號 開明書店

新月派文学作品专辑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
国剧运动　余上沅编
骂人的艺术　秋郎著
花一般的罪恶　邵洵美著
西林独幕剧　丁西林著

灵焰　曹葆华著
铁马集　陈梦家著
石门集　朱湘著
玮德诗文集　方玮德著
说谎者　储安平著

责任编辑　刘华庭
　　　　　刘争义
护封设计　陶雪华

影 印 说 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是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作为新文学团体，它不但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而且气度极为开阔，影响十分深远。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代表作家稳步地追随时代，从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到迟早不一地转向现实主义，抱着真挚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的民主主义态度从事创作，蔚然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开拓者和推进者，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在，我们从早已绝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和《文学周报社丛书》中遴选十种重新影印出版，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和诗剧，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作者既有文学研究会的元老，也有当时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秀。但一些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流传较广的名作不再入选，目的在于挖掘鲜为人知、几近湮没的佳作，多方面地展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成就和重要影响。

本书据开明书店1927年版本影印。

英兰的一生

孙梦雷著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天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1.625

1993 年12月第 1 版 1993 年 1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600

ISBN 7-80569-789-2/I·236

定价： 8.80元

沪新登字119号